

走近雪廬

目錄

序一 師法雪廬

序二 一編在手，走近雪廬世界。

雪廬老人事略

敬為在家眾新受菩薩戒諸尊進一言（雪廬老人）

來台十年新春敬為台中蓮友進一言（雪廬老人）

敬獻蓮友福語（雪廬老人）

新春敬向同修恭喜（雪廬老人）

印光大師圓寂十周年紀念回憶錄（雪廬老人）

敬辭祝壽（雪廬老人）

弘儒弘佛一詩翁（徐醒民）

摹師之行（徐醒民）

社論——守師道而不移（本社）

回憶父親（李俊龍）

一念仰止（朱鏡宙）



1	1
11	11
13	13
15	15
17	17
19	19
24	24
26	26
40	40
41	41
43	43
47	47



師恩罔極（徐醒民）	48
雪公之經教與詩教（徐醒民）	52
雪公恩師教範（徐醒民）	58
雪廬老人詩法（徐醒民）	63
憶雪公恩師內佛外儒的風範（吳希仁）	70
雪廬老人的精神與風範（吳碧霞）	84
訪雪公老師談學佛因緣（思飛敬訪）	95
炳公長者「無忝所生」——世法中的活人 佛法中的行者（仁俊老法師）	100
雪公老恩師生西十周年紀念疏文（台中蓮社）	105
淨學知要（雪廬老人）	108
中華文化綱要（雪廬老人）	116
楊智毅居士持念觀音聖號免厄記（雪廬老人）	120
悟開大師（雪廬老人）	123
寄漚軒雪廬老人寓所導覽（弘安）	124
雪廬紀念歌（周家麟）	131
雪廬紀念歌簡釋（徐自民）	131



師法雪廬

認識鄭紫法居士才兩年，不算長，但因為常互動，所以對她知之甚詳。居士早年在臺北曾任三家建設公司總經理，民國八十七年，曾獲總統府頒發建築界最高榮譽的「金石獎」。雖說富貴學道難，但居士夙具善根，於民國八十年，經由佛陀教育基金會創辦人簡豐文董事長引薦，認識鄭聖揚老師。同年四月三十日，於臺中水湳創立「清淨佈教所」，護持鄭聖揚老師有穩定的道糧，出錢出力，可謂其輔佐功臣，弘法利生，不遺餘力，目的為了報答雪公老師的教化弘恩，傳承信願持名念佛法門。

兩年前，在非常殊勝的因緣下，居

士回歸祖庭臺中蓮社，如魚得水，非常雀躍與感恩。今年是蓮社創辦人雪公老師往生四十周年，為緬懷與報答師恩，居士特別請託明倫月刊社主編，共同挑選近三十篇有關雪廬老人的文獻，出版專輯，以為紀念。

精挑細選的近三十篇大作，作者有雪公本人，也有雪公友人或弟子、兒子，篇篇都是絕妙好文，可以一窺雪公的精神，理想風範與教化，值得再三研學，終生受用無窮。

「走近雪廬」相當於「認識雪廬」進而「師法雪廬」、「傳承雪廬」，盼望大家能用功研讀，則道業的進步是可預期的。

民國二一五年元旦張式銘謹識於臺中蓮社

一編在手，走近雪廬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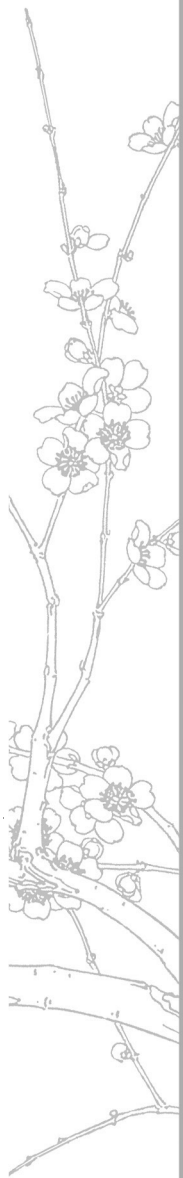
雪廬老人，李炳南老居士，「雪廬」為老人的濟南故居，後多以號稱。老人生於清末，國事阨陞，人心惶惶之際，雪公博聞強記，世學、佛法、醫學莫不淹貫，得其門徑。自入至聖先師衍聖公府，得以縱覽古聖文物，一窺千仞宮牆，盡得禮樂衣冠之美，所學益積，而德行愈精。中年皈依佛法，禪密各學八年，後蒙印光法師開示，棲心淨土，專弘信願持名念佛門。

三十八年來臺，居所未及安頓，即戴仁以行，抱義以處，各地弘演經教，診病施醫，栖栖皇皇，席不暇暖。當時

在臺百姓，不知出世之道，得聞佛法，如久旱逢甘霖，慶幸生平所未有，感得眾緣和合，憑空成就蓮社、圖書館、育幼院、仁愛之家。

古云：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雪公先有盛德，德立而後有覺世之言，言後而立功。雪公在三臺三十八年，為斯土斯民，留下三不朽功德，老人故舊朱公鐸民讚云：「近之，足以輔世長民，贊化育而開務成物。遠之，足以移風易俗，立人極而維綱常。」老人示寂四十年，然「未減清光照世人」，身教言教仍如萬古清光，每夜正當頭。

鄭紫法大德，感念老人教化弘





恩，於雪公示寂四十周年之際，倡議纂集紀念專輯，以供後人師法。茲依所囑，從明倫月刊五十餘年以來，所載有關雪公教化，臚列成書，名曰《走近雪廬》，內容計有：

第一類，雪公親撰，勸誡大眾，當於佛道勤勉精進。字字珠璣，語語懇切，捧心恭讀，必能走近雪公菩薩的悲心世界。

第二類，雪公在各類講席，開示法要，指引修行，匯歸淨土信願持名，廣攝末法根器。亦步亦趨，老實不改，成極樂嘉賓，指日可待。

第三類，雪公門弟子，親炙老人所獲心得，如儒佛教範、師恩感懷、

生活行誼等。由文尋索雪公在世典範，其練達世情，待人接物，謙遜自下，不問貧富、貴賤、男女、老幼，皆以「李老師」尊稱，多能繩墨自守，終身操持，所謂「師道立而後善人多」，誠哉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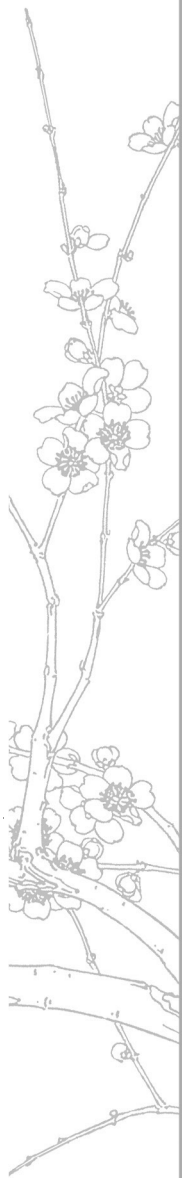
第四類，雪公詩學。老人工於詩篇，紹宗盛唐，且精通篇什格律，法度嚴謹。畢生詩作，氣象奇崛，不落窠臼，據老人受業弟子周師慶光云：「其發為詩文也，每如峰巒之峭峭，巉崖之剝削，波濤之滂沛，金鏐之璀璨。復或渟蓄如淵，幽邃如谷，靜嘉和雅如琴瑟，蘊含不盡，令人翫味於無窮。」中正雄健，溫柔敦厚，有陽剛之美，也具

陰柔之勝。弟子隨師聽課，錄得老人闡述「八句詩法歌」，堪稱作詩要訣。老人賦詩二千餘首，常於課間選講，門人逐字錄記為文。循此門徑，走近雪廬，猶為直捷。

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十三日，雪公示寂，遠在美國的仁俊長老，撰文〈炳公長者無忝所生〉，讚歎老人：「世法中的活人，佛法中的行者。」在世法中，雪公不粘膩、不擺脫，在艱彌厲，歡迎困難。在佛法裡，雪公體解三寶的深處大處，觸緣眾生苦難，把菩薩精神發揮的多面貫達，忘己為人。雪公具有儒家的剛性文化，及佛家的和性文

明，融匯二者用諸教化，勉人以聖賢啓蒙，敦倫盡分，學佛則「廣學三藏教，不改彌陀行」。化育神功，弘護圓融，衷心祝願，「何當再駕，普濟群蒙」，早日乘願再來，群倫仰度出娑婆。

民國歲次第二丙午元旦鍾清泉敬識於明倫講堂



雪廬老人事略

公諱豔，字炳南，號雪廬，法號德明，別署雪僧，雪叟，姓李氏，籍山東濟南。世居城內券門巷，積善聚族，已歷三百餘年，詩書相傳，簪纓攸績，城中父老咸知李氏第宅。公於民前二十二年（一八九〇）即清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臘月七日，誕於斯。尊人壽村公，好禮尚義，教有義方。公自幼穎悟好學，諸經子史，循序讀誦。開講以後，兼治歧黃，又好劍術，而於篇什興趣尤濃，吟詠推敲，屢致忘食。迨研究佛學，教、禪、密、淨，皆嘗修持，最後則歸於淨業焉。

民國紀元（一九一二），公方二十三歲，與濟南學界組成通俗教育會，當選會長。五年，更名私立通俗教育研究會，設講座於西門月洞，日講學；又時往各集鎮遊行講演，並編印贈通俗詞曲，山東省府獎譽有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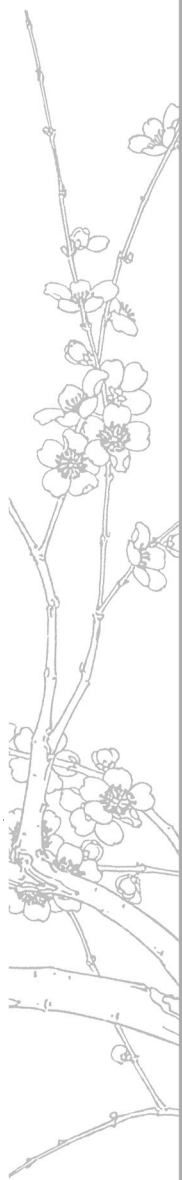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公管莒縣監獄，目擊監房湫隘，垂憫囚徒，即謀興革。紆折五年，重建監舍，炳煥寬敞，設施完善。又倡德化重於刑齊，加強獄中教化，俾囚人知非向善。囚罹疾病，以精湛之醫術療之。罪屍無主者，代收瘞之。公始崇儒，宅心厚道；繼讀山東法科學堂，教授時講因果，以喻法學。時有梅教授擷

芸光義，南昌孝廉，掌秋官於魯省，精邃內典法相學，於大明湖畔組佛學社，講授相宗。公聽而悅之，每講必與，儒釋洞達，故從獄政，格外施仁。

莒縣自咸同以後，久無兵事。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間，頻遭內戰之禍。公適在莒，周旋其中，保全民命。如在城危之際，縣知事棄城走，謠言繁興，秩序混亂。公率警兵，武裝露刃，巡行彈壓，或偕人縋城說敵，或親登城堞勸阻犯軍。又十七年四月，大盜謀襲莒城，知事北去，縣府無人，公聯合各機關及邑紳，組臨時縣政委員會，搶救災民，以待軍援。十九年，庚午，二月，復有軍閥

倒戈，橫據莒城，頑抗中央軍，相持半載；城內日遭圍軍砲擊，民食殆盡，人命不保。公在艱彌厲，偶閱及豐氏子愷「護生畫集」，深感弭兵之本，乃在戒殺護生。遂為蒼生立誓，是難不死，決定終身茹素。未幾，兩軍撒離，公於是實踐誓言，不復肉食。

莒園方解，適有蘇州宏化社，乃淨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師所設，印贈佛書，遠地但付郵資即寄。公獲寄贈，如學佛淺說、佛法導論等，俱宣淨土法門者，讀之歡喜，較前所讀之大經大論，覺其易於契入。繼聞濟寧一老友，言印祖為通儒之高僧，即思皈依，以路遙，未果，心嚮往之而已。





越數年，公為某慈善事，得識一佛

徒，乃印祖弟子，允為公函介，通信皈依。旋蒙印祖許可，賜號德明，親筆開示，勉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自行化他，專修淨業。爾後公與印祖，問答佛法，郵遞頻繁。又三年，公往蘇州報國寺，參謁印祖，適師閉關，叩見之頃，如見彌陀。師在關中接叩見者，例語十餘分鐘，而公竟蒙開示終日。辭出，月已在天矣。

二十三年，莒縣重修縣志，總纂為莊太史心如，分纂及與其事者，均邑之鴻儒。公由獄政轉任分纂，其古蹟、軍事、司法、金石四類，皆公負責纂修。三年事竣，公因莊太史薦，應聘而入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旋

晉主任祕書。

蘆溝橋變起，日軍大舉入侵，九貢相繼陷，政府遷渝，公隨奉祀官孔上公德成追扈之。一日過長安寺，聞太虛大師卓錫寺內。公向在鄉里，讀海潮音雜誌，久慕大師之德風，今得是緣，即求引見。既入室，欣見梅師擷芸亦在座。寺設佛學社，大師選人赴監所法施，梅師以公薦。公與蜀僧定九師偕，遍蒞講述，績佳，大師喜，題字獎慰之。

日機大肆轟炸，渝市騷。公隨奉祀官，遷入西郊歌樂山，結廬林間，命曰猗蘭別墅。山巔有雲頂寺，無僧，為公教眷屬雜居。殿楹懸標，曰佛學講演會，為大師所書，詢知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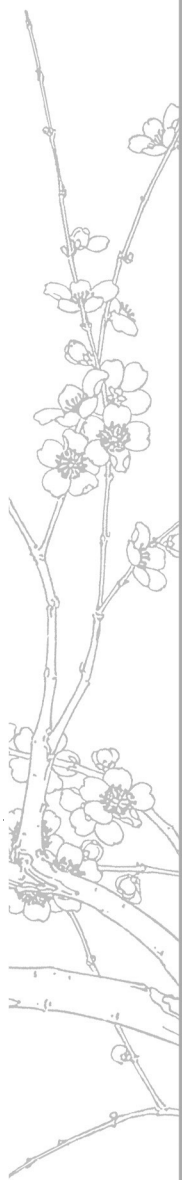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大師所設。公喜其靜，每晨必陟登禮誦。久，未見來講學者，公始悟是為護法保權意也。乃請於大師，願任講席，許之，數年信者眾，終致廟宇為之重新。

公居蜀時，日機屢施轟炸，彈下如雨，幾為崩土所埋，而仍奔走於硝煙彈雨間，為振濟會，振濟災黎，毫無懼色。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歲次乙酉，日本降，明年，公還金陵，從奉祀官府住京三載。其間曾陪孔上公三返曲阜，胥以道梗，僅一返濟南。餘時均在南京普照寺，及正因蓮社，講經說法。徐蚌役後，神州易色。三十八年，己丑，二月，公隨上公，

隻身浮海來臺，感慨無限，發之於詩，謂應因緣有契。是歲適公六十初度也。

公抵臺，即寓臺中，初居自由路，繼居和平街，後寓正氣街九號，以迄於今。公之大願，在度眾生，故甫安頓公務，即覓弘法之所。既得法華寺，乃啓講心經，次則法相、四十二章經等。並在寺內，設中醫診所，施醫接眾；又闢圖書閱覽室，會友以文。由是法緣日廣，寢假而從如歸市，經筵擴及靈山寺、寶覺寺、寶善寺，以及碧山巖、慎齋堂、佛教會館、菩提場。靈山寺尤為重心，講經久而且多。臺中慈善堂、贊化堂、豐原龍意堂，原皆鸞壇，亦相繼請公講



經，多人逐漸歸佛。終至經筵遍及三臺，猶憾口宣不廣，復藉筆弘。初辦佛學函授，次開佛學問答，假諸雜誌流通，如覺群、覺生、菩提樹、慈光半月刊、明倫月刊，均先後載公之佛學問答。因此，地無遠近，人無差等，咸沾法益焉。

自廬山諸賢，肇基蓮社，淨土一宗，乃大宏中夏，佛日因之以彰，世風賴歸淳厚。公有鑑及此，遂發倡建蓮社之弘願。經於三十九年（一九五〇）與董正之、徐灶生、朱炎煌、張松柏諸居士，籌組臺中市佛教蓮社，庚寅臘月初七日，正式成立，社址暫設法華寺內，公當選首屆社長，著手進行。四十年七月，由許

克綏、朱炎煌二居士施貲，購得綠川南湄綠堤巷民舍一棟為社址，筆路藍縷從事興建，屢經締改，不次擴拓，即成當今民生路二十三巷十四號，巍峨雄傑之淨業道場也。

四十年十月，蓮社成立男女二眾弘法團，男眾弘法臺中監獄，女眾弘法蓮友家庭。四十一年一月三日，辛卯臘月七日，蓮社初建殿宇落成，禮請證蓮老和尚，傳授三皈五戒。四十四年六月，禮請斌宗老和尚，傳授菩薩戒，前後得戒者數百人。以後常請懺雲老和尚於白月黑月，主持誦戒「布薩」盛會。每年舉行「佛七」數次，公常親自主持，並殷切訓示。

公為蓮社手訂社風十條，旨在上求



佛道，下化眾生，積德求學，深信因果。又定社務凡三：一者、講演儒佛經典，化導人心；二者、集眾念佛，各求當生成就；三者、興辦文化慈善事業，以勵道德，而善風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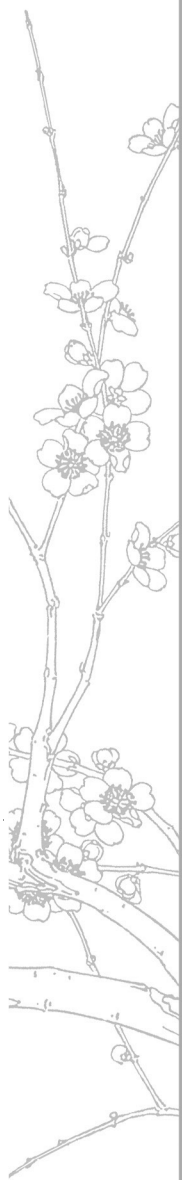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四十一年二月，農曆壬辰年正月初九日，公在蓮社開講佛學，連續六日，爾後每周講經，率以為常。蓮社首屆國文補習班，四月二十二日開學，禮聘孔上公、傅文平、劉汝浩諸師，講授論語；周邦道、許祖成二師，講授國文，公則親授唐詩。四十九年六月，蓮社十周社慶，復請證蓮老和尚，啓建戒場於慈光圖書館，得皈依者千餘人，名之曰千人戒會。

蓮社成立後，聯體機構相繼而起。

計四十七年四月，建慈光圖書館於柳川西路六十五號。四十八年五月，建慈光育幼院於瑞光街九號。五十二年四月，建菩提救濟院（後改名仁愛之家）與菩提醫院於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二段六一九號。五十九年三月，設明倫社於蓮社，後另建舍於民生路九巷三十號。

自四十六年至七十三年，霧峰、豐原兩佈教所，最早創設，其後陸續成立者，計有太平佈教所，員林佈教所、水湳佈教所、東勢佈教所、鹿港佈教所、后里佈教所、卓蘭佈教所、沙鹿念佛會。

他如香港、南洋，以及美國加州、



德州等地，公之弟子所建之道場，為僑民精神團結之中心者，則不枚舉。

蓮社暨其聯體機構弘化慈善事業，概略言之：蓮社設救濟會、放生會、國文補習班、受託印經會、弘化團、天樂班、兒童德育周、佛經講座、電臺文化廣播、榮富助念團、佛經注疏語譯會、內典研究班、論語講習班、國學啟蒙班、社教研習班。慈光圖書館設佛經講座、圖書借閱、慈光托兒所、國學講座、佛學講座、榮富文化基金會臺中代辦處、蓮友子弟輔導團。慈光育幼院收養孤兒，辦理幼教，分設慈德托兒所、慈德幼稚園。菩提仁愛之家設菩提醫院、菩提安老所、菩提施醫會、並有太虛紀念館、

善果林、寶松和尚紀念館。明倫社設明倫雜誌社、青蓮出版社、明倫廣播社，並另設聯善施醫會、孔學獎金會等。

慈光圖書館之國學講座與佛學講座，創於五十年十一月，每星期六晚間，由公講授禮記，並編佛學十四表講授。參聽者為中部大專院校諸生。後在寒暑假假期，中南北各大專院校有志之學子，咸集於此，晝夜講習，連續四星期。課程凡六種：依次為十四講表、八大人覺經、唯識、心經、阿彌陀經、普賢行願品。公親授十四講表與阿彌陀經，並恭請會性法師蒞臨開示，餘諸課程由公之弟子分任講席。迨明倫社成立，易名明倫大專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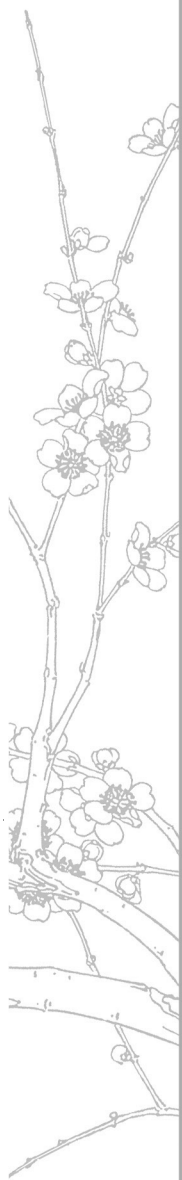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學講座，課程教師如舊。蓮社內典研究班、論語講習班，均係學行俱優之士，旨在培育儒佛弘道人才。公寄望深遠，教之彌勤，責之極切，並禮請會性法師與公之弟子分講內典諸課。明倫廣播社精製廣播節目，免費供應各電臺廣播，類分中華文化、蓮友之聲、明倫之聲，俱弘儒佛仁慈教化，普受聽眾歡迎。

蓮社暨諸聯體機構，俱闢有書房宿舍，供公宴居，公概辭而不受，唯居自行頂讓之正氣街九號寓所。是為一平狹之斗室，公居其內，書物井然，研經、著述、編講表、課誦、吟詩，無往而不自適。食惟飯蔬，定時少量。衣不至縫補不堪則不棄。弟子

有奉束脩金者，悉以弟子之名轉為慈濟功德。每至一地，必希饒益斯地之眾生，隨緣法施，隨分財施，以是為樂。平常晝理案牘於奉祀官府，夜弘儒佛於各道場，兼在中國醫藥學院教論語、內經，在中興、東海等大學教詩選、禮記、或佛學，以是日不暇給。後退公職，弘法時增，而忙碌如故。嘗謂弟子：「一息尚存，不忍閒逸也。」

慈光圖書館為公常年講經道場。啓講以還，所講之諸大乘經，略有地藏菩薩本願經、妙法蓮華經、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佛說阿彌陀經、普賢行願品、維摩詰經、金剛經、楞嚴經、圓覺經、八十卷華嚴經等。自



五十七年啓講華嚴經，至七十四年寒假，已講至第十回向品。是經開講以來，聽眾擁塞講堂內外，恆逾千人，有遠自屏東、高雄、臺北而來者。

公講儒經，諄諄於敦倫盡分，樂天知命。期諸學者，博文約禮，始為君子，終成聖德。講佛經，本諸祖注，契理契機，時時勉人深信因果，老實念佛。或以禪密叩之者，公曰：「某於戰時避渝之前，曾從北京真空禪師學參究法，與濟南淨居寺方丈客觀公同參八年；後至渝州，復學密法於白教噴噶呼圖克圖，紅教諾那呼圖克圖，如法持咒，亦有八年；愧皆無成，確信印祖之提示，依舊專修念佛一法。」公常曰：「時當末法，斷

惑極難，不若帶業往生之為穩妥。」或問能否淨密兼修，公喻以腳踏兩條船，不可取也。

近時有人毀謗帶業往生，而倡消業往生者。或求公為文闢之，公不諾，免涉於諍。惟於講經時，引經據典，詳闡帶業之淵深義理，聽眾信心為之堅定，不受動搖。護法之功，可謂偉矣。

公講經時，音聲宏亮，九十高齡，語無衰虧。惟近年屢次食物中毒，體力漸弱，然講經未嘗或輟。七十五年（一九八六）三月，公講經時，再三勸眾，加緊念佛。又以古語提示：「少說一句話，多念一聲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聽其語氣，似少



低緩。四月八日傍晚，蓮社暨聯體機構諸代表，赴公寓所，頂禮請示，公曰：「大家心安就好。」四月十二日，公語近侍弟子鄭勝陽居士曰：「我要去了。」勝陽對曰：「大家還要聽師續講華嚴經。」公未語。至十三日晨，未曉，公念佛，並以「一心不亂」囑在側諸弟子，隨即吉祥臥逝，時為夏曆丙寅三月初五日五時四十五分，春秋九十有七。元配張夫人德馥，中道謝世。繼配趙夫人德芳，子俊龍，孫女珊、彤，均陷大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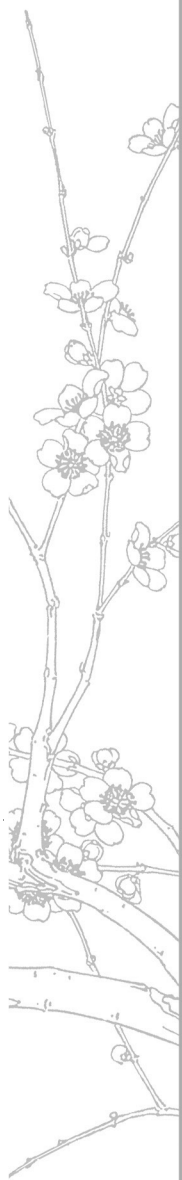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綜公平生為學，儒經內典，博洽淹貫，詩文、法學，與夫醫術，亦莫不精醇高異。互數十年，昌儒弘佛，夙夜不遑；濟世度人，顛沛無間。其去

預知，其來有自。懿歟！斯非大士示現娑婆而何耶！

公既歸西安養，尚留經注詩文著作多種，化導人間。識其要者，曰：阿彌陀經摘注接蒙暨義蘊、大專學生佛學講座六種、佛學問答類編、弘護小品彙存、內經摘疑抒見、內經選要表解、詩階述唐、雪廬詩文集；或已出版，或尚待梓，彙印全集，俟諸異日。此外，有筆記、表解、韻偈等近三百種之手卷，蠅頭墨跡，講義菁華，仰止摩挲，亦可珍如拱璧云。

李老居士炳南教授治喪委員會 謹述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六月八日





敬為在家眾新受菩薩 戒諸尊進一言

（雪廬老人）

這次竹南獅山元光寺傳戒，戒壇的莊嚴，戒和尚的慈悲苦口，羯磨教授諸師的盡心引導，一切一切，無不使人五體投地，歎為希有。在求戒的眾生，自當明白，這是難遇的事情，要發歡喜心、發慶幸心、發尊重心、發不缺願，乃至發不破願。

今天這段講話，是對在家受戒眾發的，尤其是專為受菩薩戒者，進的芻言。區區要舉出幾個條件來，作為行菩薩道的標準。能全做到，當然是

真善真美，除了天然受限制做不到的以外，人力所能的，是要儘量去做的，條件如後：

（一）嚴守戒律，充實內德，具足威儀，莊嚴外表。

（二）定有日課，按時精修。

（三）勤研經典及一切文藝，使世出世法，通達豐富。

（四）上宏下化的心，剎那不斷；名聞利養的心，抑制使滅。

（五）有毅力，善巧方便，百折不回。

（六）口齒流利，具有辯才。

（七）心力、身力、物力，均樂意犧牲。

(八) 柔和忍辱，包涵一切。

(九) 認識環境，言行契機，隨時注意選拔人才，加強佛教實力。

(十) 身體磨煉健強，使能負擔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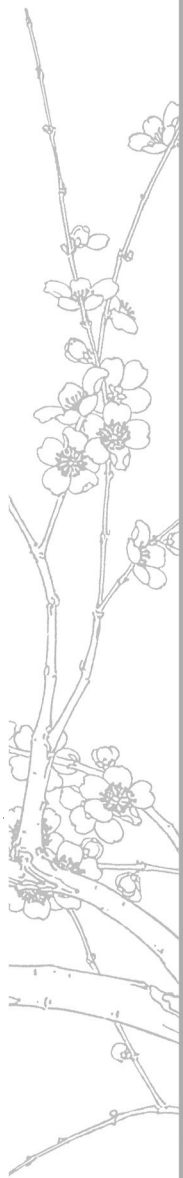
以上舉的這十條，除了六、九、十等三項，是自己一時不得作主的，其餘皆能勉強做到，假如這幾件看著畏難，還講什麼：四弘誓願，四無量心，以及四攝六度呢？

我們在家眾，本來護法的責任重，弘法的責任輕，自修比較是主要，度他比較是隨緣。現在已經受了菩薩戒，要想作維摩大居士，那就不能怕當菩薩苦了，既當菩薩，也就不

能嫌前十條的事情麻煩了。

菩薩雖是在家眾，已經是佛的法子，負的責任，就是要作昏途的明燈。若是不學不修，那能作昏途的明燈？不去度眾，焉有成佛的道理？諸位在家新戒菩薩，區區向你百頂禮，請你多多珍重！

(原刊於《菩提樹》第二十四期)





來台十年新春敬為台中 蓮友進一言

(雪廬老人)

諸位蓮友，不學來台中已經十年，陪同大家學佛也是十年了。論說十年功夫，該是不錯的，但以不學的眼光看，這近三年來，得益的固然不少，退步的卻是太多了。大家或者不以這話為然，以為所修功課，及其餘一切，均是照舊辦理，何得說是退步？諸位，要知照舊，毫無一點新氣象，即是懈怠，返名曰不進為退。古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現在一年已過，命當何如？實在說，壽

命的數字，就是又減去了三百六十五日，這樣大開除，試問能除幾次。若是自問一切一切，都無成就，便是又播了無量的生死種子，因著進是背塵合覺，退是背覺合塵，合塵是生死岸邊因，前途的危險可以想像而知了。

真正聰明的人，自然內省追悔，但也挽回不過來了，那只有再說現在！古人說「往之不可諫，來者之可追」，不學說往之也須諫，不諫何能改往。要知我過去的懈怠，是忘了生死，所以修無成就，忘了功德，所以善法皆未實地去做，忘了因果，所以惡業連續敢為，這些毛病，須要自己檢討一番，立即改去。

不學再說，現在即須力行，不必等待將來，要知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少待壽命又減去了。在這新春的開始，不學願與諸位不違初心，提起精神，發大警覺，真修一番，討個究竟。如何修法，謹在這裏貢獻幾種意見，請諸位作個參考。

一、朝暮二課若忙到萬分，晝可不食，夜可不眠，功課不可不做，若做即要萬緣放下，一心繫念。

二、抱定弘誓，自行化他，逢人談話，即勸其學佛，若不如此，即是失去悲心。

三、凡有助於正法宏揚，或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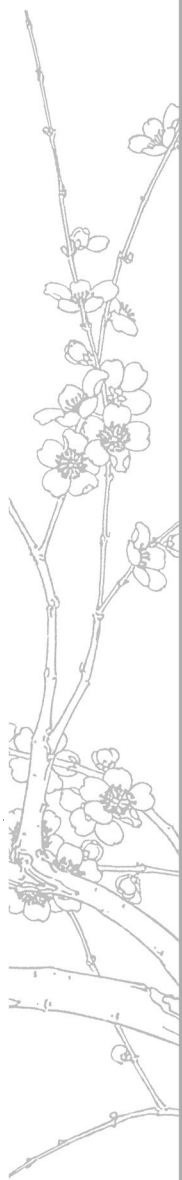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眾生等事，皆隨分去做，須遵不疲不厭之經訓。

四、見人有善，不嫉妒要隨喜。見人有惡，不攻擊要勸導，或守默。見人錯事，不指責要協助。

五、不借佛法求名聞利養，不在社團中播弄是非，不破和合眾。

六、無根謠言，意外毀謗，一切非理，皆要隱忍，寧捨身命，不退菩提行願。

（錄自四十九年一月廿五日慈光半月刊）





敬獻蓮友福語（雪廬老人）

「是日已過。命亦隨減」，是沒法挽回的，「當勤精進，慎勿放逸」，是有法自救的。這話的意思，就是說難求壽命不減，只怕道果不成，應知壽命不由己，道果卻是我作主。

大家今天，正歡喜著過新年，也要在熱鬧中冷靜一下，要推斷前頭的話，想想現在，是不是應該說一句：是年已過，命亦隨減，前頭是說減一日，現在卻是減一年，兩相比較，現在豈不更可怕？若要求得心安，就要問這一年的修行，有沒有進步？聽

明人一日尚不空過，若一年空過，太可惜了。古人云：「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若把寸陰按五分鐘計算，一年約有十萬零三千六百八十多個五分鐘。一寸金若按一錢計算，以上數折合，總得一萬零三百六十八兩。古人又說：「寸金失去還易得，寸陰失去難再尋」，可憐，可憐，我想吾輩若失去萬兩黃金，一定得煩惱出神經病來，而這一年來，失去了比黃金寶貴的十萬餘光陰壽命，卻滿不在意，真是最大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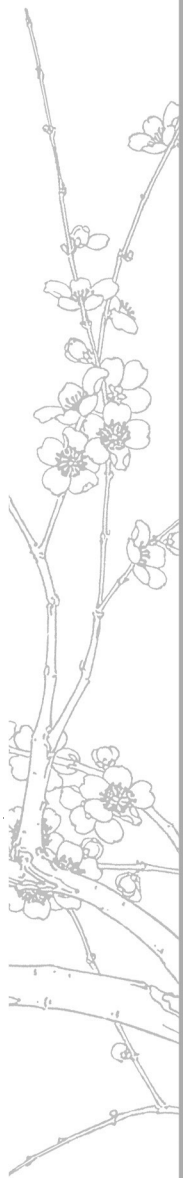
過去一年，同修功夫好的，固然不少，散亂與懈怠的實在太多，據我

學人觀察，求道方面，並不腳踏實地，多半做些外表，這樣與一心有何關係？求福方面，也不能做到三輪體空，一存心先想一本萬利，將善念變成貪心，這些行為，皆是在娑婆下種生根的事，與現在離苦，將來解脫，恐不相應！

今日農曆元旦，是除舊換新的開始，過去事已過去了，將來事要新做起，智慧人不可一誤再誤，不可虛度光陰，補過與進修，皆在時間空間允許時做，若急來抱佛腳，就來不及了！請看一看世界各國是甚麼形勢，更問一問自己福氣有多麼大小？是否後來修行，時間空間允許，是否我還

有安閑修行的福氣？必要大大覺悟一番。

新年祝福，是世法的俗套，並非祝福就得福，新年進言，是進德的推動，修德便進德。君子愛人以德，贈人以言，進德則進道，進德則生福，福慧雙成，操之在我。學人雖不隨俗祝福，說的皆是道語福語，皆是散布的道緣福緣，諸位抓住道緣福緣，自然會得福果道果。





新春敬向同修恭喜

(雪廬老人)

諸位同修，新年開始，就是舊歲開除，大家的白髮是要開始發生，壽命卻是開除存餘。當地風俗，每逢新年，初次見面，必曰恭喜恭喜，請看以上二句，有何可喜，以我看來只有傷悲而已。不過也有可喜之人，那便是屬於智者，因智者愛惜光陰，不敢荒嬉，一年之久，無論道德學問，以及有益社會人群事業，在此時間，皆有一種成就。

我們同修，對於上述原則，應當在此時間，加以自省，或是恭喜，或

是傷悲，但是自己看自己，多少有些護短，似乎還是旁觀者清。以我來看，多數有漏之福報，可說小有增加，這是可恭喜之處，惟無漏之慧業，可說又有退轉，這是可傷悲處，如不為然，請陳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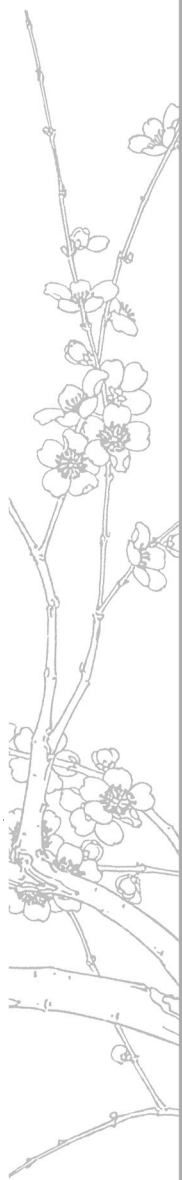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這一年來，每一個月裏，總是有幾天，東邊燒香，西邊拜拜，風塵滿面，忙碌異常，或多或少，身力口力財力，皆有相當之布施。談話之間，也能表達其心理，大致各有希求，卻多在世間色身上計算，有的是求消災平安，有的是求榮華富貴。這些事能求到否？那也不一定，卻要看你之舉心，真假敬慢而論。然拜拜布施，終

屬善業，大小遲早，諒有幾天癡福果報而已，這是一年來之收穫。

若說到修慧，那就比前五六年，退得多了，雖然手裏掐著念珠，口裏咕嚕咕嚕，好像二六時中，不離這箇，仔細體察，內心所在，實在極樂氣分太稀薄，娑婆氣分太濃厚。請回想這一年得了幾次一心，度了幾人學佛，解了幾分教義，成就了幾種善業，若是都沒有，是不是虛度光陰，向後退轉？反過來再想，向人起了幾次惡心，講了幾次壞話，打退了多少人學佛，攪亂了幾多善舉，生了幾次是非，興了幾次鬥爭，若是有一有二，豈但是往

生障礙，只怕，只怕，只怕！

往者難追，來者可求，直心是道場，不可自己欺騙自己，只要真心懺悔，後不再作，有一日壽命，便有一日懺悔機緣。各人皆有佛性，覺悟時便如慧日當空，大地黑暗，一時盡破，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新年元旦，大家皆願得些吉兆，所以見面說恭喜，逢人說好話，我想那皆是世俗虛恭維，毫無實際。同修果能在一元復始之時，認真返觀，體察學人愚直之言，這是真喜兆，是真恭喜，是真好話，保你前途光明。





印光大師圓寂十周年 紀念回憶錄

(雪廬老人)

區區學佛因緣，自幼受家庭熏習，但以種種關係，其間若斷若續，一直到三十歲以後，才可說是有信仰。此是沾了蘇州宏化社的光；因以前所讀之經無非是金剛、楞嚴、法華、圓覺之類。其實是囫圇吞棗，望文解義。後來見到宏化社流通之淨宗冊子，初還嫌其太淺。至讀了兩本以後，始覺以前學佛簡直是閉著眼亂碰壁。

從此發生了皈依印光之心，以無門徑，不敢冒昧，又遲了數年，到了某縣去辦救濟事務，遇見一位當地

人，腕上套著一串念珠。談話之間曉得他是印老之皈依弟子。遂向他說明素願，蒙他慨然應允寫信介紹皈依。不到一星期，印老回了親筆開示，賜給法名。區區喜出望外，將開示供在佛前，叩首一百次，表示敬誠。

老人賜給之開示，其中大要：「學佛之人，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行化他，同修淨業。念佛之法，宜執持名號，口念清楚，耳聽清楚，久久自得一心，不必兼修觀想。因倘不明教相，境細心粗，反而生弊。」對於持齋戒殺，更是諄諄告誡。後又討了一張相片，與開示裝了一個鏡框，供在佛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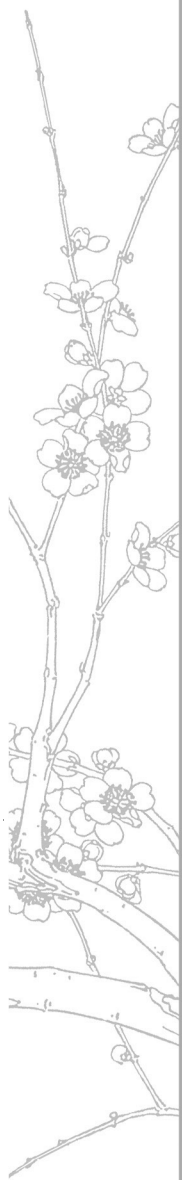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又過了二三年，好容易挪了幾

天工夫，跑到蘇州報國寺參謁他老人家。是時老人正在閉關，先由德森大師將關門輕輕敲了兩聲，啓關後說明來意，導區區前去叩謁。見關門之間，探出半身，導師金容，安重如山，卻是春風藹藹。此時區區心靈即同見了彌陀一樣。急急磕了三個頭，老人命坐，咳嗽了兩聲，遂不問自說，將區區昔年來往請教之函件，一字一板講了大半天，卻使區區吃驚不小。他老人家弟子不下十萬，區區個人之事，何能記得如此清楚。本來見面時打算有許多話要問，到了此時，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壁上掛鐘已到十二點了，德森大師來招午餐。老人謂德師曰：飯後教

德明（區區法名）再來。退出以後，德師曰：老人今日特別歡喜，汝飯後再去聽訓，要細心聽。常聽人說，他老人家與人談話不過一二十分鐘就閉關門，今日真是寵從天降，那裏還有心吃飯，胡亂敷衍了一碗飯就要去。德師曰：不要這樣慌張，先到我房裏去吃杯茶。忽想起真是失禮，連說是，要去，又在德師房裏談了約二十分鐘。

仍是德師領導區區再到關門前叩謁。老人問：現在人不念孔子書了，你們山東人對於孔子學還尊敬否？聽說有編劇毀謗孔聖，真有此事嗎？區區不敢隱瞞，只得將魯人某校長，編了「子見南子」新劇，內容對聖人種





種侮辱，說箇大概。老人沉著臉半晌，微微歎一口氣，曰人心如此，天下大亂，恐不久矣。老人又將宋儒闢佛發生之弊端，說了一大段。繼說讀書之人，必須德學並進，若是無德，不如無學。因他有了學問作壞事自比普通人大得多，現在越是讀書人，越不如鄉村人可靠了。

當時是舊曆十一月，天氣正寒。有蘇州城裏一位大紳，帶著工匠去到關房裏裝置洋火爐。老人堅決不受，遂對著區區說：人生不可享受過分，要是自己無德空去享用，那便是折福。這位大紳卻十分誠懇，再三請求，必須供養。德森師也從旁勸請，老人說安在外間客廳裏吧！那裏時常

來人，讓大家一齊暖和。外間的空氣暖，這間裏的空氣也會變暖的。他們忙了半點鐘，將火熊熊升起，老人只是微笑搖首。

區區恐時間久了，老人疲乏。忙起身請出，老人將手搖著說，沒要緊，可再談一會，又問區區每日功課多少？境界如何？是否吃長素？這卻教區區出了一身汗，因著雖然吃長素，功課作的實在不好。只得如實稟陳，老人又訓誨了一番。德森師又派人來招吃晚粥，這才退了出來。

諺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既來到這有名之地，自然要去遊覽遊覽，飯後乘著月色，看了看楓橋，看一看報恩寺之塔，一時詩興大作，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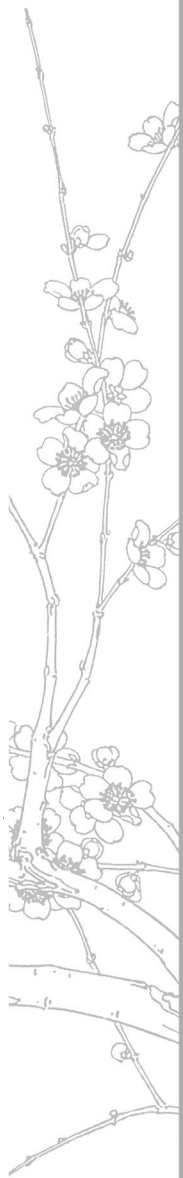
謫了兩首七絕。記得楓橋是：「山鐘初動近中宵，斜捲江帆欲落潮，千里故人城畔月，霜天送客上楓橋。」報恩寺瞻塔是：「寶幢湧出梵王宮，檐拂飛雲角挂風，無數寒鴉才入定，半天鈴語月明中。」

區區那時還是公務員，因著假期關係，不得不急急北返。回寺後求德森師領去辭行。拿出兩分供養，一分供師，一分供廟。老人向德森說：他出門能帶多少錢，不必這樣客套。老人同德師都這樣分付，不敢勉強多讓，只得收回。向二位老人頂禮告辭。臨轉身時，他老人家又說了一句：「回去好好念佛！」

不意趕到車站，竟然誤了鐘點。

問知須明早五時方能有車，不好再回去，遂投了一家旅館，這卻來了魔事。茶房同著花枝招展的兩個女子，進來教我留一個度夜。這好像阿難尊者遇了摩登伽女。費盡了唇舌，他們只是不去，區區只得從懷中取出念佛珠來，在床上結趺瞑目念佛。眾生皆有佛性，他們卻好見此光景，連說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一哄而散。這或者冥冥中有指使者，看區區道心若何，也未可知。

民國二十四年，介紹皈依弟子，接老人的回示，諄囑加工念佛。說人心太壞，是大亂之兆，好人壞人，是要統統遭劫。不過好人去處不同。當時並未措意。有位友人莊太史，他是習禪的，見了此信說不得了，這些大



師說話，都有含蓄，時局恐怕有變化！迨二十六年蘆溝橋之禍，就發生了，區區避亂入蜀，這才信莊太史有先見之明。

二十九年秋又為介紹皈依弟子，老人的回示說：你們好好念佛，將來世界，要造成人間地獄，以後再不可介紹皈依，有發心念佛者，即皈依當地僧，時間往返恐來不及。區區這次卻小有聰明，就疑惑他老人家恐怕不多住世了。果然到了舊曆十一月初四日，就圓寂生西。而將來造成人間地獄之語，誰知應到今日。行茶毗禮時，因著戰禍未靖，區區未得參加。甚為痛心！在重慶長安寺由太虛大師發起一個追悼會，一般同學，恭往頂

禮念佛，只有相嚮而哭罷了。

轉眼不覺已是十年，回憶前塵，歷歷在目，現在大亂正殷，人不悔禍，惟有少數熱心者弘揚佛法，終覺力量太微。老人在日，度人多在身教，是以讀文鈔，或見其一面，莫不傾心佩服！幾至遠近聞風而化，不獨出世法拔人苦海，其淑世牖民之功，亦非淺鮮！

今日紀念老人，區區以為不在香花誄辭典型，尚在希望吾等同學，要接受老人之遺教。以身作則，將淨土法門努力弘揚。使無邊大地，每一個角落裏，都有彌陀的氣味。把娑婆轉成極樂，眾生盡成佛陀，想老人在常寂光中，定然歡喜無量！



敬辭祝壽

(雪廬老人)

賢弟 大鑒：接

示敬悉，為賤辰擬祝，萬分銘感，見愛之厚，無以復加。非敢不恭固却，實有苦衷存焉。茲不得已只有今日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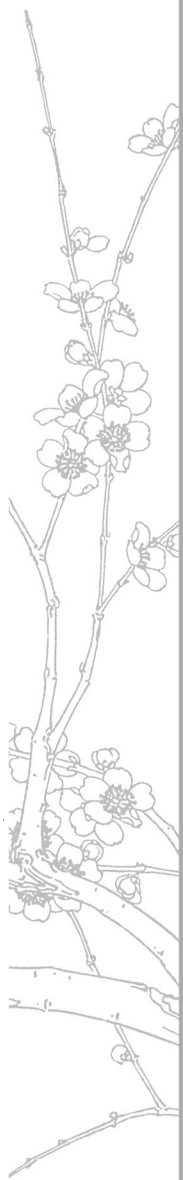
敝族耕讀傳家，世守寒素，先叔祖舉人，大挑知縣，在任時曾受官紳祝壽，為曾祖示斥有玷官箴。卸任以後且有有不許進門之舉，經親友多方勸解始息，以後子孫引以為戒。傳至先嚴，皆不敢稱壽，此其一。

先師印祖，德高須彌，度生滿天下，向拒稱壽，為其弟者寧敢僭分，此其二。

兄現仍為公務員，上有主官，豈能目無長上，妄自稱尊，此其三。

此次來臺與他人異，因戰事緊急，不及顧家，隻身扈孔府文物來奔。居臺二十六年，兄弟妻子十餘口，存亡未知。每逢節年，暗地飲泣，賤辰自己受樂，與兄弟友于之道大虧。果能臨席大吞，樂不思蜀，是合劉後主、陳後主而為一人矣，此其四。

今日佛教正在多事之秋，閉門不出，禍尚天來，何敢招搖自速打秋



風之毀謗，星火燎原，何敢不慎，此其五。

太虛館擬聚，雖云節約，向所未有，忽而出此，邀甲忘乙，則乙怪，邀丙忘丁，則丁怪，不免又出厚薄誤會，生誤會，則離而不祥焉，此其六。

前哲多訓「無事為榮」、「知止不殆」、「多事多患」、「辱從榮興」，我輩道義之交，親在心腑，知能

鑒原，故敢盡情說出，請求作罷，大家清心。又知諸弟雖能諒解，深恐愛情難釋，敬懇於是日，各在各府，朝課之時，代念佛號十聲，為

兄消愆，乃為真實法益，受惠無窮矣。掬誠恭懇。並叩

慈安

小兄

十二月二日
涕淚頂禮上陳

屆期，兄仍按昔年之例遠出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二日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十六日



弘儒弘佛一詩翁

(徐醒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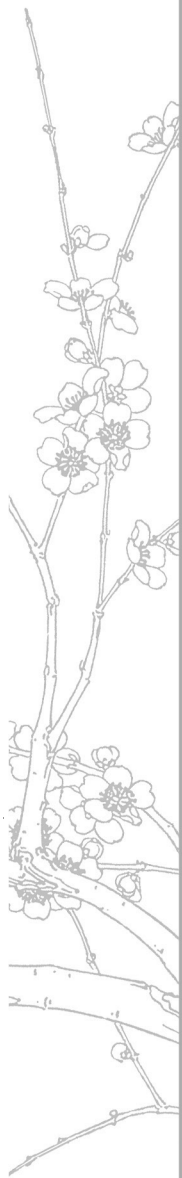
先師 雪廬老人李公上炳下南，生西安養，不覺已經二十周年。醒民忝為師門一弟子，憶師昔日慈悲教誨，一言一行，皆是末法時期修學之士的良導。回憶無窮，記述不盡，只能就佛法儒學詩文簡述如下數端。

講授儒學 挽救人倫

師在臺中講授儒經，甚為廣泛。《大學》、《中庸》、《論語》、《禮記》、《周易》、《春秋左傳》，或全講，或選講，甚或一部經

多次講授。那是針對在學校與社會不同的學者，而有不同的講解，所以一部經往往講過多少遍。師至晚年，為挽救人倫道統，特在臺中蓮社創辦「論語講習班」，學員來自各級學校老師，以及社會好學慕道之士。以兩年為一期，講完上下《論》，永續辦理。在儒學衰微的今世，創辦此班，實為了不起的盛舉。

師以長年忙於講說，在儒學方面，只學孔夫子，述而不作，但若有所著述，就能發前人所未發，解決前人所未能解決的問題。例如《論語·陽貨篇》記載：「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性如何解釋？先儒之說，主要有三家。一是孟子的性





善說，一是荀子的性惡說，一是揚子的善惡相混說。師以為這三說皆不足以明性義，乃引證釋典以及《周易繫辭傳》，以體相用三部分解釋此性。謂性體真空，寂然不動，動則出現形相，是謂體空相有。有形相則有業用，用作種種事業。體與相皆無善惡，業用方有善惡。性相近的近字，是指業用之前的體相。習相遠的遠字是指體相之後的業用。如吾人無形的性體，與有形的身體，未造作任何事業時，談不上是善是惡，也談不上善惡相混。必須由相起用，造作種種事業，此事業有利於人，謂之善業，有害於人，謂之惡業，這才有善惡可言。

又如《論語·述而篇》記載：「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師列兩張講表，詳細解釋。指出道是人心之體，即是《中庸》所說的天命之謂性，也就是人人本有的性體。德是由體所起的微動之相，即是《大學》所說的明德。仁與藝皆是由道德所起的業用。而仁又是業用的總根，藝則是業用的枝幹。藝的內容，概分為禮樂射御書數六類，以及一切科學與技能。

師又舉《論語·顏淵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以釋孔子教育宗旨，即在立志學道，先求解決生死問題，最後成就聖人。而欲學道，則須「博學於

文」以求知，「約之以禮」以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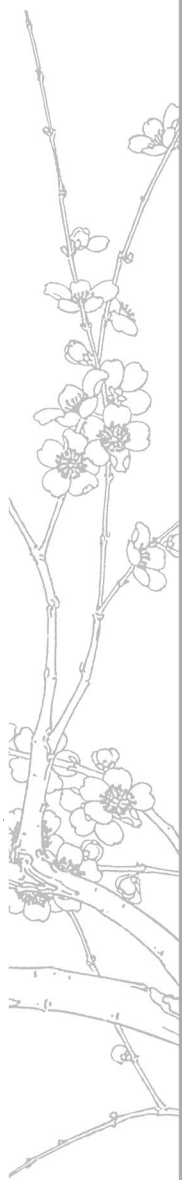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禮是六藝之首，禮自仁來，仁自道德來，以禮統率諸藝，則一切藝術、科技、文學，皆是行仁的工具，一則施行仁德於天下蒼生，一則開發自心的明德性體。成己成物，皆自禮始，亦由禮終。

禮的本質，講恭敬，講謙讓。敬讓到極處，即是破除有生有滅的小我，顯現本有的性體，成就真常不滅的真我。依照先師解釋，博文約禮，即知即行，依次開發人人本有的仁心性德性體，是為轉凡成聖的完整體系。道德仁藝就是學習《論語》的四綱，也是儒學諸經的四綱。漢宋以來，諸儒未有如此解釋。

廣弘經論 指歸淨土

先師在弘傳佛法方面，各宗經論隨時並弘，然後指歸淨土，專修持名念佛，以求當生脫離六道輪迴生死，往生極樂世界，在極樂一生成佛。是謂當生成就的特別法門。其特別之處，非如普通法門專依自力成佛，亦非如國外某一宗派專依他力以求往生，而是依自力與阿彌陀佛之力，具備信願行三資糧，即在這一生成就往生極樂，謂之二力法門。

師所講授的經論，難以枚舉。約略而言，有淨土五經、《大乘起信論》、唯識諸論、般若諸經、漢魏早期所譯之經、《維摩詰經》、《地



藏菩薩本願經》、《妙法蓮華經》、《楞嚴經》、《圓覺經》、《華嚴經》等，各有講表。講經之外，又有佛七開示、元旦開示、以及在各地講演，皆有講表。

師應遠方學者希求，先後創辦好幾種佛學雜誌，以及成立廣播節目供應社，製作佛法與中華文化等社教節目，供應各廣播電臺傳播。佛學雜誌歷時久而又成績卓著者，則為《菩提樹》，以及《明倫月刊》。師在《菩提樹》雜誌設立佛學問答專欄，為海內外學者解答疑問。各地學者來函所問的問題，遍及諸宗。又有外道來函質問很多難題。師則運其智悲之筆，予以圓滿解答。後來輯為《佛學問答

類編》，印行上下兩大冊，普遍贈閱。世界各國華僑學者，閱讀之後，無不歎為希有，奉為至寶。這部《佛學問答》，還有《寓臺文存》、《弘護小品彙存》，以及師在抗日戰爭時期所著的《佛說阿彌陀經義蘊》，與《佛說阿彌陀經摘注接蒙》，皆是師的親筆著述，堪為末法時期契理契機的法寶。

師在晚年，有自美國回來的密宗之師陳某，說他在美國領導一批學人，查遍淨宗經論，沒有帶業往生之說。帶業往生既無經論根據，只有消業始能往生極樂。陳氏並將查經所得的結論寄給先師，以資問難。先師不願與他筆戰，甚至連他的姓氏



也不提，特為他取箇外號，稱他為「西坡」。指出西坡之說不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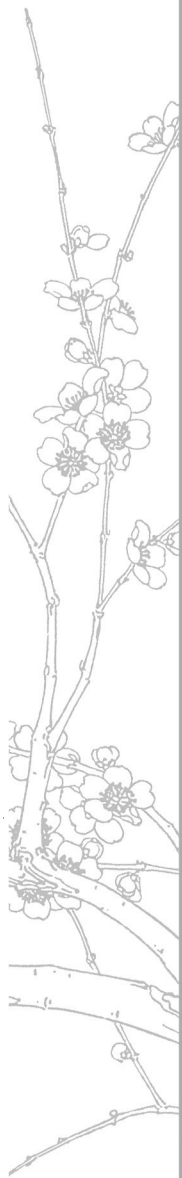
彼說帶業往生於經無據，實則經中處處皆有帶業往生之義，例如經說極樂無三惡道，有人天道，明有帶業往生之人。研究佛經，當如佛說「依義不依語」。必欲查出經中有「帶業」

二字，方算有據，那就是「依語不依義」了。依彼所說「消業往生」，如果消業未盡，皆是帶業，如果消盡，即是業盡情空，已經成佛了，何必再說往生呢？師在往生前二年，遇此問題，特在臺中慎齋堂元旦講述《修淨須知》時，明確辨正。由諸弟子記錄在《修學法要》中。佛法當生成就，即在淨宗念佛法門。淨宗念佛法門所

以能為當生成就之法，即在帶業往生之義。如果把帶業往生的經義改為消業往生，即是把淨宗念佛法門改為普通法門。當生成就之法從此就被毀棄了。此一嚴重問題，先師在往生前予以解決，如來正法得以護持不變，幸甚，幸甚。

弘傳詩道 教授有方

先師不但是一位弘儒弘佛的老人，更是一位詩翁，詩作甚多，弘傳詩道最力。早年在故鄉山東，以至戰時在四川，勝利後在南京等地，多與當時同有雅好的詩人嚶鳴雅集。例如莊太史心如、王獻唐、孔上公、屈翼





鵬、傅覺夢、強小競、潘第雲、馬一浮、呂今山、董西峰、劉子裘、樊漱圃、陳雪南、蔣逸雪、趙阿南等，皆與師時相唱和，盛極一時。其中莊太

史，長師三十歲，師以師事之。另有馮玉祥從師學詩，執弟子禮，不在唱和之列。師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主任秘書，民國三十八年，隨奉祀官孔上公遷來臺中，公餘之時，著重教詩，與同好唱和者除孔上公外，陳定山、呂佛庭等，少數時賢而已。師至臺中，創建臺中市佛教蓮社，以及其他聯體機構，長年講授儒經內典與詩文。後又應聘在中興大學、靜宜女子文理學院、東海大學，講授唐人近體

詩、古體詩，唐以前歷代古體詩。各校諸生，或大學部，或研究所，受教一年，即能習作合乎法度的近體詩，足證師之教授有方。

師為諸生精選唐詩古近體一百首，詳加注釋，題為《詩階述唐》，詳細講解，令其吟詠欣賞，引起習作興趣。習作時，先學對聯，然後學作絕句，以及律詩。絕律學有基礎，再學古體。循序而進，效果甚佳。《詩階述唐》以外，師又編著《聲調舉隅》、《吟誦常則》。這三本書，是初學詩者最佳的基本教材。此外又有學詩二十字訣，以八句偈傳授學者：「外式句字聯段章，以及聲韻體譜

格。超象穩響境氣神，考據事時人地義。詩本分此二十端，作者當知前十五。講解更向後五求，庶不棄珠空買櫝。」這八句偈，是師一生作詩教詩的經驗談，堪為學習作詩與講解的訣要，師為傳授詩道，和盤托出。有心學詩者當奉為至寶。

有道之詩 引人出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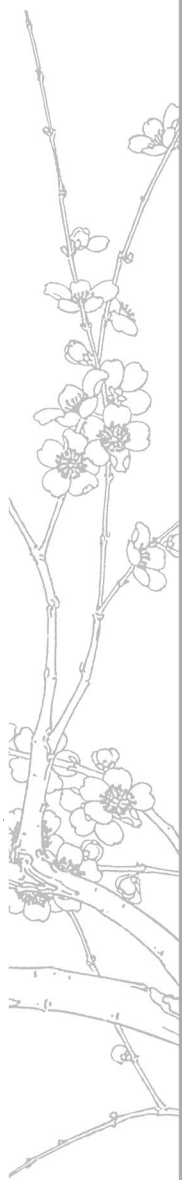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教詩，是師的一種興趣，作詩更是興趣。師作的詩，在《雪廬全集》中的《詩集》，有上下兩大本，分為七卷，即〈燹餘稿〉、〈蜀道吟〉、〈還京草〉、〈發陳別錄〉、〈浮海集〉、

〈辛亥續鈔〉、〈雪窗習餘〉。《尚書·舜典》說：「詩言志。」《論語》孔子說：「志於道。」師詩是言志之作，是有道之詩。詩集中有古體，有近體，比興之法甚多，賦則抒情寫景，異於議論文辭，能以感人，能以引人出塵之思。展讀師的《詩集》，自能潛消俗慮，而起向道之心。《詩集》中的古體皆長，茲謹錄近體若干篇，以資引發讀誦興趣。

〈殘篇〉

茫茫宇宙千秋史，似賸殘篇認雪泥。

滿眼石郎兒帝業，卻無裴度下淮西。





（實美注：各省督軍，儼然唐之藩鎮，且多受外夷卵翼。）〈燹餘稿

上〉

無數寒鴉纔入定，半天鈴語月明

中。〈燹餘稿下〉

〈悔〉二首

（一）人事天心兩不知，迂論深悔刺當時。

群山孰是中流柱，爾縱貪瞋我亦

癡。

吟上〉

（二）青蓮花下禮空王，呵壁懷沙

枉自傷。

熱淚從今歸淨海，教他有力載慈

航。〈燹餘稿下〉

〈蘇州報恩寺瞻塔〉

寶幢湧出梵王宮，檐拂飛雲角挂

風。

州。

殘更覺起褰帷看，煙滿寒江月滿

樓。〈蜀道吟上〉

〈空警〉

馳驚紅塵起，裂雲胡哨哀。

花鈿陌上靜，鐵羽霧中來。

斷脰懸枯樹，崩梁枕劫灰。

看誰似后羿，一射挽天回。〈蜀道

吟上〉

〈遊國府主席林公歌樂山館〉

晴江抱檻綠沄沄，仙館堦墀草色

熏。

蕉葉障天春有雪，梅花滿澗水流

芬。

凌霄超出三千界，排闥飛來九疊

雲。

傳道塗山賓萬國，樂歌餘響至今

聞。〈蜀道吟上〉

〈雨花臺〉

野棠花謝柳條青，亂塚遙連木末

亭。

六代如煙春似夢，鳥啼人去雨冥

冥。〈還京草〉

〈心會〉

誰信修羅力，能降帝釋天。

雕戈紛界內，慧眼定池邊。

隨處波常靜，無時月不圓。

此機心有會，一笑境湛然。〈還京

草〉

〈山寺〉

愛往破山寺，閑參無字禪。

群峰遮去鳥，眾壑納飛泉。

虎起鳴當路，僧來笑仰天。

溪橋分手處，野竹綠搖煙。

〈還

京草〉





〈松竹坪〉

長松修竹翠凌雲，不受人家灌溉恩。

縱或四時霖雨少，奈他天地結靈根。

〈發陳別錄〉

金鳶鐵卵嘯晴空，萬物全銷一炬紅。

聞道有窮能射日，願除妖孽借雕弓。

〈將發九江望匡廬〉

匡廬辨未了，風急掛秋帆。
湧浪催舟去，遊心到口緘。
江天一回首，雲霧萬重巖。
遙想鑪峰瀑，銀濤下綠杉。

〈發

陳別錄〉

〈清明郊步〉

梨花如雪柳如煙，阡陌縱橫繞墓田。

遊客古人誰是主，清明郭外夕陽天。

〈發陳別錄〉

麻姑杳難遇，不得問桑田。

集上〉

〈讀普賢行願品有感〉

讀罷普賢願，羅胸字盡珠。
微微開慧眼，箇箇在泥塗。
心未等人我，誰甘勞體膚。
垂頭四向泣，此泣泣楊朱。

〈浮海

集上

〈晚歸〉

飛花片片逐輕衫，踏月緩歸人兩

三。

詩境今宵最清處，綠川橋北柳川

南。〈浮海集上〉

〈殘燭〉

未改心腸熱，全憐暗路人。

但能光照遠，不惜自焚身。〈浮海

集上〉

〈登臨〉

登臨俯仰地天空，彷彿從知造物

情。

大海能容隨浪起，廣田無主任人

耕。

名。

渾淪何有中邊際，尷尬強分漢魏

已悔逝年皆并坐，來朝或不吝心

生。〈浮海集下〉

〈海中〉

天捲浮雲海捲濤，煙山寥落似鴻

毛。

龍宮帝闕人何往，莞爾無言手一

篙。〈浮海集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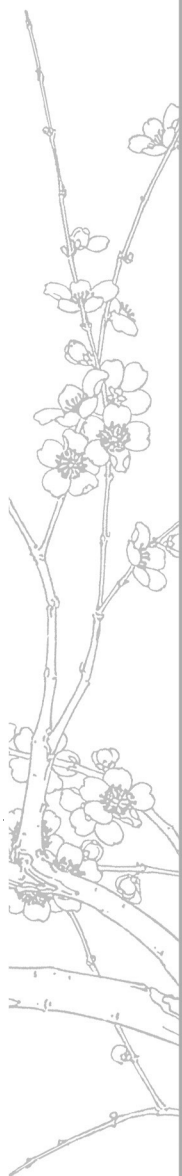
〈偶得〉

書味回時夜氣清，心苗得雨放新

晴。

乾坤今古渾無事，惟有湛然月色

明。〈浮海集下〉





〈阿姆斯特壯登月後述懷〉

遺貌嘗聞解取神，舉杯依舊兩情親。

漢時關上秦時月，未減清光照世人。

〈浮海集下〉

醒來忘卻是何年，身似浮漚夢似煙。

今夜流光今夜月，雲天非復舊雲天。

〈辛亥續鈔上〉

包地涵天量自寬，茫茫八表湧濤瀾。

從無一象能超外，知有真源欲話難。

日月虛空圓鏡印，蛟龍世界萬宮

蟠。

人間列國衣裳會，幾片東流聚沫團。

〈辛亥續鈔上〉

西風初起未開天，窗度流雲樹掛泉。

且喜吾家多舊物，遊依簑笠臥依甌。

〈辛亥續鈔中〉

搜腸嘔血識辛酸，不入朱絲丁字闌。

七十春秋千五首，天教留與後人看。

〈辛亥續鈔中〉

如舟小屋繞煙蘿，開牖平鋪素月波。

便覺天低人在上，可將吾足濯銀

河。

〈雪窗習餘〉

〈明倫月刊增廣頌〉

數篇《論語》安天下，六字洪名出世間。

易簡聖言辭不費，邦家文物誓追還。

雲興眾望龍行雨，霧久深藏豹澤斑。

魚墨氤氲終勿用，蛙鳴日夜厭癡頑。

〈雪窗習餘〉

〈石岡五福神木〉

（樟栴榕朴相思五樹根幹互交成林數千年物奇觀也）：

連理盤根五樹同，如雲結蓋自洪蒙。

高天永夕飾明月，勝地皆春暢惠

風。

文獻足徵箕子範，彝倫垂象舜臣

功。

菩提草木聞圓智，願汝今歸古大

雄。

〈雪窗習餘〉

〈吾廬〉

獨坐青氈四壁書，三千世界乃吾

廬。

偶爾無心嘗矯首，不知何處是鄰

居。

〈雪窗習餘〉

〈蓮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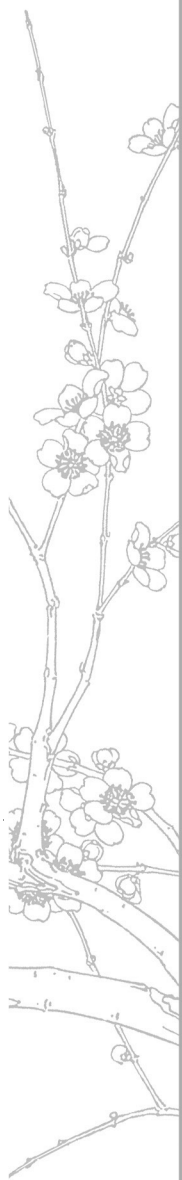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憐君局隘囿山丘，不識逍遙天外

遊。

樂鳴風樹心開悟，蓮海香薰石點

頭。

〈雪窗習餘〉





興觀群怨 貫通儒佛

《論語·陽貨篇》記載：「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觀群怨在《雪廬詩集》中皆有之。先師生於清朝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以九十七高齡生西於民國七十五年，歲次丙寅。在這一百年間，世事變遷，民生困苦，觸動先師悲天憫人的心懷，發而為詩，所以皆能興觀群怨，且能貫通儒學與佛法所說的心性之道，融會在詩中，蘊含無盡的智慧之光，可以照亮人心，看見儒佛之道的可貴，了解世間天災人禍，人類生老病死，一切問題，唯有儒佛之道可以圓滿解決。

先師生西前兩年，預知時至，即召諸弟子，特別訓示，務須維護臺中蓮社以及各聯體機構的道風。各人自行化他，都要敦倫盡分博文約禮以學儒，教研諸經，指歸一句洪名，老老實實的念去。大家也要學詩，願意習作，固然很好，否則亦應常常吟誦古人詩，以助研經悟道。言訓之外，師又將其法像放大題賜諸弟子。兩年之後，安然歸西。醒民不敏，當時未能甚解先師的心意。迨師往生後，醒民不時在夢中晤師聞訓，始知師以弘儒弘佛賦詩三大著作留在世間，為諸弟子以及一切有心學道的人士自度度人的寶典。先師慈悲，可謂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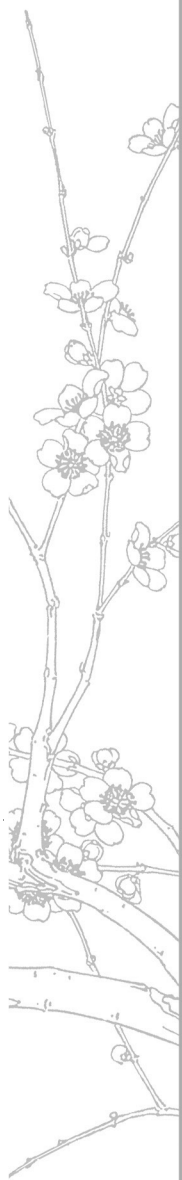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摹師之行

(徐醒民)

古人授書法，先令學者描紅，次影本，再次臨帖。循序摹之，其功日著。不然，雖日日苦學，未必得門而入焉。書，藝術也，猶須描摹之法，況學道乎。孔子聖人也，學必祖堯舜，法文武，而寤寐以仿其為人者，厥在周公，故能成其聖。孔門賢士，其學孔子也，孔步亦步，孔趨亦趨，故能成其賢。後儒之入聖賢門牆，莫不由乎摹擬，故其學皆有本。近世學風，競尚放任，不以道行觀摹，其學為人也，無格可守，故出處無不失措。人學之不立，而曰有立於佛學，

豈非囋語。

吾輩生逢今世，何幸能遇良師，人學佛學，皆有言行教範，惜乎吾人念佛工夫難進，此無他，但摹師言，未摹師行耳。念佛必須正助雙修，師祖皆訓之詳矣，吾人徒重持名不重助行，實如汽車油力不足不能發也。助行之義至廣，六度萬行，無非助行，要約言之，則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然而何謂善，何謂惡，善惡值前，如何勇為勇斷，吾人之力不逮也，故須亦步亦趨，摹師之行以進。





社論——守師道而不移

（明倫月刊社社論）

臺中蓮社導師雪廬老人，生西已屆五周年，諸弟子心喪無期，思念不已。以往五年，雖有不少弟子陸續記述師的慈悲喜捨事跡，俾為後生效法，但事跡甚多，記述不盡。今謹依師在弘傳佛法與闡揚儒學方面的道風，一述梗概，藉抒思懷。

師弘佛法，隨時提示學者，須以了生脫死為急務，以成佛為究竟目標。了生死成佛道的方法雖有多門，但在末法時期，如想當生成就，只有淨土宗。因為修任何法門都必須斷惑證真，斷盡見思惑，方能解脫六道輪迴之苦，斷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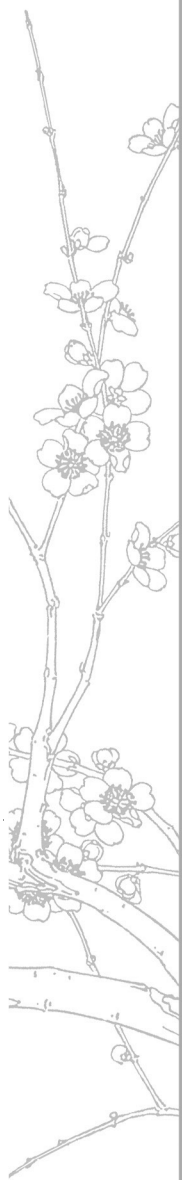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根本無明，方能成佛，這要多生多劫的勤苦修行才能成功。就以見思惑而論，身見、邊見、貪、瞋、癡等，現代有幾個人斷得了。既然斷不了，只有在六道中生死輪迴。修淨土宗，老實念佛，雖然未斷見思惑，但能帶業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即出六道輪迴，既生西方，不必三大阿僧祇劫，就能一生成佛。師常以祖師的話勉勵學者，千經萬論，處處指歸，一句彌陀，三根普被，這樣好的法門，非多生多劫的因緣，不能遇見，今生既遇，何能不學。

師講儒經，特別指出，儒學與佛法相輔相成，自佛法傳入中國，歷代學者其為外儒內佛的人很多，而歷代高僧大德也都熟讀儒家經典，尤以大乘佛法能

在中國盛行，實以儒學鋪其路。所以，師勉勵學者，學佛也要學儒，而學儒尚未學佛的人也要學佛。師嘗說他自己，早年讀儒經，很難了解義理，後來學佛，再讀儒經，便能豁然貫通。然後再以儒經與內典參研，乃知儒學講到究竟處，與佛學並無二致。佛學講真如本性，儒學講形而上學，指的都是賴以成佛的心性。在因果報應方面，佛學固然講得非常詳細，儒學也講得非常明確，周易繫辭傳「遊魂為變」之說，春秋昭公七年左氏傳「鯀死，其神化為黃熊」的記載，以及論語「季路問事鬼神」章，無一不是三世因果六道輪迴的證據。這些證據，雖韓歐程朱也不能否認。但自韓歐程朱闢佛以後，佛法被

此派儒生視為異端，因此，凡在儒經中有心性因果的學說，他們都加以曲解，以致大失儒經的本義，障礙後人學儒學佛匪淺。師在講授儒學時，處處提示學者、要善加辨別，務須探求儒經本義，以與佛經印證，更能易於悟道。

師在台中教化幾十年，除了契理契機的言教之外，更有感人的身教。師教弟子發菩提心，深信因果，敦倫盡分，以禮待人，師自己無時無地不以身教示諸弟子，一切無我無私。師的慈悲與恕道，在弟子的心目中，永遠是那樣完美。今逢恩師歸西安養五周年紀念日，唯有發揚師的道風，確守師的一切言教，效法師的一切身教，始能表示紀念之情於萬一。





回憶父親

(李俊龍)

在我的回憶中，父親是一位慈祥 and 藹的人，大約在一九二〇年前後，父親與祖母、母親到莒縣赴任，任莒縣監獄署長之職。一九二四年我誕生於莒縣，住在一所官邸內，這是一座大花園，環境頗為幽靜。在五歲那年，父親下班後常為我講歷史故事，如赤壁之戰、楊家將抗金兵、以及廿四孝、古人苦學的啓蒙教育，使我思想上對中國的歷史知識和倫理觀念有了一個概念。

父親很孝順，對祖母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祖母患有慢性氣管炎，每到冬季就犯病，父親聘請當地名醫診視，煎藥後，必親自嘗試，對祖母愛吃的飯

菜必想方設法買到，對烹調的方法也做具體的指導。

他對叔父（李實美）也很友愛，接來莒縣，共同住了幾年，以後叔父返回濟南老家，負責管理家中的房產和土地，父親經常寄錢給他，在父親遺著的雪廬詩文集中，有幾篇寫給叔父的詩，如重九寄弟、送弟返里、迎春寄弟等詩文，表現了兄弟之間真摯的感情。那時父親發起組織佛教團體，由在莒縣的政界、教育界的人士組成，探討佛教的哲理、創辦社會福利事業。

那時候，內戰頻繁發生，水災、蝗災輪番降臨，很多農民流離失所，父親與當地士紳創辦災民收容所，在縣城的東關外募捐救濟款，修建了住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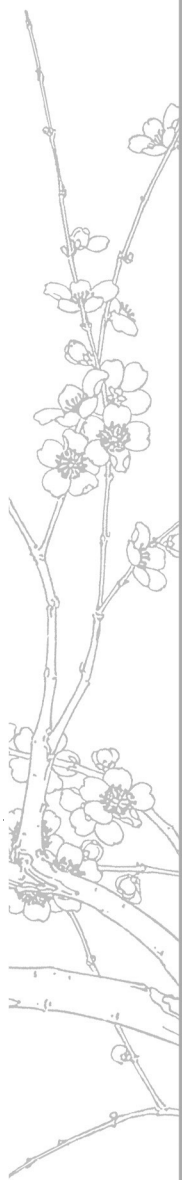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籌辦了糧食，災民的衣、食、住，都得到妥善的解決，並勸導災民信仰佛教，讓災民都回到自己的家園。有一年，莒縣發生內戰，城外是中央軍，城內是北軍（高桂滋部），動用了飛機大砲，戰爭打了一個多月，軍民死傷很多，城內糧食斷絕，父親與當局協商後，冒著生命的危險縋城去城外，與對方談判停戰事宜，幾經往返終於達成協議，和平解決，使全城的生命與財產，免受更大的損失。

有一次又發生戰爭，縣長棄城而逃，政務無人管理，當地士紳，公推父親代理縣長，維持局面，俟時局緩和，將職位仍讓於後來者。他看到政局動蕩，對仕途不求進取，只對佛學、中醫

及古典文學，深入的鑽研、探討。莒縣成立了莒縣縣志編纂委員會，地址在城西北，賈家花園，請縣內知名的學者，有莊心如先生等共同分工合作。歷時數年，完成了一部巨著，共十二冊，為莒縣的歷史資料，寫下了有價值的文獻。

父親對古詩很有研究，晚飯後獨自吟詩，發出抑揚頓挫的聲音，抒發出思古之幽情，家中藏書很豐富，有佛學類、中醫學、詩詞類、筆記小說、書譜。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經過動亂年代，那些珍貴的書籍，已蕩然無存了。

父親在晚飯後，喜歡練習劍術，常見他在月光下揮舞著一柄古劍，閃閃發出寒光。有一次他練完了劍術之後，





向家中人說，他看到天上的星相有異常現象，不久將有刀兵之災，過三年後，果然爆發了蘆溝橋事變，全面的抗日戰爭開始，證實了他的預言。鑑於祖母年歲已高，不宜在外地久居，父親要求調回濟南工作。一九三四年春，我和祖母、母親先乘汽車到濰縣，再乘火車去濟南。父親留在莒縣辦理工作交接手續。他臨走時，到莒縣汽車站送行的有三〇〇人，並拍了一張照片留念，可惜已經遺失了，他給每人送了一本歧路指歸，是一本勸人信佛的書。

調來濟南之後，在山東省監獄工作，早上去上班，中午在機關吃飯，晚上回家。星期天常領全家人去東關淨居寺，聽法師講經，有一次父親去蘇州報

國寺謁見印光法師（在莒縣時已皈依印光法師為弟子）蒙開示終日，回家向家人傳法師的意旨，家人的思想境界，皆有所提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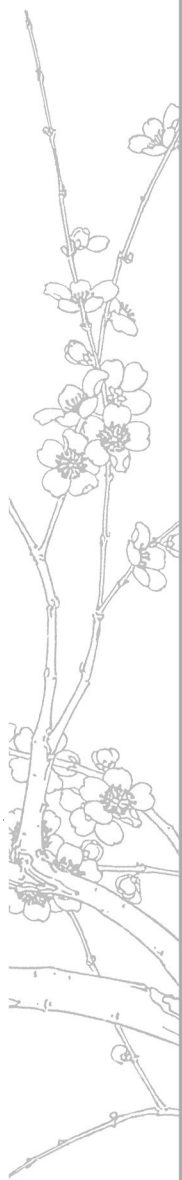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七月，父親辭職在家，由於莊心如先生推薦，應聘為先師奉祀官府主任秘書。抗日戰爭起，父親跟隨孔上公去武漢，暫住一段時間，再去重慶。從來信中得知，先在重慶市內居住，由於日本飛機的狂炸，處境危急，後遷到歌樂山，猗蘭別墅。父親的工資由孔府留守人員按月寄到家中，故那時生活尚好維持溫飽，回到濟南僅兩年多，全面侵華戰爭就已開始，莒縣遭到兩次戰爭荼炭，城垣夷為平地，軍民死傷無數，我家若是仍在莒縣，則情況不

堪設想，父親對時局的看法，有先見之明，使我們倖免於難。父親的來信，需隔一個月才能寄到，內容是教導我努力學習文化、篤信佛教、多行善事。在八年的過程中，不斷的給我的家信，晶結著父親對我的教導，對我的期待。這些教導使我銘記在心，成為我今後做人處世的指南。一九四三年夏，祖母不幸病逝於家中，父親接到信後，悲慟欲絕，曾在重慶一寺廟內，請僧侶誦經超渡，家信中談以未能見到祖母的面為終生的遺憾。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父親隨孔上公北上常駐南京，一九四六年秋，父親乘民航機，回家一次，家人與父親相見，不覺熱淚奪眶而出，本想骨肉團聚，共享天倫，豈料形勢逼人，

父親在家僅僅一個月，即乘機返回南京，但還經常接到他老人家的信。

一九四八年秋，戰爭迫近濟南，從那時起音訊斷絕，每到年節的時候，總是想起父親的言語、容貌，但不知其是否尚在人間，渴望思念之情，往往淚下。

物換星移，三十年一瞬間過去，海峽兩岸形勢的緩和，一九八〇年六月接到父親第一封來信，得知他老人家仍然健在，全家托他老人家的福蔭，也都平安康健，本想能夠迎接父親返回故鄉，使骨肉團聚，豈料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他老人家竟病逝於台中市寓所，消息傳來，舉家悲慟，這也是我終生的遺憾。





一念仰止

(朱鏡宙)

有日者過病榻而言曰：乙卯歲冬，

為李師雪廬九秩正臘，子將奚以壽？雪師八秩應為丙午，子曰：戊申，非定論也。予笑曰：君誠日者也，知有千支數論而已矣！獨未聞雪師治佛氏無生之學而有得于心者？我侍雪師，四十年而近，未嘗見其以生之所從始示人；我亦未嘗叩以其生之所從始。世說戊申，君言丙午，既非面命，同屬臆測。要皆出于一念仰止之誠，吾亦猶是耳。況生本無生，抑何千支數論之斷斷為？

夫師，稷下一布衣也。遭世喪亂，義不帝秦，辟地海隅，孑然一身，初無陶朱倚頓之積也。慎言謹行，更無蘇張

縱橫之術也。本筆路藍縷之心，抱啓辟山林之願，默默耕耘，龍天呵護，于是醫院也，圖書館也，蓮社也，養老育幼也，平地涌現樓臺，舉凡壽人、壽世之業，幾于一肩挑盡！吾更何辭以壽！

師臻上壽，而耳益聰，目益明，步履矯捷，齒牙不搖，望之若五十許人。每登獅座，聲如洪鐘，移時不倦。而又于太學授詩、禮、醫工俗論，為眾生故，終日席不暇暖。吾嘗戲問：為繼絕學，抑為貨賄？但笑不答。蓋知其不可為而為，大菩薩應世演化，于如如平等法中，偶顯神通，遊戲人間，作水月佛事，但求了願，初無容心于其間。

平居於華嚴彌陀二經，致力尤勤，

數數講解，字字珠圓，皆從性海中流出。有親炙門下者，能得其髓，分化一方，聲譽藉甚，然後知此老教在華嚴，行在彌陀。夫彌陀，華言無量壽，師當住壽無量、與眾生同遊華嚴果海，寧可以千支數論域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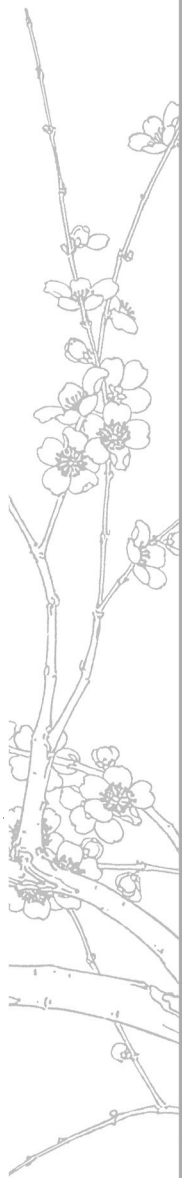
吾又聞之，師精力過人，著述等身，八十以前，已由門弟子彙為四種，印行傳世。茲逢九十大慶，師屢誠宣揚，不敢有違，乃哀八十以後所作亦成四種，付之梨棗，壽同無極，至於懸弧之辰，于太虛堂簽名祝嘏，藉申敬意。周子慶光，寓書命綴數言于簡端。因廣日者之意以報。時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乙卯孟冬之月，樂清朱鏡宙識于菩提病室。

師恩罔極

（徐醒民）

雪公恩師歸西安養，至今已屆一周年。這一年來，民常憶師往日慈悲教化，夜間作夢，又常見師於夢中。回憶愈久，夢見次數愈多，愈覺師恩無盡，不能悉付言筌，今只略舉恩德數條，藉表思懷於無既。

如果有人問民，汝自有生以來，何事最感幸運？民當不思而答，即是忝為師門弟子。猶憶未入師門之前，因為久作流人，以致身體羸弱，心情煩悶，每逢假日，便到海邊，或到山上，極目望遠，望到夕陽西下，而煩悶依然不解。自遇恩師以後，即在台中安寓，工作之





餘，全力從師學儒學佛，了解中華文化博厚高明，佛法中尤有當生成就之法，於是從前那種茫無所歸之感逐漸消失，代之則是身心平安，以道自勵。試思人世有何幸運以與此相比，此種幸運全為師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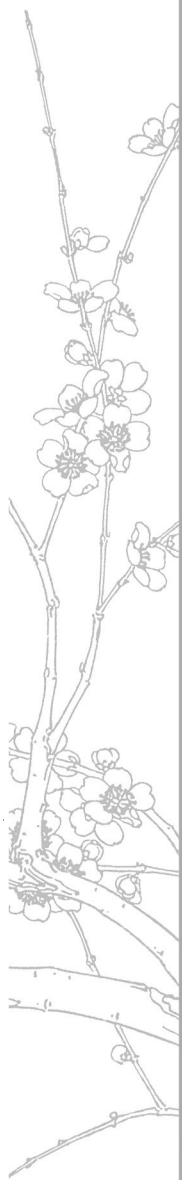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民少年在家鄉，嘗讀一些儒經，流落瀛洲以後，因感人世滄桑，乃讀老子、莊子，以及內典經論，希求心靈慰藉，但所閱讀既無系統，又只當作學術研究，所以煩惱起時，並無克制之功。後蒙恩師指點，必須由學入道，方得受用。民即請示，如何方能入道？師說，學儒從學天命而入，學佛從學因果而

入。不知天命，不能守道不移。不知因果，不能勤修戒定慧三無漏學。尤其修淨土法門，唯有深信因果，方能老實念佛。民遵師示學習，果獲大益。

民既聞法，獲悉世間萬法無常，縱然詩如李杜，文如韓歐，皆無助於了生死，因欲廢書，專心念佛，求得生西左券。師即告誡，上智下愚，單持名號，不起分別心，皆能成就。汝非下愚，亦非上智，不學教理，何望有成。而且淨土宗是大乘法，必須度化眾生。不學教理，如何度眾。民遂提起精神，學習經教。師則循循誘導，不時提示，除令常隨聽經，

又為指定專書研讀，包括佛經儒經文史等。讀後須提疑問求解。如無疑問，師便提出問題令民解答。師問皆是書中隱微之義，甚難解答。例如阿彌陀經，民將祖師要解，疏鈔等研讀再三，又作筆記，信無難題，然師每問皆出乎民之意外，以致無一次能解，因此不免沮喪。師說，阿彌陀經可謂是小華嚴經，含義無盡，答不出，不足為怪，但須下苦工夫學。師如此鼓勵後，再提示，令民再研究，直到問題解決為止。民在當時甚以為苦，但後來方知，如此學習，進步最快，受用最

從師學道，由淺而入，沒有太難太易之感。例如學儒，雖然聖人境界彌高彌堅，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師則教以敦厚人倫，注重禮節，由此希賢希聖，因而人人可學。又如念佛，早晚持名以外，餘時皆打妄想，甚至造業，如此焉能念得一心不亂？如果二六時中念佛不輟，今無一人能行，師遂依據楞嚴經開示學者，早晚功課念佛，平時得暇，即須憶佛，憶是口不出聲，心中想佛，心想佛時，心中有佛，妄想即轉為淨念，惡業自然不造，善業自然奉行。此即正助雙修，可以伏惑，可得一心。如此念佛憶佛，人人可學。恩師度化，善巧方



便，由此可見一斑。

師常訓示，學儒學佛，要學仁慈，見人造惡業，受苦報，就要憐憫眾生未受道德教育，致其良心遭受汙染，即思如何以儒以佛改善人心，期使世間共業共轉。如果不能共轉，亦是天命使然。但仍須盡其在我，多向世人弘揚中華文化，多講因果輪迴事理，使其潛移默化。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世尊明知眾生業力無邊，甚難改變，仍說無邊佛法以改之，這都是出於仁慈之心。吾人學孔子、學世尊，務須以仁慈為懷。師教詩書易禮，講華嚴經，一直講到歸西始止，最後還教弟子一心不亂。師辦慈善事業，救

濟急難病苦，畢生不懈。此即仁慈之實踐，永為諸弟子示範。

事師數十年，聞言教、見身教、好學者、穎悟者，各有成就。民愧愚魯，不知勤學，負師厚望太多。每憶從前春風化雨，今已杳然，不禁妄想時光能以倒流，續享恩師化育。此想雖妄，或可是真，昔聞時空本是假相，果能破假，則師往日音容笑貌仍在眼前，現在亦無十萬億佛土之隔。惟民深慚視覺茫茫，尚求恩師在常寂光中放光照應。



雪公之經教與詩教

(徐醒民)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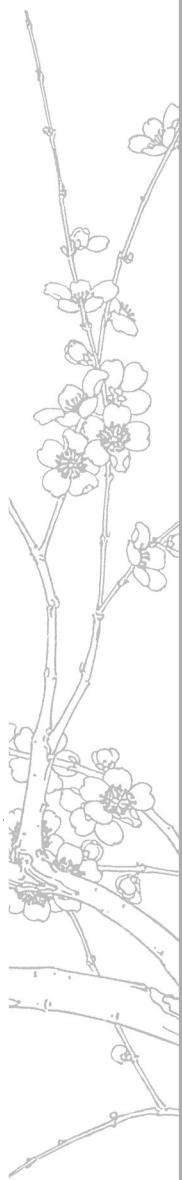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吾師濟南李雪廬老人，民國七十五年，以九十七高齡，在臺中生西安養，迄今二十五周年。由雪公創建之臺中市佛教蓮社，今為六十周年。蓮社同仁為記雪公畢生弘化事跡，決修社史，闢室庋藏。雪公在大陸，在臺灣，弘佛弘儒，導修淨業，其事良多，難以蒐記。醒民事師雪公，不及師門前輩之久，今謹以聞於師者，略綴數言，以為修史之一助。

師為至聖先師奉祀官府主任秘

書，民國三十八年，奉遷官府至臺中，即與奉祀官孔上公德成先生，到各地尋訪講學場所，公餘勤講儒佛經典。嗣於民國四十年，創建臺中市佛教蓮社於綠川南岸。初為一平房，後經改建及增建，遂具層樓聯棟之宏規。此後，師又陸續興建慈光圖書館，慈光育幼院，菩提醫院及其後來擴展為菩提仁愛之家，悉與蓮社為聯體機構。雪公弘法與慈善救濟事業，由此日益展開。

講出儒經本義

師講經論，一向為儒佛並弘。講解儒經，能將經體徹底說明。經體即





是人之心體。其在《周易》，名為太極。而在《論語》，在《大學》，在《中庸》，皆名為性。此性人人本有，亦稱本性。人人雖然有此本性，但皆迷昧而不自知。《周易》、《論語》、《大學》、《中庸》、以及諸經，講明經體即是教人明白本性，將本性開發出來，即是學為聖人。就佛法而言，開發一部分，即是法身大士，全部開發出來，即證佛果。惟此本性，後儒說皆不明。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皆未明確。雪公講《論語》，至性相近一章時，以體相用釋此性義。性體真空，無善惡可言。由性體所起之形相，亦無善惡可言。惟由形相所起之作用，始可以言善惡。以體相用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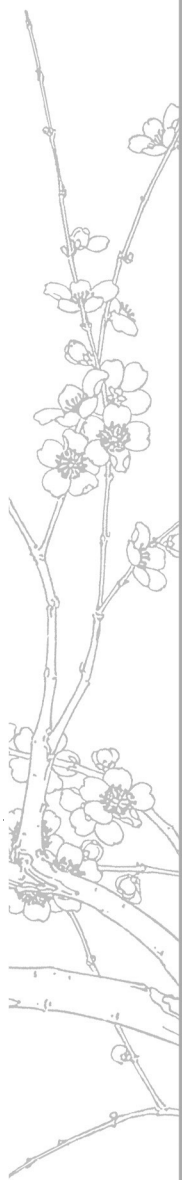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性義，或許有人指此是佛家解釋法。因此，雪公即以《周易》為依據。《周易》即是以體相用解釋性義。《周易·繫辭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寂然不動，是體。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相。體與相，皆非善惡。惟有占卦者用作事業時，事業有善惡，此用始有善惡。雪公如此講解無人能以推翻。而在學術思想上應有其不朽之功。

《周易·繫辭傳》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論語·里仁篇》記載：「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講儒經，如不將形上之

道與形下之器一以貫之，則不能教人如何學聖，僅能教人學有漏善而已。雪公講授《易》、《禮》、《詩》、《書》、《論語》等諸儒經，皆能貫通形上形下，使學者了解一貫之道，從一種修學法門，由淺入深，悟證自性，並學君子儒，成己成物，如行菩薩道，自行化他。例如學忠恕之道，初以忠恕與人相待而行。久之，不論他人是否以忠恕待我，而我仍以忠恕待他。如此即由相待而為絕待，由形而下貫通形而上。又如修學禮樂，亦是如此一貫而修。是故雪公所講之儒經，皆能講出經之本義，皆是學聖之道。

佛經指歸淨土

雪公講授儒經，固有獨特之風，至講佛經，則是一本諸經要義，以及祖師開示，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如講《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淨名》、《般若》、《唯識》等諸經論，皆是指歸淨土。在講淨土諸經時，特重持名念佛。並謂《阿彌陀經》，專講持名，上中下三根普被。學者在家每日課誦，如有時間誦經，則誦此經。誦時，口誦心惟，隨文入觀，以極樂與娑婆相對觀照。如誦經文至「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時，其心隨照，便如身處極樂，無有娑婆眾苦，但受極樂諸樂。後文七寶蓮池，常作天樂，眾鳥演法，微風妙音，以至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皆是在極樂世界所受之諸樂。尤其聞微風寶樹妙音，自然生念一體三寶之心，由此悟證一體三寶，即是指歸故鄉之義。誦經至此，心照至此，即是故國神遊。其於信願行自然堅定不移。是以雪公指歸之說，深得經意與祖師之意。

以詩弘道之教

雪公弘佛弘儒，又能將佛儒大道融入詩中。以詩弘道，亦是雪公教化眾生特有之風。中興、東海、靜宜，皆曾聘請雪公教授詩選與習作。雪公所教之詩，包括漢魏六朝，以及唐人近體古體，並著《詩階述唐》、《聲調

舉隅》、《吟誦常則》、詩法等，為詩學教材。教詩以外，雪公作詩尤其豐富。自大陸至臺灣，所作之詩，名為《雪廬詩集》，印行兩大本，類分為七，即《燹餘稿》、《蜀道吟》、《還京草》、《發陳別錄》、《浮海集》、《辛亥續鈔》、《雪窗習餘》。七類之作，時地不同，興觀群怨，各有所抒，要皆出乎悲情與睿智。是為雪公特異之詩教。以下略舉幾首近體，以窺一斑。

長清真相寺瞻塔

雉堞籠煙樹。孤標插遠空。
荒城隋帝邑。斷塔梵王宮。
喜得三周繞。愁難七級窮。



澈知真相理。萬法水流東。
稿上）
（燹餘

空警

馳驚紅塵起。裂雲胡哨哀。
花鈿陌上靜。鐵羽霧中來。
斷脰懸枯樹。崩梁枕劫灰。
看誰似后羿。一射挽天回。
（蜀道

吟上）

補衫

衫破補猶著。非關作客貧。
憐他萬里外。還見故鄉塵。
（蜀道

吟下）

還京逢清明

三峽江流浪始平。今逢白下過清
明。

絃歌九陌人沉醉。猶似渝州霧裡

行。
（還京草）

雨花台

野棠花謝柳條青。亂塚遙連木末
亭。

六代如煙春似夢。鳥啼人去雨冥
冥。
（還京草）

清明郊步

梨花如雪柳如煙。阡陌縱橫繞墓
田。

遊客古人誰是主。清明郭外夕陽
天。
（發陳別錄）

獵鎗

未許豺狼當道蹲。馴良從不射雞
豚。

人間惟有牛刀賤。肯負平生飽飯
恩。
（發陳別錄）





海中

天捲浮雲海捲濤。煙山寥落似鴻毛。

龍宮帝闕人何往。莞爾無言手一篙。
(浮海集下)

雨象答或問

西風初起未開天。窗度流雲樹掛泉。

且喜吾家多舊物。遊依簑笠臥依氈。
(辛亥續鈔中)

海嶠寒食

去國八千路。斷魂三十年。
願將滄海水。今夕變桑田。
趨走鄉塵裡。椎心祖壟前。
無窮游子淚。當酒酌重泉。
(辛亥續鈔下)

吾廬

獨坐青氈四壁書。三千世界乃吾廬。
偶爾無心嘗矯首。不知何處是鄰

居。
(雪窗習餘)
蓮薰

憐君局隘囿山丘。不識逍遙天外遊。
樂鳴風樹心開悟。蓮海香薰石點頭。
(雪窗習餘)

以上選錄近體，雖僅十二首，但是皆在性情流露之中深蘊睿智。由此可見雪公詩之特異處。

雪公雖然現在極樂世界安養，但有所講與所注之佛儒經典，以及所教與所作之古近體詩，留在娑婆，繼續度化眾生。由是可知雪公慈悲無盡，亦以公之慈悲，料應不久，乘願再來。

雪公恩師教範（徐醒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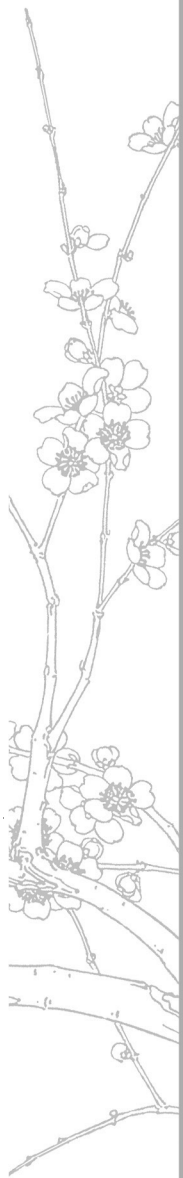
前言

恩師雪廬老人於七十五年四月十三日歸西，臺中蓮社論語講習班課程即告停止，諸生日夜為師念佛。直到六月八日公祭之後，始於十日恢復上課。當時諸位同學哀情未減。民復自憶數十年來從師求學，無論世法出世法，賴師誘導，猶如稚子之不離慈父。豈料如今，師竟遠去西方，失怙之痛，亦難自抑。於是暫不講書，且述師之生平教範，藉與諸同學共勉學業，庶可告慰恩師於蓮邦。但因心情

未能平和，惟恐言語不達原意，是故撮述這篇短文，望能有所補正。

聖人的優美文化

師畢生以弘傳文化為急務，故在講學時，經常提示，我中華民族繁衍綿延，歷史悠久，賴其保有優美的民族文化。此優美的民族文化是由歷代聖人傳授下來，後由孔子集其大成，整理而為《詩》、《書》、《易》、《禮》，以及撰作《春秋》等，稱為儒學基本經典，亦即我固有文化的精華。到了後漢，傳入佛法，歷代迆譯經論，彙為三藏，與儒學相得益彰。儒參佛





法，可聞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佛法由儒奠基，因而盛行大乘教化。相輔並進，溥利群生。

可惜現代有一幫人盲從邪說，毀謗儒佛，以致民族文化遭劫，人心迷惑，是非不明。師抱悲天憫人之懷，以弘儒弘佛為職志，期以儒佛大道真實復興文化，改善人心，使國內外人皆能去其苦厄。

雪公闡述儒學重點

儒學博大精深，義蘊無盡。師多年闡述，針對時需，大約注重以下幾點：

一是「勉立大志」。儒學最簡

要的體系，即《論語·述而篇》所記：「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四句話有本有末。包括中華文化之全體。簡言之，志於道，據於德，是修學聖人的原理。依於仁，游於藝，是表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功。師講《論語》此章，特別詳明，並勉學者，儒以成就聖人為最高境界，學儒必須立志學聖人。

其次，「師弘人倫教育」不遺餘力。常說五倫十義是民族團結與個人希聖希賢之本，且為宇宙間的真理。例如水火木金土，雖是無情之物，但其相生相剋的關係，便有子報父仇的倫理在其中。人類不講倫理道德，連

無情的物質都不如，那裏還有人文可言。所以學儒必自敦倫盡分。

三者「必須樂天知命」。人在世間，辦事不盡是一帆風順，修道亦多障礙，雖是孔聖人亦常感歎其道不行，然而孔子不灰心，而且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終為萬世木鐸，覺起人心。如非樂天知命，何以致此。因為惟有知命，方能造命。所以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理，師亦經常提示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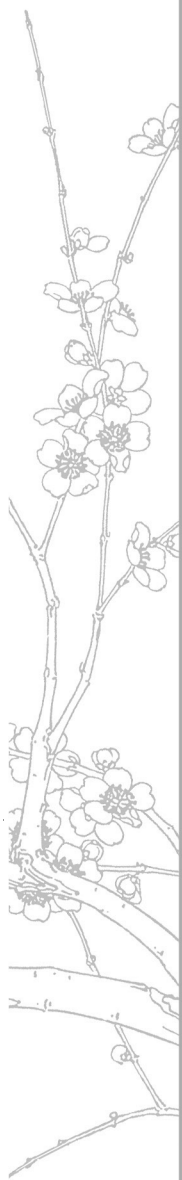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四為「修學方法」。《論語·雍也篇》記孔子之言：「博學於文，約之於禮」，師以此示諸弟子，學問要博，既博則須約歸於禮。依《禮記·曲禮》所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他如倫常、政治、軍備、祭祀、婚喪、教法等，非禮皆亂。因此，師特編撰一本《常禮舉要》，學者習之，自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最後一點，儒以「博學多能貢獻社會」，自應有所依據，此即孔子所說「據於德，依於仁」。惟其依據仁德，所以凡事皆能利國利民，亦復自利於修道。師於此義誨之諄諄，為弟子者應當奉行不渝。

雪公講經教學重點

師來世間，即為弘揚佛法，度化眾生。但因值此末法時期，邪魔外道擾亂正法，日益猖獗，以致眾生聞法





倍增困難。師憫苦惱眾生，所以幾十年來，講經教學，特別注重以下幾點：

首為「勸發大心」。佛說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執，則證佛果便如就路還家。然而迷昧眾生難信本有性德，尤其在末法時期，惑於邪說，更難起信。師以悲心與善巧方便，本諸大乘諸經，勸喻學者，認識固有家珍，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以取無上正等正覺為理之當然。

次以「人格為學佛的基礎」。師常示諸弟子，釋尊是以人身成佛，

當來下生彌勒尊佛亦在人間證果，足見人身非常尊貴。吾人學佛決不能虧損人格，否則人身不保，何能成佛。

三者，無時不「勸學者深信因果」。因果是因緣果的簡稱，無論是因是緣是果，都非常複雜。一切世間，一切事情，皆是因緣所生法，任何大學問家也不能完全明白，果然完全明白，便是《華嚴經》所說的世間解，世間解就是佛號。佛有微細智，故能看清因緣果。凡夫看不清，唯有依據佛所說的法則去研究，淺近的因果可以研究明白，深遠的因果雖研究也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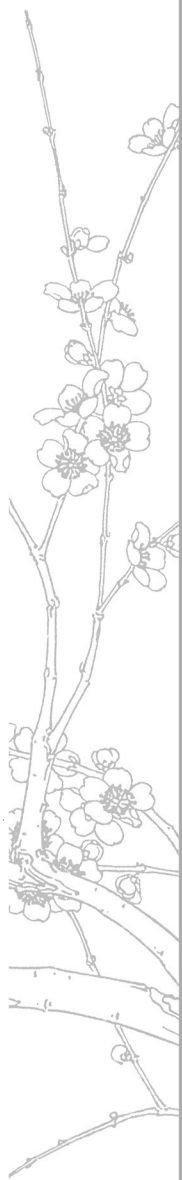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了然，必須深信佛言，佛言就是聖言量，真實可靠，信得愈深，愈能開智慧。師以此理開示學者，旨在期望學者真實受益。

其四，師講諸經，「無不指歸淨土」。講《華嚴經》時，常說《華嚴經》是大《阿彌陀經》，《阿彌陀經》是小《華嚴經》。講其他經論，講到斷惑的難處時，便慈悲開示聽眾，惟有持名念佛，可以當生成就。師如此指點，實依祖師與諸經了義暢佛本懷，深研經論祖語，可得明證。

最後，師常指示學者，佛教「以慈悲為本」。菩薩了知四生有情，六

道含識，皆是多劫親眷，睹其眾苦煎迫，輪轉三塗，為了拔苦與樂，應該興慈運悲，本大乘精神，犧牲一切，普度眾生，同登覺岸。為弟子者對此指示尤當永遠奉行。

儒佛義理汪洋無際，恩師慈悲亦無涯涘，上述幾條，如海一漚而已，然而由此可見儒學成已成物，佛法自行化他，各得其純，圓融無礙。弟子依此原則，想見師在世時耳提面命的情景，精進修學，願以仁慈濟世，師在常寂光中會當含笑護念。





雪廬老人詩法

(徐醒民)

外式句字聯段章，以及聲韻體譜格。

超象穩響境氣神，考據事時人地義。

詩本分此二十端，作者當知前十五。

講解更向後五求，庶不棄珠空買櫝。

此八句詩法歌，是業師 雪廬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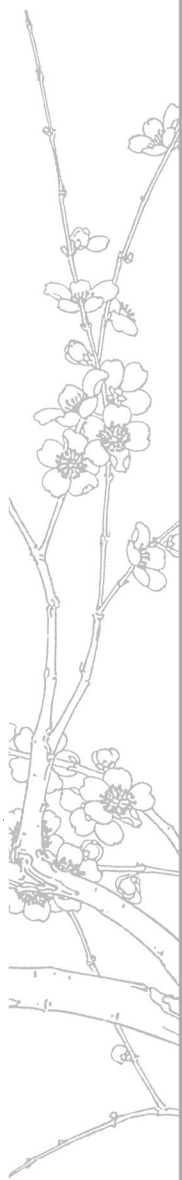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所授之詩法，其中有二十字，乃作詩與講解古人詩之要訣。師昔曾在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詩學，於講畢唐詩選以及漢魏六朝詩選時，特撰此歌講授諸生。

今談學詩，應自唐詩開始。唐詩尚有跡象可尋，唐以前歷代詩，渾淪

元氣，無跡象可求，非初學者力所能及。此中二十字，即是講唐詩法度，學者知此法度後，始可與言作詩以及研讀唐人詩。

「外式句字聯段章」者，詩之格式有內有外，外是外表，自此兩句十個字，皆講詩法之外表者。

「句」是詩之句法。謝靈運登池上樓「池塘生春草」之句，人皆說好。好在何處，自然是也。但我以為，尚不如王摩詰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之自然而又空靈脫俗。李太白秋登宣城謝朓北樓：「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亦比池塘生春草自然。



「字」即詩眼。王摩詰山居秋

暝：「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固然非常好，照流皆是詩眼。然尚有更好者，如摩詰送梓州李使君：「漢女輸檀布，巴人訟芋田。」二句十字，即是十個詩眼。其中無議論，一字不能更動。漢女，四川婦女。輸，繳稅。檀布，四川特產。芋，左思蜀都賦：「瓜疇芋區。」以四川之芋為最佳。字字不能換。唐摭言記載，賈島題李凝幽居，於驢上吟：「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不能決定。路遇韓愈，道其所以然，愈曰，作敲字佳。遂定之。敲門，則門裏有人，比推門含義

多。唐詩用字，多富禪機。

「聯」是律詩之對聯。學律必須知聯，對聯千變萬化，茲舉數例，以示一隅。杜工部九日藍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此聯上下句皆用典。上句吹帽，出於晉書孟嘉傳，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隨溫遊龍山，為風落帽。溫命孫盛為文嘲之。嘉亦為文答之，其文甚美。下句正冠，出於淮南子：「坐而正冠，起而更衣。」若如古注求人為己正冠，則非用典，不對上句，而且合掌。王摩詰：「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上句靜，下句動，上句天，下句地。對中又有變

化。張泌洞庭阻風：「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上下兩句，地名對地名。上句青草湖名，下句綠楊，應當是村名，或是隄名。若解作綠楊樹，則不對矣。對聯既不能重複，又不能癩腿。

「段」是詩之段落。如人之手與臂，手指有段，臂亦有段，下能握拳伸屈，活動自如。詩之近體古體皆須分段。近體絕律分段不同，古體之段更難了解。即以絕句而論，或一句一段，或二句一段，或三句一段，並無定式，端視內容而定。如李太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

懸日月照乾坤。」此四句詩，前二句是一段，說唐明皇由四川回長安，為太上皇。後二句是一段，少帝肅宗，惑於皇后張良娣，容許其參政，出現二主，故云雙懸日月。一陰一陽，日指肅宗，月指張后。諷之也。

「章」是詩之章法。古體詩集數句而為一段，集數段而為一章，是為分章。近體亦有分章者，如杜工部秋興八首，即是八章。作文固講章法，詩之章法更為精密。

「以及聲韻體譜格」者，此聲韻等五個字，亦是外式。

「聲」為平上去入四聲。用於詩句，則為平仄二聲。平聲即為四聲之



陰陽兩平，入聲包括上去入三聲。詩以兩句為一聯，一聯上下兩句須平仄相對。如上句墜腳字入，下句墜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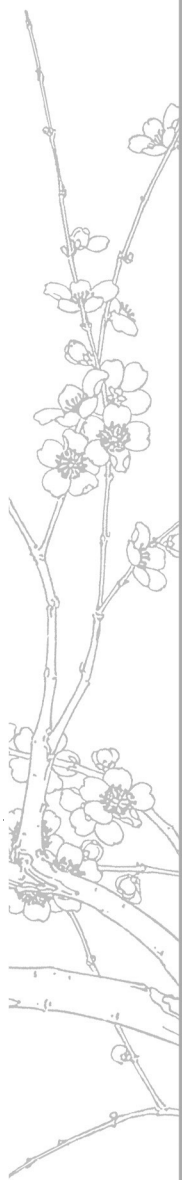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必須平。吟詩必須知聲「韻」即詩韻。詩必押韻，自三百篇，以至漢唐宋，韻皆不盡相同。古韻有二百六部，尚存於《廣韻》一書中。南宋劉淵，刊出《禮部韻略》，則併為一百有七韻，劉氏江北平水人，世稱平水韻。後又有人併為一百有六韻。今所凡之韻書，如《詩韻集成》，即為一百零六韻。其中平聲分為上平下平，各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與平水韻大致相同。《廣韻》難學，今人學詩但學平

水韻。但須了解唐人作詩，皆依《廣韻》，若以平水韻讀唐詩，則不盡合。

「體」即體裁。指近體古體而言。欲辨詩之體裁，唯有多讀，而後自知。

「譜」是聲調譜。此有律絕與古體之不同，有正格變格之異。不知譜，不知變格，不能吟誦唐詩。初學詩者，必先求學正格，次言變格。律絕正格有十六式，應熟讀切記，以奠其基。

「格」者格局。詩之格局無有定式，詩人自創，亦須相觀。孫濤全唐詩話續編引丹陽集云，白居易與元稹



齊名，互相傾慕，彼此觀摩，白氏嘗言，微之詩得已格律頓進，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是也。

「超象穩響境氣神」者，前十字，有象，好講，此超越跡象，難講。同司空圖詩：「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環中者，圓環之中，空無跡象也。以下各字，即是超出象外者。

「穩」者十穩之謂。如桌子，四腳穩定，始不搖動、桌面平坦，始能置物。詩必求其穩，一句中任何一字皆須穩當。詩句講不通，即是不穩。欲知穩與不穩，須多讀古人詩。

「響」者就聲韻而言。詩乃有韻之文，會者用字念之則響，不會者念

之則啞。字之響或啞，韻書無說明：如八庚韻中，有「聲」字，有「鳴」字，皆可形容鳥語，用於詩中，或以「鳥聲」響，或以「鳥鳴」響，唯統觀全首詩而定。

「境」者空處造境：境由心造，心者真空而合萬有，如般若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故詩人可以隨心造境。境出於心，心無俗氣，則境無俗氣，欲造不俗之境，必使有不俗之心。

「氣」是詩之氣韻。氣即在詩之文字上，多念方能體會。如王之渙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此二句不聯氣。但讀下二句：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則一氣聯貫，將前二句聯貫到底。四句可以如此，甚至律詩八句亦可一氣到底。杜工部春日憶李白，結聯：「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來自起聯：「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詩之氣，即在此等處會之。

「神」是神韻。喻如看畫，要看畫外之物。且以畫竹而言，有風中之竹，有雨中之竹，有晴時之竹，有帶露之竹。畫竹能表現風晴雨露，即是傳神之作。詩之神韻亦然，由文字以外得之。蘇東坡嘗論王維詩畫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求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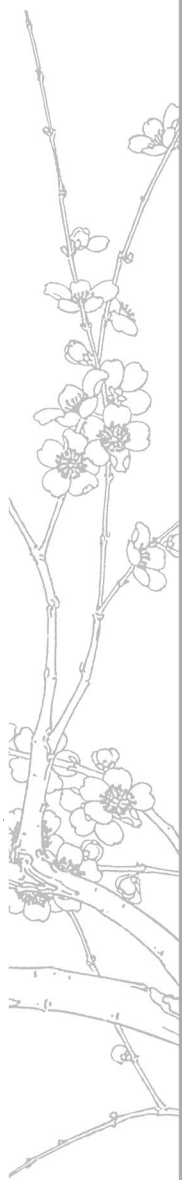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神韻者多參之。

「考據事時人地義」者，詩亦不能不講考據。

「事」是詩中所詠之事。亦即為何事作此詩。如李太白與史郎中欽聽黃鶴上吹笛：「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其事即是太白與史郎中欽同時坐貶，而為遷徙之客，同赴長沙。

「時」是詩中人物所處之時候。如李白「雙懸日月照乾坤。」即指肅宗與張后二人作主之時。

「人」是詩中涉及之人。如王維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



人。」須知其中所含二客二主及其家人以及所用典故中之主客，然後方得確解。

「地」是詩中所詠之地方。如盧綸塞下曲：「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是在戎狄寇邊之地。

「義」是詩之含義。如李太白樂府淶水曲：「淶水明秋日，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愁字是此詩中之義。國風召南有采蘋采蘋之篇，蘋蘩皆可為祭祀供品，祭祀時，男主祭，女則盡其採蘋採蘩之職責，此指已婚之女而言。淶水曲中之少女，未出嫁，秋日蕩舟採蘋，見荷

花之嬌豔欲語，再照秋水，自感不如荷花之美，將來能嫁與誰耶，是以發愁也。

「詩本分此二十端，作者當知前十五。」詩法之根本，分說，即是以上二十個字。學作詩者，應當了解前十五個字，即「句字聯段章，聲韻體譜格，穩響境氣神。」

「講解更向後五求，庶不棄珠空買櫝。」講解古人詩，更須向後五字「事時人地義」求之，庶幾能將古人詩講解不錯誤，不致有買櫝還珠之憾。



憶雪公恩師內佛外儒 的風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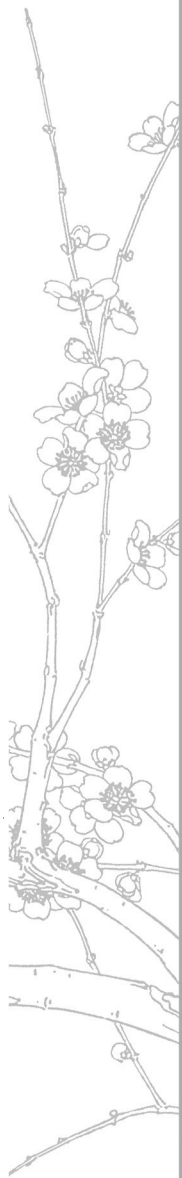
(吳希仁)

十年滄桑 魂牽夢縈

自從 雪公恩師於民國七十五年往生後，一轉眼已經過了十年，十年並不能算是很長的時間，但其中國內外環境卻不曉得發生了多少的風風雨雨。如以蘇俄為首的共產集團的崩潰，使整個國際關係進入了後冷戰局勢；而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也由全面的對峙隔離，到後來漸進的協商交流，乃至又演變到最近的僵持局勢；至於

老恩師手創的幾處道場機構，也難免染上流行而發生了幾許的變化；回首十年，不禁要感慨白雲蒼狗、滄海桑田了；其間每發生一件事，不期然而然地就會聯想到 老恩師，後學常想：倘若 老恩師健在，一定又要召集身邊的學生，不知道又可以聽多少次的開示，當然更可以加添幾分的智慧了。十年來，對於 老恩師就是這樣的魂牽夢縈啊！

俗語說：「失去方知擁有的可貴！」過去聽 老恩師談經論道，講詩論文，乃至剖析時事、月旦人物，每每視如尋常，以為理所當然；尤其後學親炙於 老恩師的因緣，一向似





乎比別人要順遂得多；從民國六十年參加第一期明倫大專佛學講座擔任服務學長開始，總是有比較多的機會親近 老恩師，即使後來在服役的兩年中，包括到澎湖外島的階段，也有舍弟聰龍每週寄來的各學校道場的聽課筆記，以及蒙 老恩師開示的親筆信函；乃至後來又參加了老人家所主辦的內典研究班，與 老恩師之間，更是幾近形影相隨了。當時雖也知道寶貴，卻如飽膳之家，得來未免太過容易，以致往往未能善加珍惜；而今要想再求得一明師，其洞明世故而練達人情，學術融通且身體力行，庶乎已不可得了！

白衣學佛 內佛外儒

我國自古以來，在家學佛而有大成就者，歷代均不乏其人。由於政教的趨向、社會的習尚，同時也是現實的需要，大體上都是採內佛外儒的；也就是內心浸淫於佛法的教理而潛修出世的定慧，外表的言行則遵行儒家的禮儀以奉獻世間的才能。如東晉的劉遺民、闕公則；唐代的王摩詰、白樂天；宋代的文彥博、張商英、楊次公、王龍舒、蘇東坡；明代的宋景濂、劉伯溫、袁宏道；清代的周安士、彭二林、楊仁山等，不勝枚舉。雖然內心仰止佛陀、虔誠修持，而在

社會上不妨出將入相，甚至在士農工商各行各業上發揮才幹，盡己職分。

老恩師既是示現居士之身，自然就順持著相同的主張，這可以從他早年給明倫大專學子的一段題訓，獲得直接的印證。題訓上說：「白衣學佛，不離世法，必須敦倫盡分；處世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應。」其實這段話也正是 老恩師一生的真實寫照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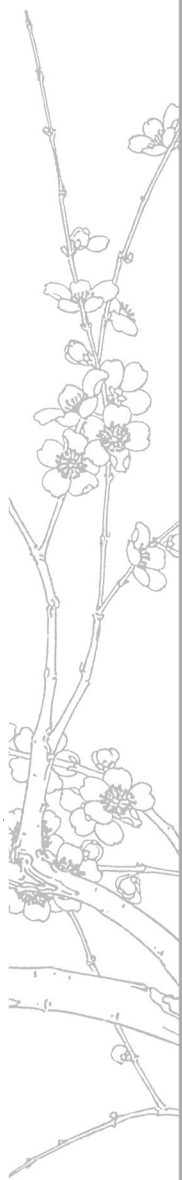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不輕許出家

是「尊重」「慎始」。

老恩師終其一生皆是以在家居士身，自行化他，弘法利生的；在內地

的時期未曾聽老人家提起，也就不得而知，至於民國三十八年來台後，確曾先後有港、台兩地的縉素大德慫恿 老恩師出家，說如此對佛教的貢獻將更大，影響將更深，而老人家總是以「像我目前的情形，尚有何家可出」一語應之。事實上 老恩師隻身來台且誓將身心奉塵刹，不論身心都早已出離世俗之家與五欲六塵之家，且本就不蓄鬚髮，若說要現出家相，也只剩改披一襲袈裟而已，並非難事。但或由於個人的因緣，且古來行菩薩道，總以在家為方便，尤其身居患難世道，稟承 印祖師承的教誨，故始終未改白衣之相。

既然本身如此，教化難免較為側重



在家，這也是形勢使然，本亦無可厚非。那知一些不了解的人，卻誤傳為老人家反對人出家，也不夠禮敬出家人，其實那是天大的誤會。老恩師對僧寶的恭敬，真是無話可說，凡是略有親近過他的人，都能切身領會。後學且舉幾件親身的實例做證明。

大約二十幾年前，那時後學方親近 老恩師不久，心中是崇仰 老恩師如活菩薩的，相信大部分的佛教徒也都是如此。有一回，大夥兒正在老蓮社的佛堂聽他講課，這時有一位住在鄰近的尼師進來禮佛，順便又走到講桌前，也向 老恩師頂禮；這時候，突見 老恩師急忙地步下講臺，

「叭」一聲，也幾乎同時向她五體投地，且馬上吩咐旁邊的同學將她扶起，他老人家則恭肅一旁，一臉誠惶誠恐的神情，當時真是大大地震撼了後學的心靈；那時候，後學粗淺的想法，認為以 老恩師的德學年齡和聲望地位，縱使對待一位有名望有身分且德臘具足的長老，尚毋須如此，而今竟只是一位鄉間來的普通尼師。以後，接觸久了、才知道老人家對任何一位只要是住持法道的僧相，也照例要平等恭敬的。

不用說是一般的出家眾，縱使對明明是受學於本身的學生輩，也是如此。像是過去經 老恩師特准來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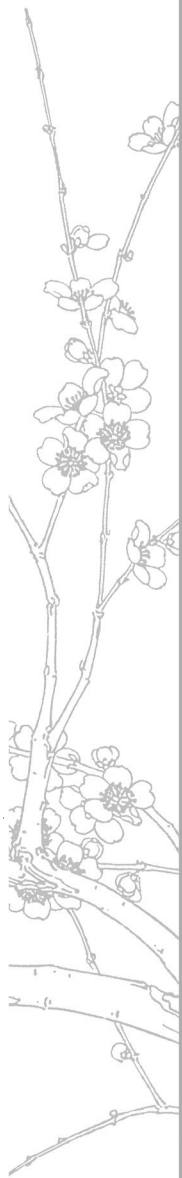


研究班旁聽的常持尼師，出家前也曾參加過大專講座，是老人家的學生；而當內典班每學年的開學日，我們這些研究生主動地照例是要向老恩師行大禮的，當大家一起立時，他老人家就先指著常持師說：「妳可不能拜喔！」

開始她還不甚明瞭 老恩師的規矩，執意要拜；而每次她拜下時，老恩師也就跟著拜下。儒家學問的大綱領即在「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切形而上的道德仁心，惟有落在恰如其分的禮的實踐上，才能獲得體現。他老人家是真實而認真地要實踐禮的，他謹守分際，既身為在家居士，只有禮拜出家

人，是決不敢也不會受出家人禮拜的。凡是從遠地來訪的客僧，老人家必先前往拜候，每見面必先頂禮，這是他老人家的規矩，是不許改變的；難怪住在屏東普門講堂以「老師」稱呼老人家的會公上人，過去常來台中，私下卻不只一次的嘆說：「事實上，我是最怕上台中的！」會公怕的是老人家的頂禮啊！

至於有人會奇怪老人家眾多的學佛弟子中，似乎出家的特少？這是老人家太「尊重」出家一事的緣故。老人家認為出家就得捨棄一切世間的欲樂享受，專求出要，是預備當人天師的，若無過人的天資，是辦不到的，





是以古德說：「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後學曾親見幾位發心的同學私下向老師請示出家的事情，從未聞有反對之語；只不過老人家必定會詳細的剖析其情勢、洞明其利害；總不外乎：（一）先要依佛戒，稟告雙親；（二）要求得好道場、好

師資；（三）要具大志向，學弘一大師、印光祖師；而決不可為貪圖清閒，想藉為僧之名，游手好閒，賴佛偷生，否則「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結果是會得不償失的等語；最後還勸對方回去仔細考量，若真能發心，老人家甚至還答應要親自供養。據說來

台有幾位高僧，如律航、廣化老法師等，他們當初出家，都曾受到老人家立即或間接的幫助哩！可見老恩師不輕易鼓勵一般人去出家，事實上是「尊重」，也是「慎始」的苦心啊！當然這與老人家洞明世故、練達人情也有幾分的關係了！

平等恭敬 而非鄉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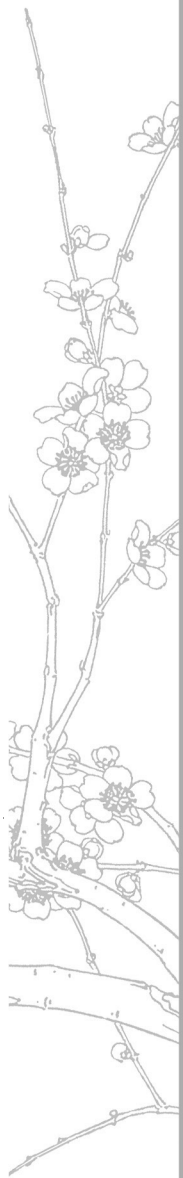
其實，老人家不但對出家人恭敬，對在家人一樣恭敬；不但對老年人恭敬，對年輕人也一樣恭敬；所謂「陶來謝來，平等恭敬」（蓮社社歌歌詞），他是具體的在實踐儒家禮教的總精

神——「毋不敬」這句話的。老人家以其豐富的學識經驗，從禮記中擇取菁華且符合時代需要者，編印了一本常禮舉要，對於日常生活中一切待人接物的禮節儀規，都作了彌足珍貴的指引；而老人家的言行舉止，以身作則，就成了這本書最佳的注腳。

凡是曾拜訪過老人家的都知道，不管有無身分、年齡多寡，一律待之如上賓，事後無論如何是一定要親送到門外，看著對方離開才算數。老人家一向身強體健，晚年卻曾兩次中風，都是由於春節期間，來訪的客人不熟悉規矩，一直停留在門口客套，而老人家正氣街的寓所，正對著小巷口，

以致受風寒的關係，這個秘密也只有少數人知道。

記得後學第一次正式登門拜訪老恩師，是在民國六十二年赴外島服役期間，趁春節放假返台省親之便；老人家既客氣又親切，問在軍中生活的近況，且開示信中的疑義，也談到準備籌辦內典研究班等事；後學當時真是欣喜萬分、誠惶誠恐，只是一味地聽著開示，事後也照例一定要送到門外、當時直覺得受寵若驚，既慚愧又緊張，雖時值寒冬，額頭卻早已冒出不少汗滴，這時本想從口袋中掏出手帕拭汗，因是夜晚，老人家誤以為後學要行握手禮，也馬上伸出來。這





件事也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也體會到「禮從宜，使從俗」的道理。

但是，老恩師也並非不分善惡的鄉愿之流，對於那些不值得尊敬的人，不論在家出家、長輩晚輩、身分高低，乃至「大師」級的人物，老恩師也一律要「敬而遠之」，甚至加以「默擯」了！大概這也是孟子所說的「不屑之教誨」吧！

建立人格 守戒尚禮

老人家認為「佛法者，乃九法界公共之法，無一人不當修，亦無一人不能修。」且佛陀在世時，既有四眾弟子，

只要肯心真修，在家出家皆可成就。

既是在家修行，尤當側重「敦倫盡分」；在家必須父慈子孝，出外做到奉公守法，恪盡本分，素位而行。常常會遇到一些初發心的學生，一旦學了佛，就以為一切世間的俗事，均可撒手不管；老人家就會舉六祖壇經的話：「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尋兔角。」來詳加勸導。蓋人格為學佛之物基，人天乘乃五乘共法，所以老人家常說：「人若學不好，如何能學佛？」又說古來決無「曹操成佛、秦檜成佛」的事。

老恩師以為現生能以建立完美人格，將來獲得究竟解脫，是學儒又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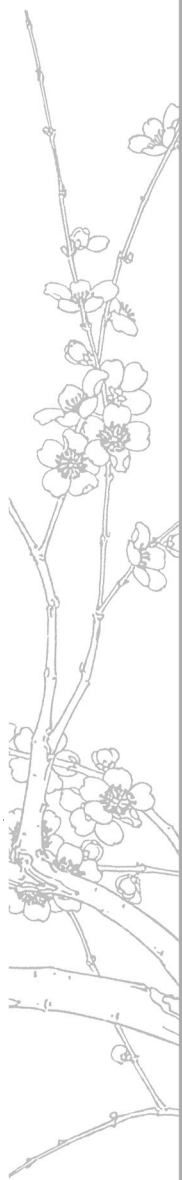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佛的好處。所以一切先以成就人格為第一，平生講儒經的重點在此，擇才的標準在此，乃至分辨善惡知識的原則也在此。是以 老恩師特別注重儒家的「禮」和佛家的「戒」。

所謂「其學問從五倫中來」，而夫婦一倫又為五倫之首，最是根本；惟有夫義婦順，互敬相親，家庭才能興旺，國家社會才能安定；故詩經首演「關雎」之篇，易經先闡「乾坤定矣」之義；若是夫婦一倫亂，如何期待家齊國治呢？

自從 老恩師蒞台後，於民國三十九年即首開台島有史以來第一次「佛化婚禮」之例，並擔任證婚人，

其後相續不絕；而每逢老人家證婚開示時，其重點必定提出佛家根本五戒中第三「不邪淫」戒，嚴加叮嚀。而老恩師的講經道場，男女二眾，必定分席而坐、涇渭分明，這也是防微杜漸的用心啊！

老恩師對「禮」「戒」的嚴格要求，決不許折扣的情形，曾有一位親近老人家的多聞長者，屢有微詞，以為呆板，老恩師乃誠之曰：「一生學問，只是談玄說妙，竟無根柢也！」這位長者或許就是不懂「講理要圓，持戒要方」的道理吧！在此寄語時下飽受西方開放之風侵襲的後進晚生，對此不可不善加把持了。





為法忘軀 不沾名利

法華經上說：「乃至世智、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而華嚴經則說：「忘失菩提心，修一切善法，皆成魔業。」可見，在家學佛，不論士農工商各行各業，乃至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若能「不忘菩提」，就可「巧把塵勞為佛事」，都可做為成就佛道的資糧。

老恩師於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來台，一踏上基隆碼頭，就發願說：要將「阿彌陀佛」的名號，傳遍三臺的每一角落。於是四月分始，行囊尚未安頓停當，即席不暇煖地假台中市「法

華寺」，一面實施義診接引，一面講經說法。至次年二月乃先創立台中佛教蓮社，以後又陸續成立佛教的圖書館、育幼院、醫院、佈教所等聯體機構。四十餘年，或佛家經論，或儒家典籍，講說弘揚，幾無間輟。有自題詩云：「警眾太殷勤，曾無間寸陰，幾人長夜醒，不負轉輪心。」名為詠物，實是自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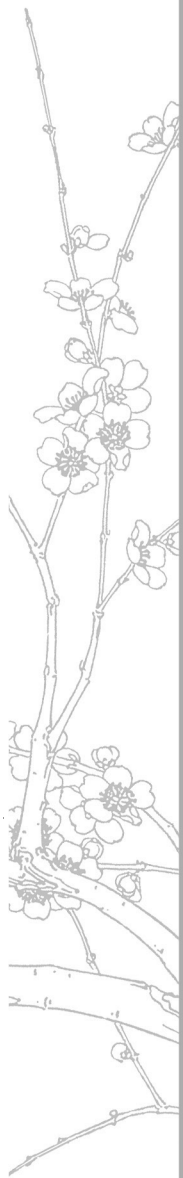
老人家一向體氣康強，說法時聲如宏鐘，常捨麥克風而不用，雖數百人之偌大講堂，也都清晰可聞；有時課程緊湊，一日連講七、八小時，而聲未稍減。如是又要講說、又要文章，有時公務、有時慈善，一年到頭未嘗

稍歇，也未見感冒生病；往往有請教其養生秘訣，且問：「是否吃了什麼維他命丸？」師則自嘲說：「『忙』就是我的維他命丸，『忙』就無暇生病了！」。

其中難能可貴者，老人家所創辦的文化慈善公益事業，皆是為了宏護佛法，自行化他，絲毫不沾染個人的名利。例如台中蓮社於民國三十九年二月七日成立，因是草創階段，葦路藍縷，老人家義不容辭擔任第一屆董事長、社長，次年十二月初七，大殿兼講堂落成；而待至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成立往生助念團，一切社務已步上軌道，老人家隨即主動引

退，但以導師身分，從旁協助。蓮社之成立如此，後來的慈光圖書館、慈光育幼院、菩提救濟院附設醫院、菩提仁愛之家等機構，無不出於同一模式。

由於推行社救慈益事業，功績卓著，曾有中央與地方政府單位，屢次欲加褒揚，乃至推舉為好人好事代表，老恩師都事先設法一一婉拒。以為「眾人之事，眾人之力，我獨居功，斯為不可。」其逃名如此，不禁要令人感嘆：「是無懷氏之民歟？亦葛天氏之民歟？」老恩師一直到晚年，都在「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擔任主任秘書，同時也在中部幾所大





學兼課，兩份薪水，應數優渥，卻是從無積蓄，全都捐給了佛教事業，總不為自身打算；就是後來住在正氣街九號那棟非常簡陋的平房寓所，也還是從國防部某單位的公家宿舍頂讓而來，據說並無土地所有權哩！雖然四大機構為了尊敬 老人家，都分別為他準備了「導師室」，可是他從來也不曾去住過，其廉潔如此，真正做到了「不藉佛法貪名圖利」啊！

儉樸淡泊 其中有道

談到 老恩師的修持，是堅苦卓絕的，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都儘量求其儉樸淡泊，把標準降至最

低。譬如清晨起床後洗臉的一盆水，一直留用到晚上；平素使用的衛生紙，必先撕成兩半，把一張作兩張用。曾有弟子勸其勿太節省，說：每月的用水量尚未達繳費的基準，師笑說：「『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能為國家省錢，豈不更好？」大概是民國六十五年的春節期間，當時擔任美國萬佛聖城法界佛教大學副校長的恒觀法師（他是一位宣化上人剃度的美籍比丘）到台灣來弘法，並留在台中參學了好幾天，臨行前向內典班的同學發表心得，認為這次來台給他最大的啓示，是一位這麼頗富盛名、德高望重的長者，竟然住的只是一小棟泥土所砌、石灰塗壁的簡陋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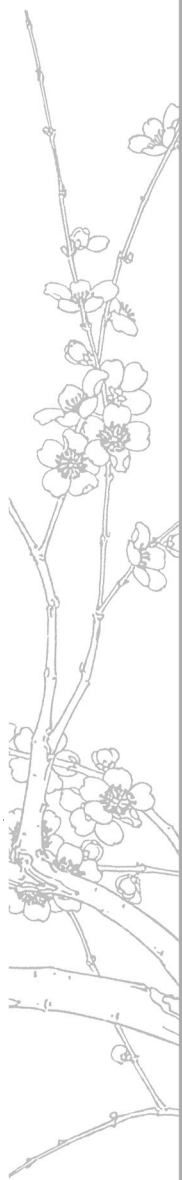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房，他一再地說：「其中有道啊！」這位美國比丘可真獨具慧眼了！

猶記得那一年，台灣開始流行塑膠地板，幾位熱心的師姑為了孝敬老人家，請來了工人準備換裝只是水泥的地表，老人家就是執意不肯，最後熬不過大家一再的懇求，才勉強答應只能換裝客廳和小佛堂部分的三、四坪地，而其他臥室等部分，仍然未換。可是，事後 老恩師卻還不止一次的感嘆自責，說「自己太享福了，比起印祖住的關房，應當慚愧萬分」。後學每次想起此事，看看自己目前身居的環境，雖然也已儘量求其簡樸，但是比起老人家，也不禁要大地汗顏一番了。

憶佛念佛 行解相應

老人家來台後，一直是專修專弘淨土的。他自己每日劃定的功課，縱使遭逢婚喪喜慶，也必定要完成的。常勸弟子們說：「寧可不吃飯不睡覺，也不能不做課。」所以除辦公講課外，經常可看見 老人家手不離珠在那裏記數念佛。

常有弟子請示：「在家人俗務紛繁，如何淨念相繼？」老恩師輒以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中「憶佛念佛」句開示。謂念者，念茲在茲，指定課時，心念口唱耳聞，至哉專一，全繫佛名；憶者，明記不忘，指散課中，不論穿衣吃飯，一切施



為，心中清楚，皆為往生。因此，常勸弟子們要時時發願、時時懺悔、時時回向。大概這就是老人家「不忘菩提，行解相應」的秘訣吧！

精神風範 永垂不朽

老恩師往生已經十年了，十年其實也不算是短暫的歲月；十年來，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輩年輕的後進晚生，一波波地湧入蓮社大門；他們每次在飽餐 老恩師昔日所授「六門課程」的法乳之恩後，難免要發出「空對斯人之遺像，只是聲歎已杳然」的慨憾！

昔賢宋朝宰相張商英有云：「學佛

而後其知儒，學儒而後其知佛。」儒佛之學，相輔相成；老恩師既學儒又學佛，故於世出世法，圓融通達，無怪乎「所言皆足為世法，所行皆堪作世則」；十載之下，追懷其精神風範，更覺得「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了。

雖明明知道卑陋淺識如後學，於親炙之日，尚不能盡窺其全貌，何況今日但憑記憶，且握禿筆，豈能描述其萬一？只是想著藉此拋磚引玉，使後進晚生得獲彷彿觀摩之效，而讓老恩師內佛外儒的真精神真風範，能以教化萬世，永垂不朽！



雪廬老人的精神與風範

(吳碧霞)

編者案：本文發表於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二日，在雪廬老人故里山東濟南大學所舉行的儒學研討會。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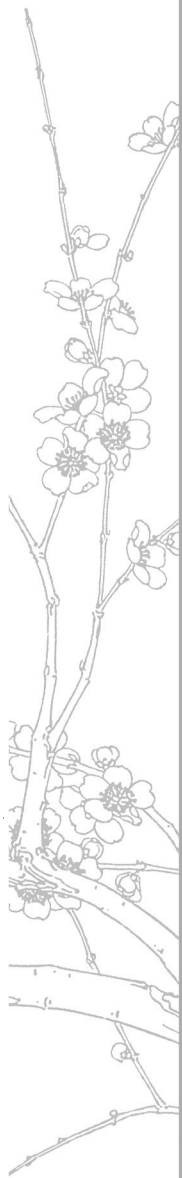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題西林壁》）也許涵泳在老人的教化之中，春風融融，捕風本自不易，也許是老人的宮牆太高，宮室之美，百官之富，豈能望之了然？那麼管窺蠡測，是勢所難免

的。以下謹就學人親炙於老人，所見所感，分列十項，勾勒輪廓，未必得其全貌，卻也不失仰止之便。

一一、敦倫盡分

老人自幼成長於簪纓家族，於中國傳統五倫十義，講究薰習，實踐有地。

每當述及祖父輩教誨：如赴宴時縷述菜色，挑食時所受嚴懲，侍候長輩畢恭畢敬，用心用力，不畏煩瑣勞頓，總有慶幸感謝的辭色。尤其精研歧黃，來自於母親痼疾，親侍湯藥，猶覺不足，子道的踐履，可謂徹底。至於手足之愛，在詩集中處處可見：



弟愛兄，恭仰注詩；兄愛弟，時時迴護；聞家鄉有變，甚至憂而涕下，至情至性，愛屋及烏，乃至兩岸互通時，慈愛平均及於子姪，悌道的踐履，於焉可見。

而夫妻一倫，謹守賢賢易色的古訓，前後二位夫人以德相尚。別多聚少，總不忘以修省提攜；家事相勞，總不忘殷寄謝忱；是以闊別四十載，骨灰歸葬時，師母猶數日不眠，企之盼之，其間的甘心敬愛，可以揣摩一二。若論父道，可以請教雲溪先生心中感受，必較筆之於文，更為親切。

老人自參與獄政，至供職奉祀官府，其間盡忠職守，素位而行之事不

勝枚舉。常以史上名臣為例，告諭弟子，要對得起薪水，甚至行義務職，也須名副其實。所以高齡九十五，還日日上班，人稱全國最老的公務員，不是戲稱，而是敬佩。

若論老人於師、於朋友、於弟子，羅縷難盡，不如讀老人詩集，親自領納，在此不贅。

總之，老人內而佛，外而儒，皆立基於人格之上，而人格的確立，總根於倫常的實踐，老人一生，即如此活潑潑地在日用平常之間，顯示此一倫理的大道。

三、深信因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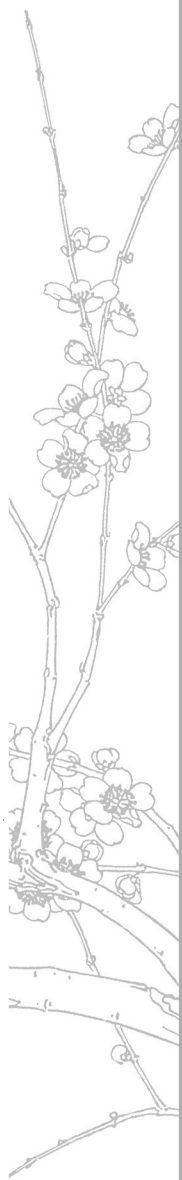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因果的道理很幽微，要窮究並非易事。老人時時教人「但問耕耘，不問收穫」，便是把一團對未來成果的疑惑企盼，指向眼前可以致力的事上。

「買磚的，不買瓦」，金錢使用的分明，到如此境地！「人來樂捐，歡喜接受，不能去募！」老人所創辦的聯體機構，向來不募勸——或恐資金不足，質疑於師，老人則答以「真心辦事，豈有餓死的菩薩」，看似不可思議，一路行來，的確有其效果。因為真心辦事，事辦好了，施主的信心也建立了，口碑遠比宣傳更快。

再者，接受樂捐，必須登錄分明，除收據憑藉外，亦將名單公布，

務必昭信於大眾，敬謹於自家內心的廉潔，乃至指示修行，著重實際的操守，使用公帑，不可胡亂浪費，唯恐「因地不真，果招紆曲」，唯恐來日「披毛戴角還」。

老人平日教導學生，除講因果的理致，更著重事實的指證：《陰騭文》、《太上感應篇》、《太上寶筏》、《歷史感應統紀》，皆所提倡；乃至講述歷史，於朝代的開創、中落、中興、完結，興衰存亡的來龍去脈，皆指向因果。因果有「事」，該通三世，指證確鑿；因果有「理」，維繫人心，要在慎獨，老人心中，不有深信，何能及此！





四、手不釋卷

手不釋卷是一種相狀，而其用意正在於「讀書明理」，舉凡對倫常的體認，對因果的理解，乃至後七項所述，無不從讀書而知。

老人常說，「讀書就是為了改變心理」，原來知就是行之始啊！所以中國文化經史子集，佛家三學經律論藏，皆是老人孜孜矻矻所研所學，「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佛氏門中，不捨一法」，求學的事，直是死而後已。所以老人博學於文，也為自我修省，也為廣度眾生，其手不釋卷，絕非裝模作樣。這在老人所讀書

籍的眉批、筆記、講表上，或弟子問答時應對群機上，都可以見其端倪。

五、切實修行

老人之所以不止是經師，更是人師，正因為能「以身作則」，以儒家論，前所云敦倫盡分，正是切實修行的明證，而佛法的修行，除建基在倫常上外，更進一步講究綿綿密密的功夫。

老人在每日早晚功課上，總是不稍放逸的；在與大眾共修完畢之後，他還要回去做他自己的一套——常說：「可以不吃不睡，卻不能不做功

課。」「你們做你們的一套，我還有我的一套。」並不是否定共修，而是自己常行的，總要維持，不可以共修所得來蒙混，這切實的功夫完全從心上著眼。

又有一次，老人與眾弟子同遊六福村野生動物園，一路裡，同學觀之不足，嬉嬉鬧鬧，老人最後氣定神閒地問大家，為這些動物做了些什麼事？問得個個啞口無言，老人乃開示，他一路程忙著為這些身陷畜牲道的眾生授三皈依。這一說，說得眾弟子面露慚色——原來老人的修行，是即時提起，片刻不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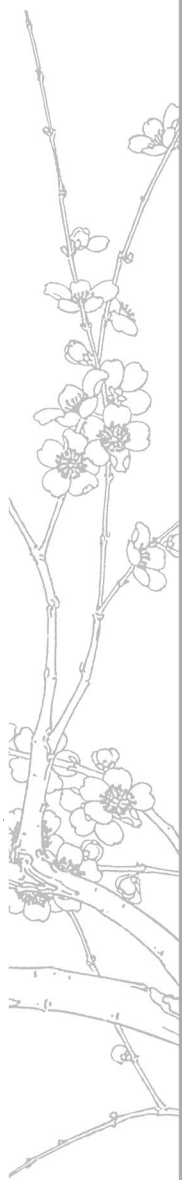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許多處世不忘菩提，行解相應的

功夫，也是列舉不盡，姑舉以上二例說之而已。

六、仁厚慈悲

老人從三十歲執掌莒縣獄政開始，即見到他仁厚慈悲的胸懷，舉凡改善設施，加強教化，年假放歸，在都以己心所欲推度他人。三十七歲，為保民命，冒死縋城說敵。四十歲發願茹素，終身信守，只為弭兵之本；四十七歲，乘著硝煙彈雨，賑濟災黎，如此冒險犯難，豈不從拔苦的悲憫心中自然流露？

來台之後，行醫結緣，乃全致贈





湯藥；辦補習班，開啓民智；辦佛學講座，宣揚儒佛教化；辦仁愛之家、育幼院，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辦醫院，落實施醫；辦圖書館，住持文化；辦蓮社，集眾念佛。又體念弟子辦事辛勞，時時分享時鮮之物……凡此種種，皆是一本仁厚慈悲心體，發展而出的事業。

七、忠誠靜定

以下所述，允為老人的人格特質。老人年輕時，即好劍任俠，收拾起俠客行徑之後，依然豪情不減，諸如「活一天，做一天，做到死為

止。」一如諸葛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凡事一旦承擔，即辦得徹底底底，絕不苟且。老人曾敘及，答應人之事，縱令傾家蕩產，粉身碎骨，也須辦來，絕不敷衍應付，故平日戒於弟子者，最忌漫應輕諾，心口不一；如此忠誠，豈輸季布一諾？

又老人靜定之功，初源於儒，次增上於佛，曾專注讀書，弟子立於門外達一小時之久，未曾覺察。來台之後，事業繁多，接引大眾亦復川流不息，然所讀之書，能尋蹟探幽，理路分明。常見其手揮目送，而諸事交代已停妥，老人依舊自在清閒，宛如無事，此非於真理深心信解，又復以靜

制動，映照有方而何？

八、剛毅堅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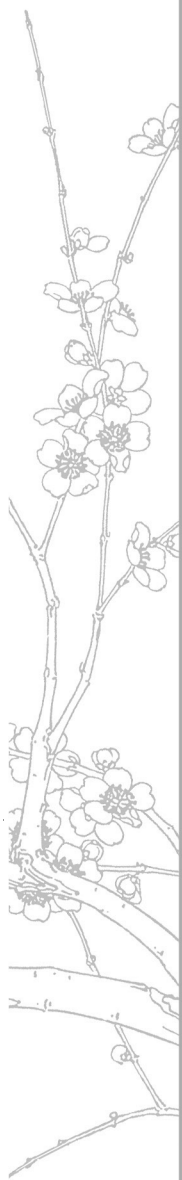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老人常說：「我全身是瘡疤。」的確，不辦事，便無所謂忙碌，更無所謂傷害，而老人晝理案牘於奉祀官府，夜傳儒佛之道於講壇道場，督促群弟子料理各機構事宜，又復解弟子疑，授弟子業，若無剛毅強韌之意志，殊難應付。更何況事中有事，橫生枝節者多矣，或誤會，或毀謗，或譏誚，或中傷，紛紛紜紜，欲辯無口，而老人秉一向之堅忍，不但不畏難，且歡迎困難。不但做水中蓮，更

做火中蓮，常語弟子：「你看為火坑，我看為清涼池。」直把危機作轉機，只將盤根錯結，把來試鍊利器，老人之所以能滴盡最後一滴血，猶立志作法器，其來有自啊！

《書》云：「必有忍，其乃有濟。」老人之圓成事業，原在於他「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的剛毅堅忍。

九、簡樸謙卑

人最不能造作的地方，在生活起居上，老人的食衣住行待人接物等事，最可見得其簡樸謙卑的本色。





飲食方面，老人果真是飯疏食、飲淡茶。早餐，一碗黑芝麻拌麵茶；中餐，青菜豆腐為主，若香菇等較昂貴的食品，他總不欲沾口；晚餐或不吃，或因講經，隨意進食，食量亦少，老人總說比印祖享福，不可太過。

衣服方面，除正式場合幾件體面的中山裝，長袍是多年以來所常著之外，其他家居衣襪，皆是破了再補，不捨得丟棄，目前雪廬紀念堂所展示衣物，即多有如此者。

居住方面，老人活動的正氣街寓所，總共九坪多，客廳三點八八坪，佛堂一點七五坪，寢室兼書桌坐椅，

亦三點八八坪。這小小的居處，除地上物擁所有權之外，土地還是公家的，老人居於斯，讀書於斯，做功課於斯，會客於斯，卻一晌是自由自在的。

行的方面，老人到八十幾歲，都還是由居住隔壁的弟子鄭居士用摩托車載著去上班、教書，直到後來，才由眾弟子勸著買了中古轎車作交通工具，乃至後來有弟子購新車以借用為名，老人家也不承接主權。

用物方面，老人十分惜福，一張衛生紙，常又撕成兩半，摺疊使用；一盆洗臉水，也留下來，或澆花，或淨廁，總是多重使用；紙扇破了再

糊，文稿多用日曆紙反面書寫，見微知著，其他可以類推。

至於會客時，不問來者的尊卑高下，老人一向殷勤以禮，總是有茶招待，和顏悅色；送客時，必到門首，即便是弟子輩，老人亦不例外。若逢出家師父，老人更是五體投地，行弟子禮；曾有人反映如此令人十分不當，老人則答以禮敬三寶，依律宜然，其謙卑不敢陵慢如此。

老人常自號「不通」，最忌「值得驕傲」，雖博學於文，而後約之以禮，常告戒學生《易經》六十四卦，惟謙卦六爻皆吉，乃至於題社教樓名為「六吉樓」，諄諄以謙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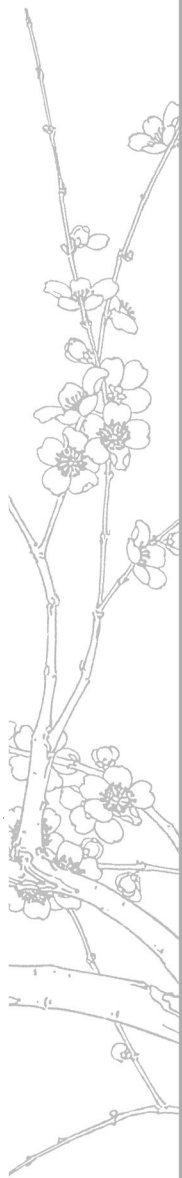
教誨群弟子。

簡樸的生活，見得老人的淡泊寧靜，足超「名利關」，謙卑的待人，見得老人的平等慈悲，足超「恭敬關」，這二關，又攸關切實的修行，這其間互融互通，其妙無窮。

十、有條不紊

老人不論研學、辦事或生活，向來崇尚條理。論學，則講究章法、科判；論事，則講究本末、先後；生活，則講究定時、定位、秩序，總還他一個「不苟且」。

解釋「敬」之一字，他道：「就





是去掉一切的苟且。」（從文從苟）苟且一去，規範儼然。故其研學著作總有一定之序。以《詩階述唐》為例，釋詩必以「文法格局」、「講要」、「取境」、「參考」為序；它如各種儒佛經典的講表，皆是前後表列，一以貫之。而見於辦事的，也常先設定目標，次講求方法，組織如何排定，工作如何分配，皆在規畫之中，不得雜亂。至於生活，何時辦何事，何物置何所，皆有一定，偶而「動物」，也當「歸原」，老人也常訓誨：「若一室之中，不能安置整齊，則不得一心不亂，活著不能有一心不亂功夫，臨命終時，怎得一心不

亂？你們在夜裡若不點燈，叫我到書架上取書，我照樣取來給你，我的書放那處是一定的啊！」

十一、優雅脫俗

前所云種種在世塵之內的盡分乃至不苟，皆是入乎其內的「不變隨緣」，老人還有屬於他出乎其外的「隨緣不變」，老人家是不折不扣的詩人。

詩人牢籠萬物百態，卻不為萬物所羈絆；獨具深情，是洗練不沾滯的大悲；獨具隻眼，是透徹的大智；人見為陋，老人別有一番意境，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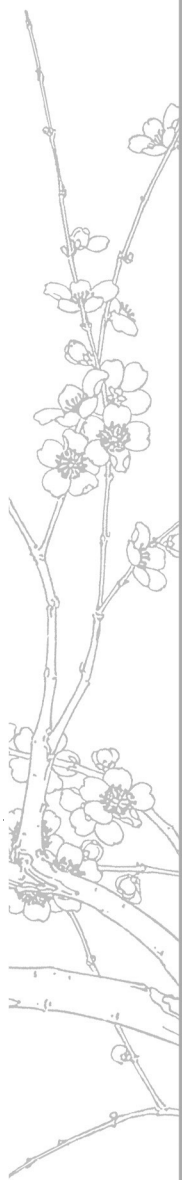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溪山皆是自然詩，百讀何曾有厭時，莫把清音問師曠，微機不必盡人知。」（雪廬老人〈山水〉）天地間萬事萬物，都依稀透露著無限的機趣，老人妙手偶得，卻是靠他一點穎悟的靈根，半世紀以上的國事翻騰，雜亂中的家事交付；憂國憂民，深情款款；激憤之後，有屏息的凝思；無奈之下，有撥雲見日的曠達。優雅的文辭，脫俗的情操，詩集之中可以神遇。

十二、結語

睿智之中有悲懷，骨鯁之中有春

和，赤血熱腸令入世，洞察人情使出塵；敦倫盡分，深信因果，莫儒佛之基；手不釋卷，切實修行，啓知行之鑰；仁厚慈悲，親愛足以化導群萌；忠誠靜定，剛毅堅忍，簡樸謙卑，有條不紊，質直足以成德立業；優雅脫俗，文采足以行遠無滯。

老人秉著諸多特質，在世道艱難之時，力挽狂瀾，提倡中華文化；在難行易行，諸宗紛華之中獨標淨土，直下取易捨難，遍栽西方蓮種。滿門桃李，分散世界，雖徽音似邈，而典型猶存，攬其精神，想其風範，後學亦可以弗畔矣夫，亦可以解脫矣夫！



訪雪公老師談學佛因緣

(思飛敬訪)

三月十六日（民國六十二年），智海諸生往謁炳公恩師，請示學佛因緣，多蒙開示，錄之，以共沾法益。

師曰：

予之學佛，幼受家庭薰習，及上私塾，塾擇處佛寺中。以幼之印象，此時再薰，乃因緣之起也。

後有新式學堂，乃往就讀，受新思潮，起造焚經像之業，此後六七年，皆為謗佛期間。後研哲學，涉及佛學，起探究心，始看《楞嚴》，不解而棄。後入文學界，與諸公談文，

多有推崇佛學者，乃復讀《金剛》，仍不得其門而入，又廢之。數次經歷，於佛學不復排斥焉。

後上法律專門學校，任教者為司法界人。時，法界學佛者多，法學亦講其因果程序，乃日本剛田之法學也；日本法學，多半脫胎於佛學，故教授有時亦講佛學，與聞之，甚有領略，較前之囫圇吞棗，截然不同味。

時，梅擷芸先生於山東當監察廳廳長，於濟南新西門小昌街之大明湖組佛學社，設講座，法界同仁時去聽講。課程皆唯識，因與科學似，且余有舊底子，故聞得起勁，興味旺然，每逢講必去，特與先生親近焉，於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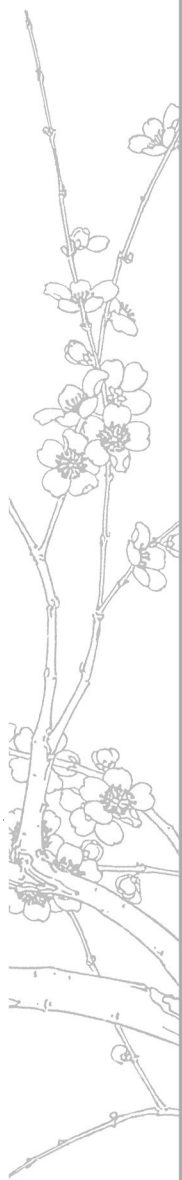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學亦以師稱之。時法界老一輩皆以謙虛待青年，然余獨於先生有深刻印象也。後離先生，無師無友，失去因緣，遂又荒廢。

五四後，國內大亂，一次，西北軍閥倒戈，攻莒城，據城池，中央軍來援，圍城，余亦困於城中，為期半年。過軍踞民舍、勒民餉，糧食殆盡（請參考《雪廬詩文集·燹餘稿下》），乃就食於黨部。此期間，城外日日砲轟城內，朝不保夕，時時死在眼前，然此正余之大助也。余之居處，具園圃，時正三月間，花開蝴蝶來，觀彼逍遙自在，人反不如，乃有感焉！一日，又往黨部，見有豐子愷

之《護生畫集》，翻之，皆勸戒殺放生者，頗覺有趣，借回，一面閱之，一面賞花觀蝶，乃嘆於我放其生，誰放我生耶！？一時情生，乃誓曰：此難不死，後不再殺生食肉矣！此余第一次發心也。

後兩軍撤離，圍解（請參考《燹餘稿撤軍詩序》），大難不死，遂力行誓言，從此不再食肉矣。時，蘇州宏化社（印光祖師所設立）印書贈人。我與電報局長常相過從，一日，局長送來一信，載宏化社贈書訊，謂付數分郵資，即可獲贈多本書，乃閱而大怒曰：「人心危甚！戰事方了，又來招搖撞騙，誠該死！」局長雖為



解說，仍不信，彼乃曰：「不信請試之！」遂代我辦理。半月後，已忘之，郵差忽傳來一包書，上標蘇州所寄，不敢遽拆。正躊躇間，局長又來，始恍然憶起。局長且莞爾笑曰「彼佛家不欺人也。」

其書皆小冊子，接引初機者，乃取《學佛淺說》而讀之，甚得解，回顧昔讀大經時，皆是妄作聰明，望文生義，真是閉眼亂碰壁也。於是一閱到底，接讀《佛法導論》《普門品》等，信心生焉！且其中皆是介紹淨土法門，昔但信唯識，而於淨土念佛法門則甚反對，以為老太婆之事。今由書中之善巧開導，且畏

於他宗之難，遂學念佛焉。唯憚於人知而譏己，故密行之耳。

自行之，為全家說之，全家遂信佛。且見書中言及皈依拜師之事，且言及印光法師，人多依之，而觀其《文鈔》亦甚好，暗想此必有道高僧也。時有濟寧老友任教國文，路過必來訪，後欲他就，不能再來；而普陀山（印祖閉關處）有佛學院，欲薦予往教國文，乃自愁乎佛學之不明也。彼慰以不必愁，並言及印祖乃由儒而佛之大德，且曰：「我縣張廣傳即佩服印光大師而為其皈依弟子者。」張氏為大文學家，固非吾所及，故對印光大師更加折服焉。既知老友亦學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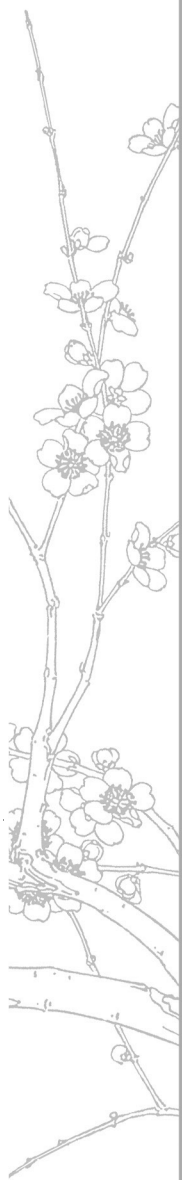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者，即坦然告以素來學佛情形與皈依之事，彼謂可皈依印光大師，然終不果。雖不果，已種其因矣。

數年後，鄰縣有土匪死屍未埋，予發起埋屍事，事後，縣推一位林姓代表來謝，林氏腕上套有一串念珠，言談間得知彼為印祖之皈依弟子，遂說出皈依素願，蒙彼慨然應允寫信介紹皈依，說來莫非因緣也。不久，蘇州來一信，乃印祖之親筆開示，並賜給法名。接信為舊曆七月十二日，翌日，依所示儀式於佛前自行皈依禮，正值大勢至菩薩紀念日也。

大師之開示，大要為敦倫盡分與念佛之法，從此始死心塌地而學

之。後回濟南服務於某法院，一次出差至南京，乃因勢上蘇州報國寺，此第一次參謁大師也。於戲！無《護生集》則無由感而發心；無濟寧老友與埋屍之事，則無由介紹而皈依，誠不思議因緣也。

蘆橋役起，避渝州，重遇梅擷芸先生，太虛大師亦同在，組佛學社，每週會一次。大師倡監所宏法，選講才，先生以予薦，乃偕蜀僧定公，遍蒞講述，績佳，蒙大師器重，每逢講必有我分。後先生病，辭公職，得以常親近，被受益嚴，得益甚大！學密亦於此時，所師皆西藏活佛。計八年唯識，八年密宗。





若夫學禪，則於避淪之前，濟南城東之「淨居寺」，改建為十方叢林，開十輪金剛法會，請北平真空禪師來此開示，乃從之學禪，與方丈客觀公同參究，共亦八年。

再言弘法因緣。莒城解圍後，第一對家庭，第二對電報局長。後與局長合作，每週舉行一次座談會，由我主講，亦上監所宏揚。避淪，淪亦被炸，官民多遷居於「歌樂山」，乃組一蓮社，長期念佛講經。此後，則走到何處，宏到何處，浮海來台，寓台中，仍不一日忘之。今全省淨土、佛七、受戒，皆台中開其端也。

今日佛教要興，條件不在人多，如

拉廣告無用。第一：品行要好。品行不好，學什麼也糟糕，台語「好人辦壞事，壞事亦成好事；壞人辦好事，好事亦成壞事」，乃真實語。必須先擇品行，再加栽培，同學間聯合，道義相尚。《易》曰：「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小人參與，必定僨事。辦佛事者，假公濟私，盜法賣法，乃佛教所以衰極也！第二：必得懂學理。要明學理，中國書不能不讀，中國佛學所以高明，即因儒學鋪下好底子。再今之科學不可不學，科學助佛學處甚多。以品行為基礎，加上中國文化與新科學，三者俱，佛教可興，否則，無興之理也！

炳公長者「無忝所生」—— 世法中的活人 佛法中的行者

（仁俊老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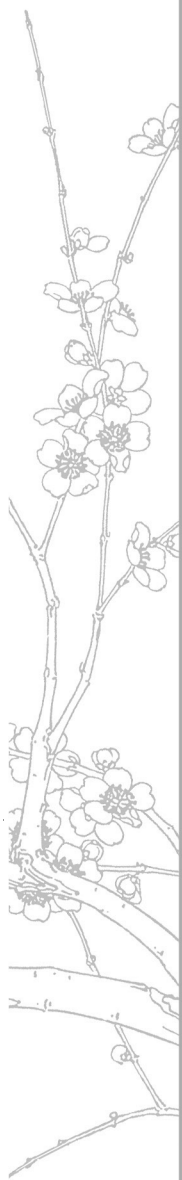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我接到炳老（編按：李炳南居士）往生消息，驚了一下，接著想到的，是他「無忝所生」，崇敬代替了哀悼。

他的一生，就我個人見到和體認的：稱得上是一位世法中的活人，佛法中的行者。世法中，把人做活了，不粘膩、不擺脫，真誠中將身心性命盡到最後一息，已屬不易了。佛法中，把菩薩精神發揮得大體相應，多面貫達，則更難了。

在艱彌厲 歡迎困難

這樣的難，炳老似乎並沒有感到什麼難，因為很少聽他、見他說過什麼難。這，一定由於他一開始學佛，就抱定著：勉為其難的觀行，因勉勵策久了，上了路，成了性、練成習，反而不感到難了。他那老而彌健、「在艱彌勵」的精神與骨力，就是分明確鑿的見證。這種見證，大抵是他體解到三寶深處、大處，觸緣到眾生苦處、患處流露出來的：他就是活在、奔波於此種自然流露中的一個人。

達則兼善 窮則獨善





物質生活，他看得淡極了，文化生命與佛法慧命，在他的意願中卻非常重視。由於他對中國正統文化——

儒家精義、精蘊、探究、鉤稽、薰陶、吸取得非常深厚、充實而通洽，激發著行道救世的懷抱、作略，當然不甘僅止於「考據、義理、詞章」為足。「達則兼善」與「窮則獨善」的儒訓，形成中國儒者有為有守的特出能耐，也構成中國民族挺立卓拔的精神。所以，中國的真儒士，總不肯作一般的風流名士，或「博聞強記」的學士。中國民族生命氣勢、文化底質力源的磅礴、厚渾、銳韌、足實，無可否認的，是憑儒學的培植、啓迪、

涵育而成長出來的。因此，濡染、浸淫在中國文化剛性中的儒者，總是從憂患意識中鼓激自己，提振著國族命脈、志性而延續，發展下去。

光明磊落 忘己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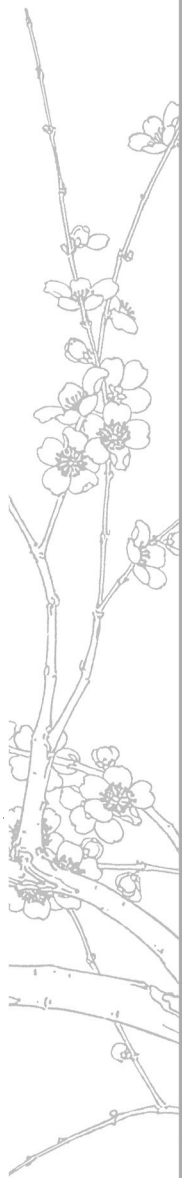
剛性文化與和性文明，配合、運持得不撓折、不暴烈，沉毅厚重中，許諾的、責成的，荷負的，便不許私欲撩逗，利害盤計。從這裏：治人欲、息物欲，才光明磊落得直下決絕。真文化之源與大民族之根，就靠著此種耐得住、受得落、禁得起的決絕性發揚光大，練磨健實。

歷來，中國民族面對艱危禍亂之際，艱貞的志性、膽識與氣魄，發揮得精誠盡致，捨身捨心，轉危為安，化否為泰，端憑著此種特出人物的決絕性作力素、為鞭策、做光標。「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大惕警、猛愧沸、雄奮迅，成為這種光源的輸充與導照者。高度文化、文明的特徵——「忘己為人」，困陷而倒亂身心的——自我，有了它橫梗心頭，佔領意域，一切雜染、罪惡，便釀發而層出不已。

儒者剛性 佛法淨性

以是，真憂世、為世、出世而入

世的大心者，總是特別著力、盡力倡導、體踐淨性文化，將自身與人群從自我雜染中拔脫出來，創闢開去。佛法的惟一意趣——清淨，釋迦佛闡揚的，履踐的「法」與「律」，簡括地說——清淨。佛教流傳於中國千數百年，給中國民族最大的影響、昭示與啓迪——清淨，儒士深入佛法以潔身寡欲，或行道離欲的，並不少。我覺得：中國的剛性文化與佛教的淨性文化，倡闡而調融得相資相依，能通（攝彼此）能擇（抉是非），佛法中的「正道」也許對儒典所說的「道心」有深一層的淨化、覺入。





炳老的儒學、儒行根底深厚，對儒

家剛性文化持得徹、踐得決，他那沖和的言行中，蘊藉著一種「厲」性，養成、建立了他的人品、人性。他一生生活在不折不扣的人品、不馬虎的人性中：以善巧守住他不折扣的人格，以真誠提昇他不馬虎的人性，所以他精神界的鎮力、挺力非常強。他能在世法中不著邪情、不墮染欲；不怕孤獨，不厭群眾；不斂財物，不苟道法；不計老病，不炫名聞，剛性給了他絕大的激發與支持。剛得情不倒、見不惑，則一定會省發、觸悟到佛法的清淨性，於清淨中安身立命，（為自他）創（造）法（身）成（熟慧）命。

悲不誑人 智不著己

中國儒士守得住剛性，發得開至（極人）性；學了佛，從淨性中把剛性用得悲不誑人，智不著己，體解的文化與德行則必然一貫起用，流露的文明與品概則自然一致配應。活在這樣的作用與配應中，不論入世出世，則再也不會「顛倒」或「沉滯」了。

面對現實，我們所處的環境、所觸的問題，國難、教難與世難交織併現，憂患與驚愧，稍一昧略，立即就被人欲困纏、物欲拘蔽得面目俱非，大剛性與圓淨性的文化，是對治、節減、消滅這種弊禍的惟一巨力。這時，我們對中國

儒家的剛性文化與佛教的淨性文化，必須等量齊觀，立得穩身心。空得絕情見，推卻福樂，不倡無益苦行，恬澹精進；掀動憂患意識，不發無謂牢騷，勇猛修學；撇脫僥倖，不昧因果（相對）實事，畏因慎微；倡闡理智，不乖因緣正法，覺緣破我，著力、併力、盡力發揮，悟入世界上這兩種最極可貴的文化。

注目中國（大陸）方興未艾的文化大難，負起保衛、抗消的使命與天職，始能免於從「咄咄書空」中坐以待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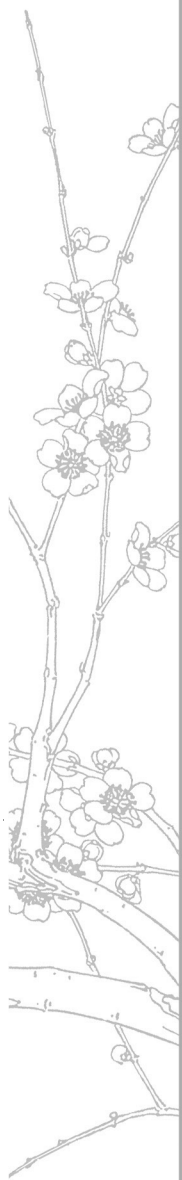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無忝所生 健全充實

炳老於儒佛兼倡中，以儒學為方便導歸佛法真實，其得力處：以剛性文化、人格作基架，以淨性文化、人性為底質，這是我對炳老的一番體認；跟他修學、接觸更久的人，這方面的體認一定比我深。

炳老生西了，他留給我深刻、直覺的印象：「無忝所生」。因為他是世法中的活（脫）人——不受感染，佛法中的（覺）行者——健全充實，祝願他儘快回入娑婆！

七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晨寫於驚微室

（本文摘自《菩提樹》第四〇三期）



雪公老恩師生西十周年 紀念疏文

(台中蓮社)

伏維民國乙亥年三月初五日，為夫子雪公老人生西之十周年紀念，弟子火爐等齊集台中市佛教蓮社大殿，謹以心香一瓣敬疏告于我師尊蓮座之前曰：吾師德流末世，愛遺人間，舉凡淨業弟子，無日不依教做人念佛，即無時不追慕師尊，而師訓平實，猶歷歷在耳，更何庸添此一著為作紀念？特為弟子者，誠惶誠恐，歷經時日，久而淡忘，故謹仿前賢自恣成例，聚會一堂，恭對吾師

發露懺悔，若幼稚之就慈父，款款曲敘家常，其境怡熙，而其心戚戚，尚有愧然，藉資策勵，意非尋常。

溯乎丙寅歲季春之日，吾師緣盡入滅，人天聞變，兩序同悲，甚有披孝朝暮致祭於師尊之靈前者，無不真情流露，哀比喪考妣，此吾師視弟子如子女，弟子能不視吾師如父母者乎？惟四十載之教化，化之既深，感亦隨之。所幸孤茆窮子轉俗情為道心，念佛七七，日以繼夜，聲徹九宵，龍天駐聽。其後茶毘、告別式，仰佛冥加，一一完成。師尊既歸安養，一時統理失首，不免群情神黯，心或歧紛。亦何幸周徐二師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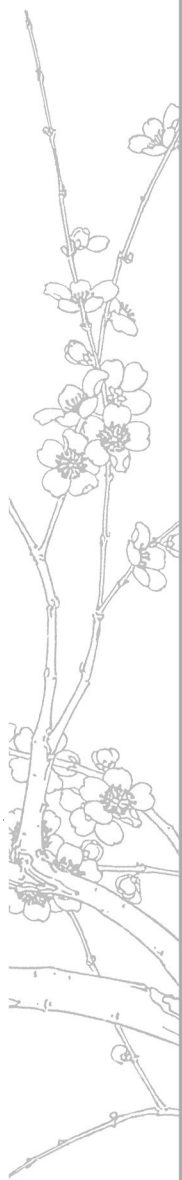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報師恩，勉應眾請，更續師猷，賴為眼目，眾心於焉安定。惟二師謙沖為懷，欽然不以師自視，彬彬作風，儼然師尊身彰。於是，華嚴接演，淨土諸經亦輪轉不輟，而諸念佛班佈教所，並盡協肱，使信眾聞熏有地，得所依止。

周徐二師既挺身而出，一一克紹前規，不辭苦辛。影響所及，蓮社暨聯體機構負責幹部、辦事人員亦兢兢業業，戮力興革，思擴宏猷，普利大眾。若人事更注新血，積極從事各項研擬策畫。若明倫月刊更加充實，頗有口碑。若論語班、啓蒙班、社教科以及大專佛學講座，

胥皆作育不墜，人多趨赴，或恐向隅。若育幼院，輔導井然，氣象一新。他如印經、慈濟等公益事業，率能配合時需，實著績效。尤有進者，念佛班整編，組織有法，臨終助念，人多隨喜。

綜夫吾師生前歿後，其猶天地之大明，忽然暫暗，倏而又明。座下弟子共體時艱，自奮自強，此人或莫敢置喙視我藐藐，差可告慰於吾師者也。然師尊巍巍，其道大而體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弟子火爐等庸愚，罕契一二，縱有所會，豈辭窺測？故於吾師志事或繼或述，難免失之智照不徹、見有不及，或罪結不





覺，或過起不知。至於念佛修持，宿習固結，時輒現行，念多夾雜，工夫尚未成片。興言及此，能不有愧？方今大地烽燧，人亂思治，佛為顯學，惜乎競奇出異，吾師已趨西土，十年之中，廣老、道老亦相繼入寂，芸芸蒼生，誰得安心？撐持淨土法門者，屈指可數。則自行化他，伏仰師尊統垂哀憐攝受，開我明慧、引我智光，爾今爾後，弟子火爐等更當維日孜孜，敬慎輸將，期報師恩。佛恩，而使蓮宗正脈一線不絕長揚。

今為山高水長吟唱之會，專題演講、紀念堂擴建增添墨寶文物，凡此種種紀念活動，其猶童子戲頑，非我而我，實惟鞠誠，感師無

疆，除表追思，更冀若見或聞，由藝而進乎道，從世法而入淨土，一染識神，永永無央。固知吾師我而非我，於寂光土中當開顏笑納。上來縹緲，十年一一，恐瀆清聽，尚祈垂鑒。弟子火爐等頂禮拜上。

淨學知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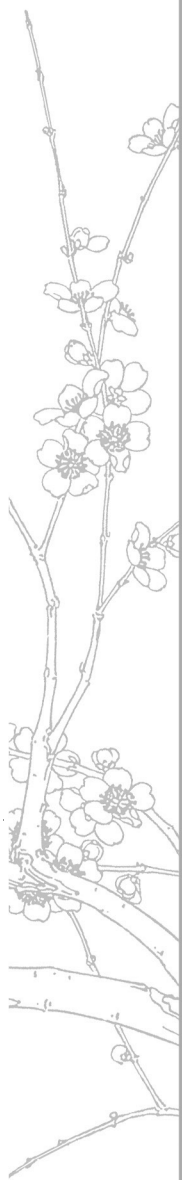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雪廬老人）

民國六十一年三月五日，「臺北蓮友念佛團」蒞臨臺中參訪，雪廬老人李炳南老居士以「淨學知要」為題，釐清修淨土宗容易犯的錯誤見解，提示正確的修淨知見。當時雪公編有一張表解，今為配合文字內容，謹將五段表解分別置入各段前頭，俾便讀者閱覽。（編者謹案）

佛法有徹底者，有不徹底者，有所謂了義法、不了義法。學佛要學徹底，學不徹底，只是求福報而已，如生天享福是三世冤，不能徹底解脫。如何能徹底了脫生死？《法華經》

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大事是生死大事，小乘證羅漢果，就能了生死。生死由何而來？迷惑的緣故。惑有多少？說一個容易記的數，惑有一百二十八品，全部斷盡，證羅漢果，能自由，不迷糊顛倒。這需要在人天之間七番生死，成佛則要三大阿僧祇劫，相當困難。

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若契機皆能斷惑。若不契機，無用。歸納起來，有偏重研究教理，有偏重實行方法。偏重實行的有禪、淨、密、律，這四法又有難易之別。正法時期「律成就」，像法時期「禪成就」，末法時期是「淨土成就」，何以故？末法眾生根器不行，被見思惑蓋得很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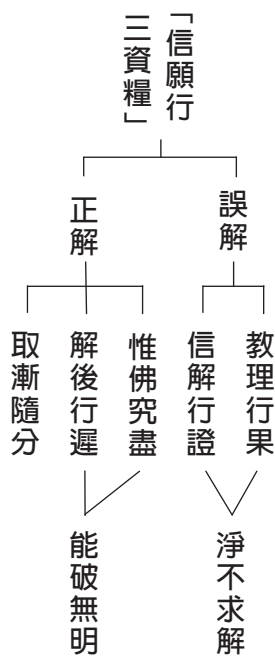


淨土法門與別的法門不同，是八萬四千法門外的特別法，如何特別？有三點：首先，修淨土宗沒老師而看經典，文理講得通就行。再者，不斷惑能了生死，是為難信之法。三者，當生成就，如此便宜，又叫人不信。

既然如此，為什麼修淨土者不少，成就者不多？這不是佛經欺騙人，也不是佛法欺騙人，而是誤解佛經及祖師的話，若不誤解，人人可得成就。

題目叫「淨學知要」，意思是：修淨土宗，者有幾條要點必須知道的。

（甲）信願行三資糧



初學淨土者，對此「信願行」三字有些誤解。經典所說的教理得相信，信了才有力量。信後，教理要解。解了教理，得實驗，就是修行，修了才證果。修淨土宗者若認為只有行，不必解，如此便是誤解，故不成功。「修淨不求解」，有何根據？講淨土三經，講就是解，所以並非不求解。唯一不同的是淨土宗解可行，不解也可行。

淨土法門，惟佛與佛乃能究盡。《法華》、《華嚴》講到最後沒了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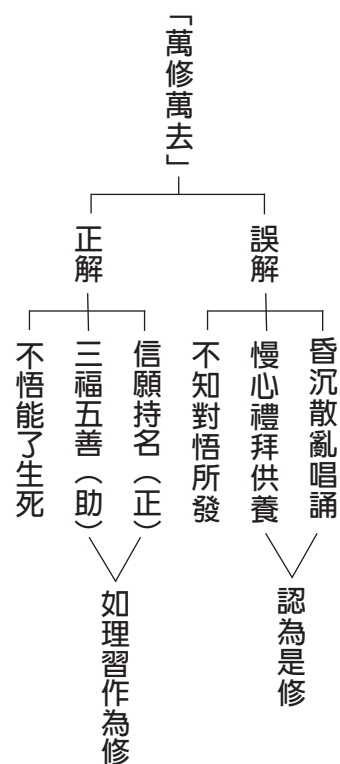
就收歸這不可思議的淨土法門。佛與佛談淨土才算知己。若教人先解了淨土的教理然後實行，人活百歲，講百年也不懂萬萬分之一，如此怎能修行？

但是淨土宗並不是叫人不解，只要解就可破無明，學佛在破迷啟悟，而「取漸隨分」，即漸漸解，隨分斷惑，並非解一下就斷盡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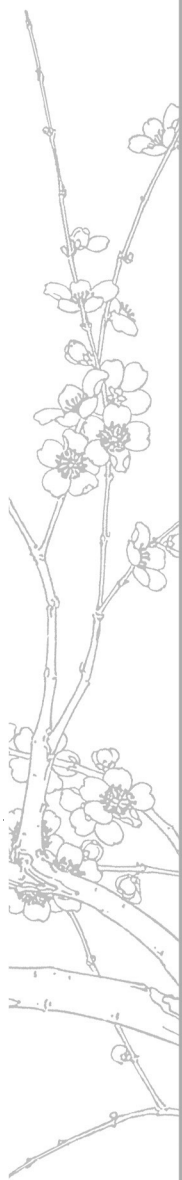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諸位每日除做功課外，要定時看三經注解，注解宜選古注，《彌陀經》有藕益大師注，《觀經》有《妙宗鈔》。

下面再說第二種誤解「萬修萬去」。

（乙）萬修萬去



修淨土宗者不只萬人，若說萬修萬去，沒這回事。學佛要聞思修，請問：你有沒有實修？若說有修，那持珠念佛不是修嗎？不算是。自己沒修卻說有修，故不說「萬去」。為何不說「萬證」？萬去和萬證有差別。修淨土去那裏？極樂有人天二道，往生者未證果，故說「去」，去了就可證果。若說菩薩，則是證果的。淨土三





根普被，上根七日念佛便斷惑，但是別誤會，這不是現今的佛七可做到。

若真修，七天可兌現，這是指可斷惑者。中、下根不能斷惑，不能斷惑就不是證果。只要真修，就可以萬修萬人去，「去」淨土。

若「昏沉散亂唱誦」，「昏沉」，一念佛就打瞌睡，不打瞌睡心模模糊糊，就是昏沉，如此如何能成功？第二是「散亂」，口念佛，心亂跑，這只是「唱誦」而已。念佛是當前一念，不用口念也行。念佛是內功，還有外功，就是拜佛，拜佛也必得拜時什麼心也沒有，一心定在佛上而拜。

禪、淨、密、律是正修，而有道就有魔，有魔障怎麼辦？諸惡莫作，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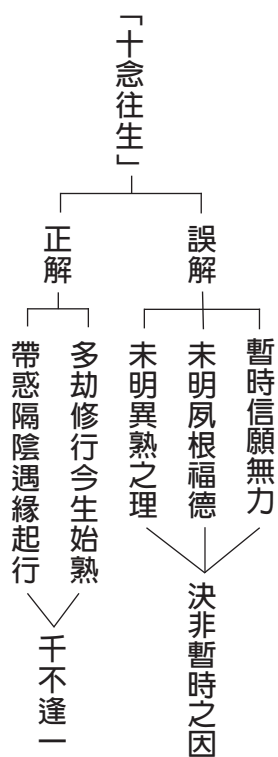
善奉行，這可以破魔障。所以必得正助雙修。

「信願持名」，願力甚大，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照應我們，必得自己修行念佛才與佛感應。持名，名是代表阿彌陀佛萬德萬能，念他、想他。吾人能如此念佛就感應，終日念佛、想佛、則見佛，只是人人見的佛不同，視心量大小而定。

念佛是正功，還得有「三福五善」作助功。三福，一是世間福，如孝順父母、尊重師長、行十善。二是戒福，持三歸五戒乃至具足戒，佛教徒必得遵守憲法。（謹案：老人的意思是說，雖然身為佛教徒，國家的憲法也不能不遵守。）三是出世間福，

發菩提心，自覺覺他。這是三福。五善如《無量壽經》所說，「殺、盜、淫、妄、酒」五條不犯。如此正助雙修，臨終就有希望萬修萬人去。

(丙) 十念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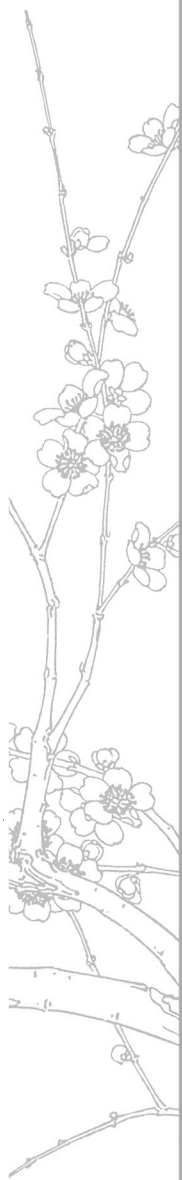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淨土難信在「討便宜」，若想在便宜中找便宜，則誤大事。生死大事，怎麼便宜？修淨土已是便宜了，若再以十念往生討便宜，可就

壞了。若真正知其義，則還不會自誤。十念往生，乃是阿彌陀佛發的大願，《無量壽經》有說，必得瞭解此中意義。

修淨土有三經，吾人持名是根據《阿彌陀經》，經云「七日一心不亂」，念佛七日，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是種子不退。七日得一心不亂，要是不得一心，念萬萬年也沒用。什麼叫一心不亂？七日一心不亂，即斷見思惑。這太便宜了，還想再找便宜，就是自誤。修淨土不知要一心不亂，只說十念往生，就是誤會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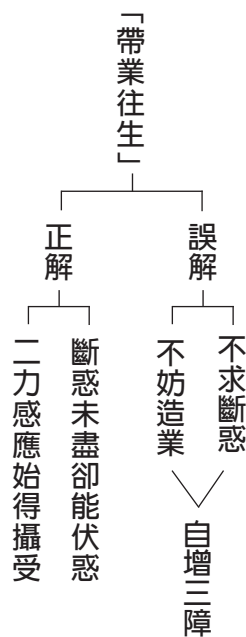
十念往生，在《十六觀經疏妙宗鈔》說得詳細，那是多生多劫修行未



成功者，再下生時不懂念佛，這一生沒有功夫，但因多生多劫持名伏惑，臨終遇到善師勸他念佛，能信之而念，這一念決不是浮浮的念。

怎麼才是正確的解法？「多劫修行今生始熟」，若臨終不遇善知識就不行。「帶惑隔陰遇緣起行」，多生多劫修行壓住惑，可是沒斷惑，一入胎則有隔陰之迷，前生的事情一概不知道，得遇善知識。這位善知識必須是修淨土宗者，若是修別的宗派，一宗有一宗的修法，臨終時用不上其他宗派的辦法，況且善知識難遇。以上是十念往生的情形。

（丁）帶業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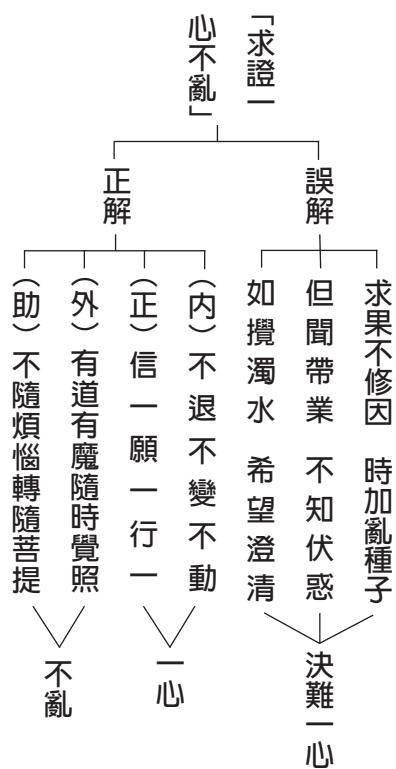


學佛得求斷惑，若不求斷惑，有惑則終日造業，起惑、造業、受苦，必是如此。臨命終時心不顛倒，才能往生，這是經上所說。非經上話，任何大學問家說，也不可信。這是依法不依人。七日得一心不亂，真正得一心則斷見思惑，若斷不了惑，伏惑也行，但是別的宗派伏惑沒用。修淨土宗能把惑伏住不起來，就感應道交。其他宗派有一點差錯都不行，若一剎那失念就沒希望了。知道這個差異，

對大家有用處。

能伏惑，臨命終往生淨土，才叫帶業往生。並沒有斷惑，而是帶著惑往生西方。常云：「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就是帶著舊業往生。

(戊) 求證一心不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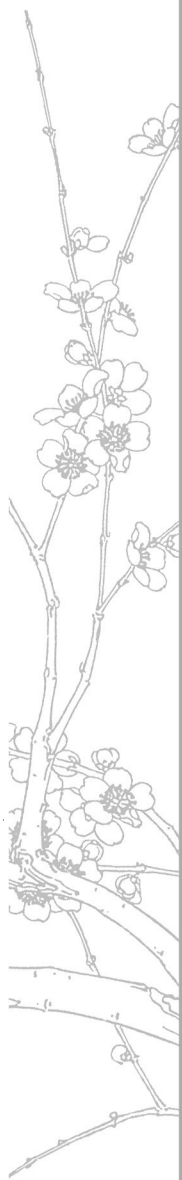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修淨土宗者參加佛七，目的何在？

求一心不亂。得一心，往生便有把握。求不到一心，也有二等的、三等的程度。

修行有正、助功夫，正助必得雙修，不論何宗，有修行的正法，也得有助緣，如鳥的雙翼。正助功夫就是福慧雙修，《彌陀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善根是因，福德是緣，這是經上的話，切不可得了便宜，還想找便宜。

吾人散亂念佛，至心、深心談不到，如一盆水，水有塵沙，照不出影子，水清則可照影。水清比喻心靜，若像「攪濁水希望澄清」，則心永遠不可能靜下來，這是誤解。

修淨土的正解，要「內外功」。





第一，得有恆心，要「不退」，不學佛便罷，學佛後，一做就不能退轉。再者「不變」，學了淨土又學禪，三心兩意，如此改變，如何能成功？既發了願，無論如何，得永不改變，方能成功。三是「不動」，八風吹不動，凡遇逆境、順境均能念佛，則是不動，這是內功。

信是深信這條，願是發了願不能改變，萬法歸一。正助雙修，助道是三十七助道品，八正道也行。既信了淨土，淨土宗有淨土宗的辦法，不可羈雜其他宗的辦法。

有道必有魔，不著魔者有二：上上者，如釋尊，什麼事情都經過了，著不了魔。另為下下者，沒修道，夠不上著

魔的程度。魔者是什麼？五欲六塵是大魔。常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念起則趕緊念佛，只要練得滑口，口熟就不錯，這是正功。

幫助正功夫的「助道」是什麼？只要管住心就行。吾人的心閒不住，心不起念頭做不到，一起念頭就攀緣五欲六塵，故云：「心本不生因境有」。心起了念頭，攀的萬緣，可歸納為「煩惱緣與菩提緣」，心起念頭只要使心不攀煩惱緣，就是轉煩惱成菩提。修淨土宗發菩提心為度眾生，阿彌陀佛專為度眾生，起念頭就攀緣阿彌陀佛，便是隨菩提緣。

中華文化綱要

(雪廬老人)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一、題目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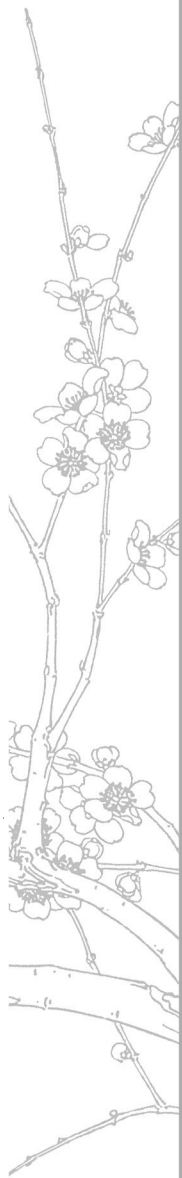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若要舉其綱領，得其重心，則《論語·述而篇》中「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四語，最為簡要詳明。這章書，本為孔子自述學行準則，孔子是中華文化集大成者，故此四語，可說即是中華文化。恩師 雪廬老人闡釋中華文化，特拈出為作表解。臨座發揮義蘊，淋漓盡致，諸生莫不有會於心。謹加小注，

略為串連，以供大眾。(吳希仁)

一一、章句分析

四句經文，有體有用，由體而達於用，用皆不離於體，是為體用一貫。詳分析之：第一句是體，第二句是相，第三第四兩句是用。其中第三句是用之總則，第四句是用之別目。凡一切事物，都具有體相用三部分；本體寂靜，無形無相，一動則生起種種現象，而各有其作用。體相屬內在之法，總別用屬外在之事。依此體認中華文化，自可表裏精粗，罄無不盡。

又一一句中，各分能所。「志、據、依、游」四字是能，指主觀本身功夫。「道、德、仁、藝」四字是所，指



客觀法體事物。「於」是虛字。章法謹嚴，句法整齊。

三、釋第一句

「道」之一字，是中華文化總歸趣。人要講究有道之人，國亦講究有道之國，君則要有道之君。與凡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皆以道作最高標準。然而，道指什麼？古來各家，眾說不一。今本儒以說儒：《禮記·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謂人人的本性，乃一天然稟賦，非人為所造作；於此佛家則云「法爾如是」，二說可謂不謀而合。下乃接言「率性之謂道」，《廣韻》注云：「率，循也。」謂循著本性發展，而不變性之本來，即

謂之道；然則，道亦即是性，性亦即是道。古注有云「無為而安行曰性之」無為是寂，安行是照；佛家講真如，說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可以為證。可見，道是指的性體。

那麼，云何得道呢？曰「志於道」。說文云「志者，心之所之也。」謂心一起念頭，則往一定目標走，即念念在道也。故志於道，亦即守此道而不離之意。《中庸》上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而《論語》孔子亦自云「默而識之」。此即得道方法。

四、釋第二句

「德」字，從「直」從「心」。



《六書精蘊》注云「直心為惠」，又云「行道而得於心為惠」，蓋道體本靜，無直曲相，動則有直有曲，有正有邪；而曲邪性違，不合道體，學者若能動則省修，使歸正直，是為有得於心，是為直心，此即謂之德。《中庸》第三句云「修道之謂教」，亦即省修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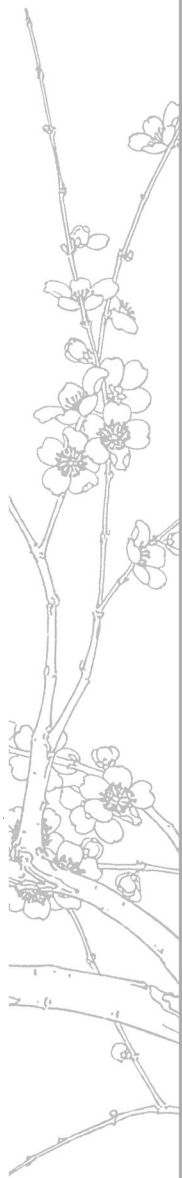
如何能不離開德？曰「據於德」。

《說文》注云：「據，杖持也。」喻人老須倚杖而立，然必須執持不失，若失持則傾，傾則失正矣。人之於德，亦當如此，拳拳服膺。易言之，天命之性不動，動須省修，修不失正，是之謂得。佛家云「不怕念起，但恐覺遲」，可以相互發明。

五、釋第三句

「仁」字，是人道大端，孔子所倡中心思想。然仁之正解為何？《說文》注云「仁，親也，從人二」，又《廣雅》云「竺，竹也」，《爾雅》云「竺，厚也」。總起來說：「二」本是表竹片加厚之象，而從「人二」即表人與人相親之意，從「竹二」即表人與人加厚之意。所以，仁即指人與人之間，相互親密加厚的道理。《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亦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則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等，皆可為此注印證。

那麼，辦外面一切事功，云何能不





失其仁呢？曰「依於仁」。依字，《廣韻》注「倚也」，倚者，因也。例如《老子》中云「禍兮福所倚」，即因之義。顯言之，依即由此發起之義。蓋孔子之教，旨在推行仁政，故一切事，當依仁而發起，亦即必須有利益社會人群者，才去辦也。此乃本著「道」「德」而來，而為一切事用的總原則。

六、釋第四句

「藝」字，《韻會》云「藝，才能也」，又云「術也」。然術有仁有不仁，此則專指仁術而言。何以知之？蓋別依總來，當是依仁而起，故即孟子之謂：「是乃仁術也。」凡儒家所說禮、樂、射、

御、書、數六藝，及大學所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諸事，皆屬藝之範圍。

然而，做這些技藝百工云何能不違於道德仁呢？曰「游於藝」。游者，《爾雅》云「泳，游也」，即潛行游水底也。游水底，亦即表示深入沉潛之義。蓋中國一切藝術，決不同於西洋之純藝術、純文學，謂但為藝術而藝術，此其為藝也，淺而不深；而是本著「道」「德」「仁」而起，一切皆為利國福民，用不離於體，其為藝也乃深，是名游於藝。《禮記·禮運篇》云：「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可為此句作一注腳。

楊智毅居士持念觀音 聖號免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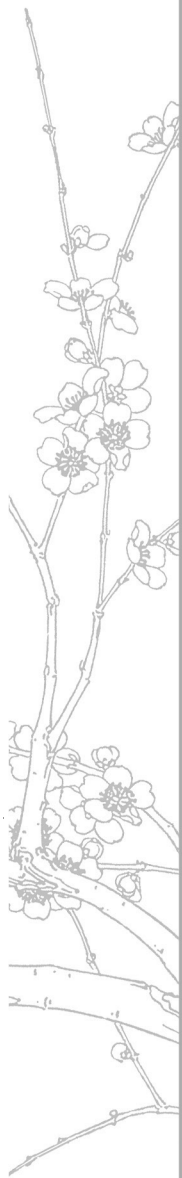
(雪廬老人)

前言：此文，係如岑法師弟子楊智毅居士經歷，出資請法師尋找通家代為撰寫。法師因轉託雪公並將潤禮寄下。雪公完稿後將原款寄還，云：「某某對世出世法，凡有為力，概不受報。此件關乎宣揚，而楊居士又皈依座下，即某某之蓮友，焉有收納稿費之理？謹將原款寄還，懇為代轉。」

禍伏至鉅，事臨極危，每有未形顯彰，安然度過。或以為「天下本無事」，漫不經心，此真不足與談因果者矣。夫智者，察事微，發懺切，其禱佛佑也有感且速，故禍事不得暴作，即潛

轉消。若必至焦頭爛額，死而復甦，始稱慶幸，不太昧於幾乎？

予友智毅居士，無錫人，事親孝，好施，家世奉佛，居士尤專淨業。充某紗廠會計主任，廠址設寶雞城東。時中共戰氛，浸及陝省，人心惶惑，一夕數驚。居士之太夫人，率全家發願，日持觀音聖號，普為回向，祈免兵危。戊子春，戰雲擴展，廠中疏散員工眷屬。居士之夫人，以將臨蓐，遲而未行。延至四月間，烽警漸緊，計畫全眷送省暫避，藉安其夫人生產。至寶雞站，得悉絳帳一帶，早為共軍攻據，東去火車停駛，天復淋雨不休，倍感苦悶。正在躊躇，廠中有卡車經過，為運未及離陝職眷去蓉安頓，喜出望外。





眷去返廠，工人已自動罷業，叢聚

謀議，知有醞釀。至夜十一時，噪圍副理及廠長，索逃難費。居士主司會計，先事拘禁。全工三千餘人，罄庫發貲，不滿其求，持至天曉不決，眾喝用武，聲勢洶洶，攘背爭前。居士急攝心默持觀音聖號，冀解眾怒，預計撈掠及身，即改誦彌陀，求速生西。

禍危一髮之際，突有數十人出，遽擁居士避入辦公室。餘人又以他事爭執，將演互毆，時護廠警團聞變趕至，鳴槍彈壓，眾始弄散。紊亂中，踐踏負傷者，頗有其人。警團衛衛副理、職工等數百人，擬入城小住，再做南行。至金陵河橋，駐哨疑為共軍，連開排槍直止進，而此數百人之生命，幾危於剎那

之間，居士誦聖號益急。

自晨至午，困頓半日，忽有令允許放入，蓋城內營業課長，偵知所以，赴師部解釋，事遂渙然。入城急行南發，次日抵褒城時，聞當局有扣車之說，未敢再進。居士以初歷其地，欲觀風土，長街散步，仍誦聖號弗輟。遙見街燈，火花回迸，結成所誦聖號文句，狀若素描畫，諦視，又變為佛像，後幻作染字，不復再化。私謂諸相唯識所現，亦不之異。

順約同事某，入肆啜茗，一切景物，恍若曾見。詫愕間，一客入，同事某起興寒暄，並介紹姓字，居士覩面頗熟，但何處會晤，不復能記，客殊冷落，云係初逢。散後，憶起月前有夢，境與此夕悉符，心頗奇之，念非事有前

定，當係佛菩薩預示其兆。其初尚慮其夫人乘車顛簸，或產於路，至此心竟坦然，似得依怙，從持聖號彌勤。

逾日到廣元，遇其眷於該廠廣元莊，方訝其逗遛，聞床上呱呱者，寧馨男也。詢知其夫人二十四日薄暮抵廣，次晨分娩，母子平安，若半日遲早，均在路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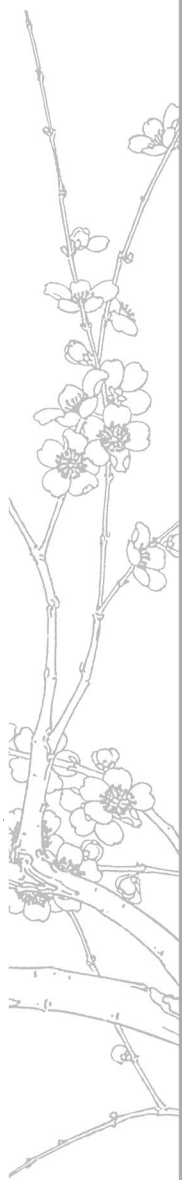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按居士全眷於寶站進退維谷，其夫人臨產崎嶇遠行，處境均極厄困。至廠工開餉，駐哨悞會，生命俱決呼吸間。一句聖號，化險為夷，歷次不爽，顯非偶然。而街燈經像，茶肆奇夢，亦何得謂其無因？

《法華經》云：「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

又云「念念勿生疑，觀世音淨聖，於苦惱死厄，能為作依怙。」嗚呼，環顧宇內，大難方殷，唯願芸芸眾生，普發信願，皈依持名，火宅中自能立現清涼。時雖急迫，人身尚存，起抱佛腳，猶未謂晚也。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撰就，後由如岑法師寄交《淨宗月刊》，於當年五月刊行。）

附：〈附如岑法師來書〉云：「由（一西）師索書刊布，岑乃函令（楊智毅居士）詳述經過，旋得復書（九月初旬）託岑代請通家，據實撰記，並兌卅元，云以十五元捐貴社，以十元送潤禮，餘則歸岑。早兌上之廿元，即先後兩筆也，因請南京李居士代為作記。」





悟開大師

(雪廬老人)

悟開大師，字豁然，俗姓張，蘇州人。出家於祥峰，圓具於高旻。既悟心宗，乃開法於荆南顯親寺，旋退隱。歷居雲間、練川等處。後歸寶藏庵，專修淨業。嘗著念佛百問、淨業知津、念佛警策、淨業初學須知、及古道情等書行世、感化甚眾。清道光十年夏疾作，寄書遠近緇白，悉以生死事大為勗，且云秋盡當西歸，果於立冬前二日，向西念佛坐化。

師云：開眼念佛，心易散動，可閉目念。當念佛時，將心放空。提起佛號，即念即聽，即聽即念。綿綿密密，行之久久，必有相應時也。但要字字從

念頭上著實，句句從求西方裏出來。

另外繫念一法，在不念佛時，將念頭常掛在阿彌陀佛身上。心常清淨，不動不搖，便是得力處。

問曰：雜念從何來？

答：人之一身，只有一念。念佛之念即是他、雜念之念亦是他。只因念佛猶未專，故有少分在佛外！

問：此雜念如何除得？

答：雜念不須除得，但以此一念，全提在佛上即無。

問：然精力疲弱，不能使之即無，奈何？

答：道力未充，多諸散亂。收攝六根，漸歸清淨。如猶未能，可置之不理。或目注佛相念、或念注佛相

念，自無雜念矣。

問：如此確好，但久之雜念復起，如何？

答：內心昏濁，外境紛拏，念佛便不得力。甚至雜念纏擾不開，然勿焦燥，但澄淨心思，念一句佛，聲從口出，音以耳聞，又復從心念中流出。循環貫攝，雜念即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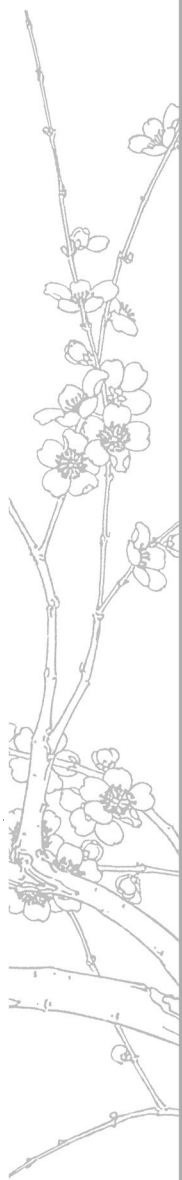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問：如此甚妙，尚有鈍根者不能，且又如何？

答：可將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當念佛一聲，即記在南字上。二聲記無字。三聲記阿字。又彌，又陀，又佛，而又南字。連環不斷，則妄念無處出生矣。

寄漚軒雪廬老人寓所導覽

（弘安）

編者案：民國八十三年七月，雪公在大陸的哲嗣李公子雲溪先生，偕同夫人和兩位女公子，來台參觀雪公的弘化志業，處理雪公在台中市正氣街的寓所遺物，李公子在離台前，將雪公寓所遺物委由台中蓮社保管。今年是雪公生西的十周年，為使雪公遺物能妥善保存，蓮社特別在弘道樓二樓另闢一室，依正氣街寓所——寄漚軒的格局，按照雪公在世時的擺設，將遺物呈列出來，使大眾得以憑弔瞻仰，睹物思人。本文是寄漚軒的語音



導覽，讀者若有意參觀，請洽雪廬紀念堂。

各位貴賓、各位大德，歡迎蒞臨參觀雪廬紀念堂。本紀念堂採用語音導覽方式，為您介紹雪廬老人正氣街寓所的大概風貌。

門口

正氣街九號，這寓所是雪公從民國五十四年八月遷入居住的寓所，直到七十五年往生為止，一共住了二十一年。老人家為它取名「寄漚軒」，漚是水泡的意思，雪公又號「一漚」、「海漚」，意思是說，這是滄海一漚寄住的地方。這兒的房屋可以長久居

住，但土地並無所有權，可見 雪公在台灣，是居無恆產的人。

「寄漚軒」共約十七坪。但限於弘道樓規格大小的關係，因此玄關及後院、天井、廚房、衛浴等部分，都無法設計展示。現在紀念堂裡所陳列物品，除了無法搬動或因損壞而重作的以外，大部分為 雪公寓所原物。比如入口及出口的兩道門，也是就弘道樓場地進出方便而開設，原來是沒有的。

客廳

雪公正氣街九號的客廳，只有三八八坪，是老人家會客、接見蓮友弟子、同時也是藏書及用餐地方。看那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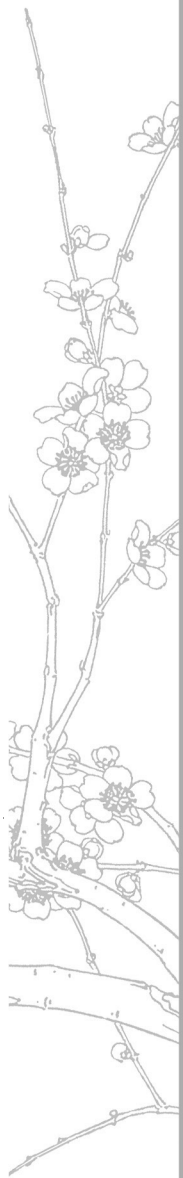
屋的藏書，雪公曾說：「我的書，不是擺著當門面的。」雪公平日把讀書當作休息，是在年輕時就養成的習慣，老人家雖然早已滿腹詩書，卻還是手不釋卷，而且眼力奇佳，近百高齡，還不用戴老花眼鏡呢！

規律、整齊，及物有定位，是雪公居家生活最大的特色。老人家常說，即使在晚上，不開燈，哪本書擺在哪裏，他都一清二楚。並且告訴弟子說：「生活、說話，如果亂七八糟的，學道絕對不會成功。」所以再三教導弟子們，要物有定位，動過的東西，要放回原處。雪公的客廳，除了幾張舊藤椅，以及多年來學生在教師節或畢業時，送給老人家的紀念品

之外，就是滿屋子的書了。

雪公白天在奉祀官府任職，晚上在蓮社弘法教學外，還在中部各大專院校任教，他早期任職於中國醫藥學院中醫系，晚年執教了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以及中興大學、靜宜大學中文系。

雪公要大家多讀書，可是又不要大家成為書呆子，老人家常說讀書就是要學習做人，學習辦事的。書讀了是拿來用的，因此他勉勵學生作個內佛外儒、經世濟俗的讀書人。雪公的寓所，是這麼狹小、潮濕，牆是竹子與泥巴混編的粉牆，夏天非常熱，而老人家總是氣定神閒的手搖蕉扇，心滿意足的說：「已經太享受了！太享受了！」隨著蕉扇上：「一葉飄千里，





羅紉意不同，手搖心自喜，瀟灑故鄉風。」的題詩，老人家搖起了故鄉的習習涼風，心中充滿著歡喜與清淨。

許多達官貴人，和蓮友弟子，登門問道，雪公總是懷著詩人溫柔的赤情，俠客豪放的氣慨，君子剛正的操守，以及菩薩的智慧與悲腸，靜靜地傾聽來人訴說煩惱與苦難，然後緩緩地道出世間的無常，諄諄的勉勵大家要學習火中的蓮花，須知吃虧就是佔便宜，煩惱無非是菩提，老人家就這樣熄滅了人們的貪、瞋、癡，長養人們的慧命與善根。

許多蓮友要做善事，都親自送錢到雪公寓所，請老人家代辦。雪公說：「由我手中經過的錢，約有兩

億之多，從沒有一毛錢，放進自己的腰兜的。」雪公常說：「自己的錢，可以摔在河裏；別人的錢，一分錢要當十分來用。」三、四十年來，他個人在奉祀官府，以及在學校任教所得的薪資，也都悉數布施，樂捐了出去，從不曾為自己起居飲食的安穩和舒適作打算。

老人家自民國二十五年受菩薩戒後，到七十五年往生為止，整整五十年，可以說將整個身心奉獻給佛教，布施給眾生。如果說他有什麼嗜好，那就只有喝茶了吧！一杯烏龍或香片，引發了多少詩文的靈感，雪公的生活，在嚴肅中，卻也有無限活潑的機趣。

雪公也是深諳書畫古物的鑑賞家，如今他所收藏的墨寶及珍貴的字畫，大部分都已轉贈給蓮社四大聯體機構，用以莊嚴道場，「寄漚軒」牆上這幾幅，也只是留供補牆點綴而已。

佛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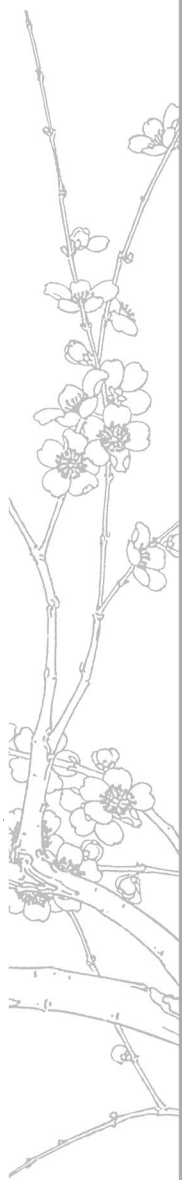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雪公的佛堂，只有一·七五坪，這是老人家早晚作功課的地方。雪公說他學禪八年，學唯識八年，學密八年，最後棲心淨土，一心念佛，志求往生極樂。

雪公皈依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印祖對雪公十分賞識和

讚嘆。雪公來台後，專弘淨土念佛法門，他說：「我們薄地凡夫，能以當生成就，這種便宜無處找了。」大家要真正勤修身、口、意三業，並以信、願、持名，力行淨土念佛法門。

雪公對三寶極為恭敬，講經的時候，凡有人拿佛像或經書，前來結緣，雪公均視同佛寶、法寶降臨般的虔誠膜拜，恭敬有加。如果有遠地僧人蒞臨，也就是僧寶降臨，總是再三頂禮。凡是朋友或蓮友贈送的土產、茶葉等，老人家一定吩咐先拿到佛堂供佛後，再另作處理。

雪公居家生活，儉約而惜福，在他往生前一年，就不斷的將衣、物分贈給蓮友弟子，作為紀念，如今所



剩，就只有這些了。

臥室

雪公的臥室只有三·八八坪，寄漚軒這一床、一桌、一椅，就是他起居的天地。

老人家每天起床，便將昨夜準備好的衣服，一一穿上；怎麼穿衣，都有一定的次序，連扣扣子，也有他固定的次第和方法。洗臉的次序，也是固定不變的；老人家每天都用鹽水洗眼睛，洗好後，再回到屋裏穿上作功課的衣服。總合這佛堂、臥室，也只有四、五坪的大小，而雪公上佛堂，都還要再換上上佛堂固定的衣服。老人

家不只內功不亂，生活作息食、衣、住、行的外功，也是這般絲毫不苟。他不但執持名號，也執持每一件事物的規矩。這是我們修行求往生的人，所必須跟雪公學習的地方。

雪公上佛堂作功課的時間，大約一個鐘頭，作完功課後便喝茶。在鄭勝陽居士準備早點的空檔中，老人家流覽一下報紙。看到報上有人辦好事，就高興萬分；看到不好的新聞，就感慨嘆息，尤其對地震或礦坑等災難消息，更是率先樂捐，並發動蓮友響應捐助。談到募捐，雪公認為講經之地是修行的場所，不是開佛店，不能隨便勸募，而施主一粒米是大如須彌山，這當中是有因果要酬償的，因此



蓮社常年立有照示「講經之地例禁募捐」的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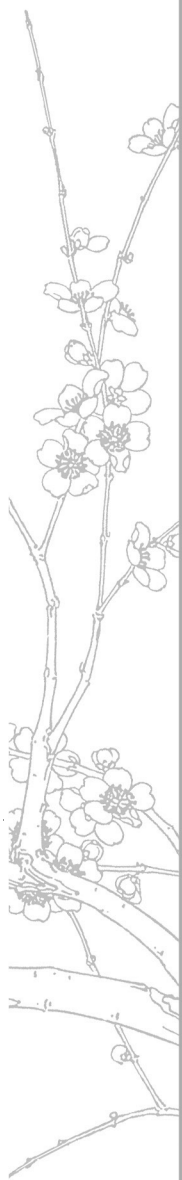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雪公雖然身無長物，居無恆產，可是一點也沒有寒酸氣。並教導學生，不要成天喊窮。尤其年輕人，說話、寫文章，要氣象恢宏，不要唉聲嘆氣，叫苦連天。並說自己除非死了，才休息。留著身軀在，就是要當法器，就是要為眾生作事。

雪公在世，每天忙於講經、講課，替蓮友排憂解難，一樁樁事，又都井井有條，不慌不亂。每星期三講《華嚴經》，是雪公排除一切外務，專心準備的日子，從星期二就進入準備講經的氣氛中；到了星期三便少吃少喝，連最喜歡喝的茶，都只是淺嘗而

已，惟恐年事已高，講經兩小時中，須要淨手不方便。雪公真的是講到最後一口氣，當他無法上台講經，也就是他娑婆緣盡的時候，老人家可以說真正為眾生、為佛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木板床，正是老人家右臥如弓，手持念珠，莊嚴往生的地方。在這小小的斗室中，雪公交代了一句「一心不亂」後，便在眾弟子念佛聲中，自在的證明了他之所信、他之所教的淨土念佛法門。

但願雪公內功一心不亂，外功井井有條，一絲不苟的身教與言教，能給您些許的啓示和幫助。謝謝光臨，敬請指教。





雪廬紀念歌

(周家麟)

雪廬紀念歌簡釋

(徐自民)

詞：周家麟

徐醒民

曲：吳榮桂

諸位大德、蓮友：

綠川時雨 柳川微風
雪廬夫子，化育神功
靈巖泗水 弘護圓融

今天是雪公老師往生二十二周年紀念日，諸位來此念佛回向，本人因董事長、社長交代，來講幾句話，就將〈雪廬紀念歌〉稍加解釋，以表追念。

詩書梵典，西指咸通
持名兼善 施度無窮
慈舟示歇，返寂光中
何當再駕 普濟群蒙
二川蕩漾，晝夜懷公

〈雪廬紀念歌〉，共十六句，每

句四個字，開頭兩句「綠川時雨，柳川微風」。綠川、柳川，乃雪公在臺中建立的兩個道場所在地之兩條河川。綠川流經臺中蓮社門前。柳川流經慈光圖書館門前。雪公選此二地，建立道場，弘揚儒佛、春風化雨，普利眾生。

「雪廬夫子，化育神功」。雪公如何將儒家的學問及佛法，普施大眾，我等當學生者，只知承受其教化，而不知其神來之功。猶如地上小草、小樹木，承受和風、細雨之滋潤，欣榮成長，而不知此和風細雨從何而來。同理雪公如是教化眾生，其神功如何深遠，吾人皆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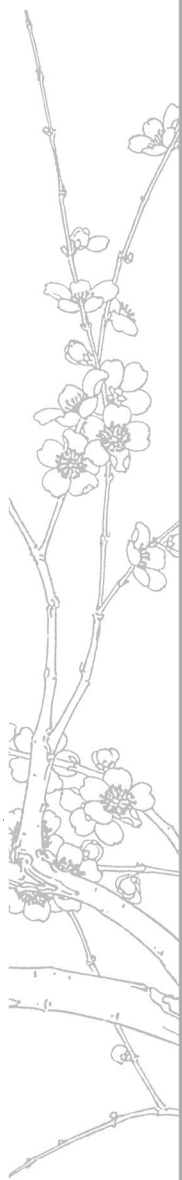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靈巖泗水，弘護圓融」。雪公弘儒弘佛皆有其本。佛法承自蘇州靈巖山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公念佛法門。儒學則本於夫子之道。山東曲阜泗水，是孔夫子故鄉，亦是夫子當年在此教授生徒之處。因此靈巖、泗水，乃雪公弘揚儒佛之根源。吾人應知，講佛學、儒學皆須有本，不可隨

意而說。

雪公，一方面弘法、一方面護法。

雪公初到臺灣即開始講儒、講佛。當時有不少人提異議，以為講講儒學尚可，若以在家居士講佛法，焉有此理。雪公認為彼等皆是無根之說。實則弘揚佛法者，乃是菩薩。而菩薩又分「在家菩薩」與「出家菩薩」。雪公是在家菩薩，為何不能講解佛經？因此，雪公不受外界不合理之批評與毀謗，而盡其弘法利生之責。

雪公在講經之外，又創辦雜誌，如《菩提樹》等，以文弘法，並以「佛學問答」專欄，解答學者疑問。當時，頗有若干外道，以各種奇奇怪怪之問題來質問雪公。雪公每遇此類問



題，或攝或折，皆能詳加解釋，使其心服。雪公於佛儒大道之弘揚，各得其醇，故講儒經佛學，皆是圓融無礙故云圓融。

「詩書梵典，西指咸通」。詩書是儒家典籍，梵典乃佛家經典。無論講儒、講佛，處處皆指歸淨土念佛法門，令眾生皆能當生了脫生死。雪公曾云：「儒家經典最早之《易經》，乃是一部非常完整之佛經。研究《易經》，就和研究任何大乘佛經完全一樣。中華文化除了《易經》之外，乃至《大學》、《中庸》，皆言心性之學。言及吾人之本性，與佛法所言之『明心見性』一致。」雪公在此講儒經與佛經皆是互通的，皆指歸淨土法

門，引人願生西方極樂世界，務求當生成就。

一般學者認為儒學乃世間法。唐朝韓愈，宋朝程、朱，以佛法為外來，故有闢佛之說。彼輩皆不知佛，亦不知儒。雪公引經據典，言「道」只有一個，沒有二個。釋迦牟尼佛講「真如本性」，講「如來藏」、「實相」，與孔子所言之「太極」、以及《大學》「明明德」、《中庸》「天命之謂性」，皆指吾人之本性，無二無別。雪公弘傳儒佛大道圓融無礙，教導學者執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當生成就往生極樂。至極樂後，一生恢復吾人本具之「心性」。似此圓融講授者，往昔實不多見，故



云「西指咸通」。

「持名兼善，施度無窮」。淨宗持名念佛是正工夫。兼善乃助工夫。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及儒家所言孝、弟、忠、信等「忠恕」之道。皆是助工夫。「施度無窮」，施乃指六度中之第一度「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此三種布施，雪公皆已施行。餘如六度中之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亦以無盡之悲心度化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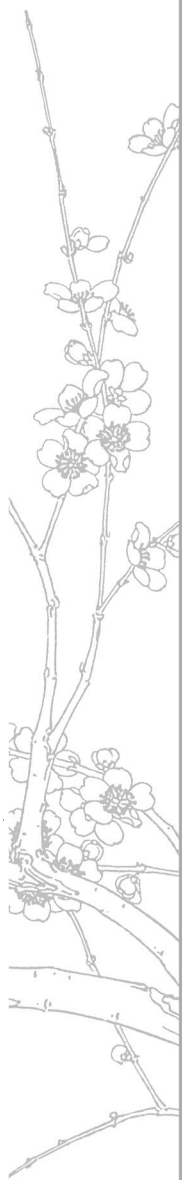
「慈舟示歇，返寂光中」。釋尊來此世間度化眾生緣盡，即離此間，轉往他處。雪公來此世間，如駕一艘大慈航度化有緣眾生。度生緣盡，亦離世間。但不同於世尊之離世，雪公

乃往西方極樂世界，在常寂光中暫時歇息。雪公不會永遠在極樂世界安養的，一定會倒駕慈航，再來此世間普度眾生。

「何當再駕，普濟群蒙」，何時雪公恩師再駕大慈航，來此娑婆，普濟眾生？此是吾人殷切之希望。

「二川蕩漾，晝夜懷公」，以此二句照應開頭「綠川時雨，柳川微風」。綠川、柳川之流水，晝夜川流不息，如我們全體蓮友，日夜懷念雪公老恩師。希望老恩師早日乘願再來。

略解至此，敬祝大家「光壽無量」。



功德芳名錄

明倫講堂

鄭紫法

佛陀教育基金會

大專明倫講座

社教科

國學啓蒙班

清靈佈教所

以上共收淨資新臺幣肆萬伍仟元整
印贈「走近雪廬」壹仟本收支兩訖

臺中蓮社受託印經會謹識

普為出資及受持展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德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走近雪廬/明倫月刊編輯. —臺中市:臺中市佛教蓮社,民115.01

面 ; 公分

ISBN 978-626-97385-4-0(平裝)

1.CST:李炳南 2.CST:傳記

783.3886

114019305

走近雪廬

倡印者:鄭
編輯者:明
出版者:臺中市佛教蓮社
地址:臺中市南區民生路二十三巷十四號
電話:(04)2222373
傳真:(04)2222382

印行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三樓
電話:(02)2391341
傳真:(02)2391345
網址:<http://www.fc1ofus.net>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中市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04)2313837
傳真:(04)2313837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十五年歲次第二丙午元月
紀念李炳南先生往生四十週年
非賣品·版權所有·歡迎洽印